旅行雜誌

從前線到後方

[illegible]歷青、[illegible]度[illegible]月……司[illegible]方才
從上海到福州……[illegible]而
自北平到成都……潔泉
光明的路上[illegible]……亭利
從贛西到鄂北……易宜曲
談旅行結婚……江天
川滇紀行……萬里
雲[illegible]航行……吳彰曦
給保衛者……青子

[illegible]
CHINA TRAVELER
第十七卷 第五號
Vol. 17, No. [illegible] MARCH [illegible]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illegible]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三斗坪

西安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延年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報導旅行實況　介紹各地風光

旅行便覽

◁徵求自由定戶一萬▷

第二期要目

漫談香港的名片（續完）……莊澤宣
坪石——粵北的重鎮……孫謐先
南平[illegible]……拓夫
五千里[illegible]行……袁文中
[illegible]流亡記……朱[illegible]林
從澳門歸國路程……記者
生之歷程（二）……流螢
全國航空旅客時刻票價表

第三期要目

烏江開車記……謝冰瑩
××鐵路通車聲中話獨山……莊心田
戰時景德鎮的瓷業……金戈
古田的瀑布……何敏先
衡陽至屯溪……俞洪基
宵遁……葉勁風
航空通則……本社資料室
生之歷程（三）……流螢

▲本誌自由定戶，分五十元一百元兩種，款到即出具掛，條期出版，儘先寄上。

▲各地書店承銷，請先匯保證金五百元，即可按期寄書，或請直接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四八一〇〇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五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風塵萬里度蜜月……司馬英才……五
輓韓……吳燕生……一四
從上海到福州……魯而……一五
先岳蔡公子民逝世三週年紀念……林文錚……二一
曲靖爨碑……帥雨蒼……二二
自北平到成都……潔泉……二三
光明的路在眼前……亨利……二七
從贛西到粵北……易宜曲……三一
傷兵和船家……芭蕉……三九
滇遊散記……萬峯……四一
排及其他……蛙子……四六
西行小記……王偉……四七
異鄉的溫暖……黃敏中……五〇
呈貢到路南石林……赫白……五一
醉中行……吳燕生……五三
虞美人草……呂亮耕……五四
湘江放歌……管軍……五五
賦得細雨溼流光二十韻得光字……紅蒨……五六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藏族平民生活鳥瞰……鍾秀生……五七
春日自述……施莉俠……六〇
從成都到康定……徐仁常……六一
宜山宋代古城……掃蕩報……六四
懷念滇緬路……胡筠……六五
入滇追記……那簡叔……六七
辛巳歲暮雜感……吳宓……六九
旅蹤……青鳥……七〇
談旅行結婚……江天……七一
川滇紀行……萬里……七五
陽朔八景詞……曾以玉……八四
旅途投宿記……西成……八五
雲海航行……吳彰曦……八七
浙西風物……婁子匡……八九

慰勞專輯

給保衛者……青子……九三
沅常綫上……蔣國文……九六
旅次行軍……思猛……一〇一
噴嚏……葛墨盦……一〇五
灌縣行軍記……何作梯……一〇六
陽朔道中口占……盛成……一〇八
紀新牆之行……李開物……一〇九
旅訊……編者……一一一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定製交貨做捷如蒙光顧請向本公司採銷部或各營業處接洽

出品

純淨白糖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玻璃儀器

足力酒精　皮革用具

各種機器　各式書表

總辦事處

桂林：鳳北路四十號

電話
董事會二一四八
總經理室二八五三
總機 二七六四
二九八〇

長途電話：二一四八

電報掛號：〇一二〇

營業處

桂林：中南路六十九號

梧州：九坊路一四一號

柳州：培新路二十八號

南寧：興寧路　、號

風塵萬里度蜜月

司馬莢著

整個世界在兩大主潮的漩流中掙扎，整個民族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搏鬥；時至今日，個人為了尋求安心的工作而吃一點苦，走一點路，發生一些變動，原算不了什麼，何況我正是一個非士非農非工非商的電影戲劇工作者，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即使被加冕起來，也不過是一個「藝人。」我走的路越多，便越覺得自己渺小，渺小得不如一個公路汽車司機的青年助手，不如一個人力架子車的車夫。「蜜月」原是「風塵萬里」逃難的副產物，寫這一段東西，希望看到的人，知道一點他所想知道的，並沒有綺麗動人的故事可述。

我是從上海來，據說敵人統制淪陷區共分三十幾個階段，——東北已經十足做到了三十幾個階段，同胞們正過着僅優於牛馬的生活；華北到了十幾個階段，上海還算幸運，因為佔領才一年，只做到第八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我所見到的是焚書，坑儒，糧食「配給，」日用品統制，厲行保甲制度，領良民證，隨時舉行兩種演習，——恐怖演習（防止暗殺案件）和防空演習（夜間演習，非常認眞，）僅僅這一些，已經使上海這「孤島」變成「魔島。」——我本意很想說牠是「死島，」但那輝煌的燈火，擁擠的行人，熱鬧的娛樂場所，恐怕「死」之一字，還代表不了許多。

但就整個的看起來，請不必難過。第一、在關內的淪陷區，除了點和線之外，那些遊擊區，即使是北平的西山，和上海的近郊，正沒有人敢去實行第一個階段。第二、在這些被實行「階段」的地方，也正沒有一個「亡國之民，」販夫走卒也在忍氣吞聲期待勝利的來臨。第三、據說敵人自己國裏已經實行到第四十個階段以上，其苦更有甚於我們的東北同胞。

我自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追隨於港滬朋友之後，從事於自以為「安心」的電影工作。去年十二月八號之後，在電影業將被統制以前，我暫時結束了從事十年，嗜如第二生命的電影工作，退而改事於尚未被直接管理的舞台戲劇，在草木皆兵時被警告聲中演出了幾個戲，一面希望內地有關方面對我們有些暗示，結果並沒有得到甚麼，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捕的捕了，死的死了，

逃的逃了，眼看那所謂「階段」逐漸增加，因爲萬里遠行，究非易易，於是自打主意，想去江北友人處避難隱居，結果也未成事實。

我很抱歉的提到一件事情，在三十一年四月底，我急於籌備同一位朋友的夫人偕行到內地來，因爲有朋友在金華迎接，路上比較方便。結果又以幾日之差，誤了行期，不幸她們到金華卽遇戰事，輾轉走了幾個月，才到桂林，更不幸在耒陽那面翻了車，朋友的夫人和兩個小孩子都遇了難，四個人當中只活了一個小孩子，我聽到了，只有悲悼，並沒有投餒，繼續等候下一個機會，直等到十月。

在十月初，我們得到了一個確定的機會，於是我們奮發揚勵，破釜沉舟結束了在上海的一切——賣去了我陸續積存了十五年的電影戲劇書報七大箱，讓去了房子和傢具，送掉了零碎用物，辭去了職務，因爲淞也不願留在上海，我們還得籌備一次婚禮，原定在十月十日上午十時行禮，也因爲行期關係改在四日，香花，紅酒，歌樂，勉詞，集合了百來個朋友，作一次臨別的歡會，行色既很匆忙，而恰好淞在婚後又連生兩次大病，於是一面請醫生打針吃藥，一面請同行者稍候幾天，等到行裝既備，行期既屆，病者竟告痊愈，新婚而能以患難開始，可稱佳兆，故也處之泰然。病生得快，好得快，總之，爲了行期，一切「閃電化。」

在準備啓行期中，我又不幸而榮任「自警團員。」自警團是保甲制度的副產物，凡適齡壯丁除教員，記者，醫生外，不問身份如何，都需輪班到指定的馬路上値崗，協助警捕應付意外事件，我在百忙中接到了通知，須在次早六時到八時去某路某弄口警亭站崗，在我，實在也是意外事件，不過，我覺得是在上海的最後表演，故也欣然爲之。未明卽起，惟恐誤了事，再發生意外的意外，先到聯保長處領了五件法寶：——一繩，一棒，一白臂章，一叫笛，一鑰匙——，鑰匙是開自警亭門用的。這種亭子我在最繁華的南京路看見過，門頂裝着紅燈，有大電鈴，有電話，未去之先，以爲責任重大，頗覺緊張，到那弄口摸索開了門，用自帶電筒一照，萬事全無，僅得一人，一亭，一條馬路，滿天星斗而已。在値崗期內，除了兩條狗有點衝突，別無意外，時間一到，立去銷了差，滿以爲從此可以無事了；不料臨行前夜，又接到通知，令明晨八時至十時再到原處表演，而事實上我們因爲上車關係，當夜卽須住到北車站附近旅館裏去，明晨十時又是開車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克遵命了，只好置之不理。

我們一行七人，我和淞，瑜和琦兩姊妹，她們是朋友的妹妹，要來內地讀書，也是我們婚禮中的伴娘，爲了走路方便，我和她們認做了表兄妹，還有一位少年，也來讀書，跟着兩位前輩先生一起走。大家的良民證已經交回捕房，而另領到安徽亳州淪陷區邊界的旅行證，當早六時在旅館集合，立卽懷了不安的心，沉重地踱進車站，經過站隊，檢查，盤問，問帶調查等等手續，進了站房，淞所帶華北月的僞幣聯合準備銀行鈔票壹百元（合千餘元）幾乎被僞警

乃敵截沒收，交涉了半天，才要回來（他們因為南北敵奸的歧視，所以管制不同，上海用的是中央儲備銀行鈔票，並含有分裂作用，）好容易才挨上了車，二等座客，舉目皆敵偽也。又好容易等到汽笛一聲，開了車，算是過了一關，我想今天上海將發生一件事，——某路一〇八弄自警亭八時至十時自警團員缺席，原因尚未查明，

在二等車上，只要休談國事，莫論人非，可以受到一點假客氣的待遇。不過年青人一多，要不說話，非常不容易，先還謹慎，慢慢談到得意處，便不免露出「到了重慶」如何的口氣來，逼得兩位老先生屢屢暗中警告，當日下午到了南京下關，檢查之後，馬上叫車去碼頭過江，偽都所在，洋車夫亂敲竹槓，叫囂不已。到浦口又經檢查方始狼狽登車。當晚即到徐州，再經檢問，出站宿店。第二天休息一下，整理一下，大家進城逛逛，嚐些碭山梨，及當地柿子，石榴。市面用鈔已經是華北偽鈔，不許再用上海偽鈔了。第三日晨上隴海路車，下午即到河南××，此地將近邊界，檢查特嚴，一盒一袋，無不翻到。好在沒有片紙隻字，更沒有貨物違禁品，僅於麻煩而已。上海敵方所發的華中防疫委員會打霍亂預防針證書，並未滿三個月期，至此即被扯去，命令重打，理由是原來證書上月份之八月字樣係英文，扯去所以表示反英美熱忱，而又有一件事，可以和前者對照，——瑜用剩上海偽鈔數元，忘記兌換，至此被檢出，經說明之後，全部扯光完事，可見南北敵偽間的隔閡。

檢閱完畢，跟跑下店，那小店雖車站很近，客人住在樓上，樓下便是土娼的寓所，上樓下樓必需經過她們的門口，那一種庸脂俗粉與陳年積垢所蘊化而成的怪味，令人欲嘔，每次上下都需掩鼻疾走。店主總是地痞流氓，店伙更是冥頑不靈，他們看得出我們是要過封鎖線的，我們也只好敬而遠之。一路所住的店，簡陋有更甚於此的，惡劣卻無出其右了。

××去邊界亳州，只需幾個鐘頭的汽車，怎樣通過亳州而入自由區，七個人並沒有甚麼把握，還是一半碰運氣性質，每個人都在籌措憂鬱，莫知所可。我恰好遇到一個在偽方供末職的人，聽他的口音，是我的同鄉，攀談起來居然投機，相約晚間一敍，無疑地，我需要他給我幫助。

七個人旅行到亳州的理由，無非是探親經商。等到晚上，我的貴客來了，先是假客氣空談一會，然後旁敲側擊，牽扯到去內地問題，他說有好多人走這條路。

我問：「為甚麼他們不願意讓普通旅客通過呢？」

他簡單了當地答：「政權關係。」

不久他又告訴我敵方「最近獲得情報，對於去亳州的青年婦女特別注意，」不好，我們有三個。原因是「已婚的到內地找丈夫，未婚的去結婚。」繼而談到我們淪陷已久的故鄉生活，他慨然傾述苦況，敵忾之心，流露言表，一語投契，我便大膽將七人行藏，合

經託出動以熱情，請他幫忙。他也毫未吃驚，立即答應盡力。不過結論是從此處去亳州可以設法，到亳州後如何通過封鎖線，他也無能為力。頗勝於無，不免為之一喜，相約明天再會。他去之後，除了我自己稍為得意以外，細看同行各人，全無喜色，他們抱怨我話說得太多了，不該對素不相識的漢奸說穿行蹤，並且覺得他有暗探嫌疑。我一聽之下，越想越可疑，不免大吃一驚。不要說他可以立即報告敵人憲兵，全部扣留，即使勾結偽警，留難勒索，也必不堪其擾。

我個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重情感，好冒險，喜歡高度刺激，對於不乏味的事情，不怕付任何代價。惟有關係這一內七人的事情，我雖掉頭不足以負其責，因而感到絕大的內疚。這一夜心如懸鐸，不能自釋，在床上輾轉反側地告訴了淞，我準備以我所有的一切，應付任何意外，即使逆命，在所不顧了。淞力加勸慰，嘉其患難。在當時為了責任心所使，越想越不對，夜半人聲一起，便準備事變，結果終於來了。敵人憲兵刀出殼槍實彈的檢查，又是便衣特務隊的檢查。初以為是被勾結而來，乃覺無何舉動，無何疑問，僅有一憲兵在瑜琦房內流連不去，我忙着開門聲援，也便去了。又有一遊手好閒的偽兵，來糾纏一會，也無所成而去。

第二天中午，那人遞來一條子，囑明日準備上路，約晚上見面詳談，晚上他如約而來，說已在汽車站託人照應我們，並給卡片兩張，寫了介紹詞，同行者皆大欣慰，我也放下了心，大家要請他晚餐，也不受辭去。

他說：「我也是人，我也是中國人！」誠懇得幾乎流出眼淚來。

清晨，我們剛到汽車站，他又親自跑來，由於他的照應，我們未經檢查，一切順利，登車成行。一路上我記得三件事：

一、坐在我後邊的是一個偽軍小官和一個勤務兵，我很想跟他聯絡一下，希望下車時取得方便，結果未得要領。

二、車行時，路上躺着一個被槍殺的同胞，似乎是行路的。

三、途中下車，行過敵人檢查站再行上車，一個乘客走錯了路，憲兵追來，命令下車，他忙着鞠一大躬，還挨一大耳光。

這時，每個人心裏都想着同一件事——下車後將遭遇些甚麼，說甚麼，做甚麼，全無把握，全無主意，面面相覷而已。

下午一點，光天化日之下眼看汽車進了亳州城門，又進了汽車站門，敵人憲兵和便衣緝查人員分別站在門口和堆行李地方，我們排列成隊，好似進了重圍，又好像要被拈鬮鎗決的神氣。一路上我未曾化裝，神氣相當觸目，但我有恃無恐，第一，旅行證所載目的地沒有到，第二，沒有攜帶違禁品。恐怕人化了裝，箱子裏東西化不了裝，反而文不對題，多生是非。但到了亳州，旅行證業已終了，目的地已到，我們連一條街一條巷，一家人家也講不清楚，探的甚麼親，誰也不曉得，只有硬着頭皮擋下去。七個人當中五個年青男女，排列二十件箱子被包，件件都像鑽石一樣放射着奇光異彩，環顧

四八—〇一〇

其他同車乘客多是鄉下人打扮，背了少許行李，越顯得萬分突出。

不料最緊張的一幕竟而平凡得很。旅行證看過了，沒有說甚麼，行李箱子，大概是「皇軍」手懶，全部免檢了，只餘站門口的一關，那便衣敵人拿住我的旅行證不放，用陰沉的眼光在上下打量我，等了很久，我鼓起勇氣問他：「我可以走了嗎？」他點點頭，我如逢大赦，一行人忙着僱車推行李去南門外某旅館。出了車站，半路上看見那同車偽軍的勤務兵在路上注視我們，車至東城門，守門的偽警又來盤查，我們以偽制偽，謊說去城南偽軍中找人的，亂吹一頓，懷懷疑疑，居然糊塗放過，不過，那年青的一個似乎聰明些，幸虧也只是徒託空言。

「他們是去界首的！」他說：

誠然，我們立即要去界首——走入自由區後的第一大站，只要出了亳州南門，去界首是一件公開秘密，到旅館裏剛放下行李，同行一位老先生立即去把所餘偽聯準票換成三月不見的法幣，立即叫了七部人力架子車，裝好行李，立即上路。

「架子車」是戰後新興的交通工具，在河南陝西公路上大出風頭，牠是兩個打氣的人力車膠輪和一個木製的平面長形車床，兩頭可以擱行李，客人可以坐或臥在上面，車夫挽着兩個長把子，安車當步日行七八十里，好路可走百里以上，裝貨乘客，一路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可說是那一帶主要交通工具。

當晚到達距離三十里的××河，是自由區淪陷區的緩衝地帶，住着偽「皇協軍」——皇協者，據說是協助「天皇」之意，——為首的是×團長，他們對過往旅客毫無留難，也不再看甚麼旅行證，也不再見敵兵蹤影，即使入暮時在路口檢查的偽軍要去一本小日記本，一枝小鉛筆，一個小別針，他也很客氣地希望你承認：這些是你甘心情願送給他的，而不是他強迫要的。誠然，我們甘心情願，因為我們不但已經通過了封鎖線，而且那偽兵好玩的神氣，我們相信他絕沒有半點協助甚麼「天皇」之意。

因為再前一線，有一短段路程，是兩不管區域，天黑不宜多行，便下榻一小店中，七個人床靠床擠住半大間屋中，臨時用高粱桿籬子遮避一下；夜裏偽軍副官，照例查店，除了對於一老先生說話時未摘下眼鏡（以為是不恭敬）表示不滿外，別無他話，第二天天明起身，不久便走入破壞的公路中，蜿轉而行，抵一小橋，河之對岸有兩少年兵把守，初以為是偽兵，低首急行，不久抵一小鎮，國旗飄揚，見中央軍欣然如逢故舊，五個青年握手跳躍，好像五個孩子一樣，我在八一三後，奔走淞滬工作，不見中央軍者六年矣，喜極不覺淚下。經人說明，才知道剛才看見守橋的兩位少年勇士也是國軍的哨兵，不覺失笑，據說這一帶在戰略上因為沒有甚麼爭的必要，所以除了公路破壞外，一時不會有甚麼戰爭。

這時候心情愉快，步伐輕鬆，說笑之間，有人以為大地比較青

綠可愛了，有人說那面全是烏鴉，這面却竟是鵲雀。事實上，大地未必更綠，鵲雀確是多了。如果用電影手法表現，最低限度應該配用一段輕快的音樂，流露歌舞的韻律。此後路雖難走，心反坦然，因爲我們已經踏進了自由國土。

這日中午，我們在雙溝鎮休息，淞他們先到，同座有兩個陌生人，而面孔却很熟，淞問我認識嗎？我還未及答，他們已經大笑同我招呼，原來就是商亳汽車上同行的僞軍官和他的小勤務兵，他們原也是設法變裝而來，由於朋友的介紹，把僞軍裝拋在××河×團長那裏，他本人是同鄉的四川人，裝勤務兵的也是來讀書的學生，在亳州汽車站外路上，望着我們是否會有意外，必要時想找僞軍的×團長加以奧援，據他說，亳州還扣留七十幾個人，而他以爲我們這一羣是絕沒有希望過來的，尤其是我的神氣，太觸目了。他以爲我們沒有發生意外，正是一種意外。於是大家同行至界首，方才分手，架子車共行二日半，車費二百元，一路雖有盤查，實話實說，不再懷着鬼胎了。

在界首住了兩天，看了一次河南「墜子，」——有如北方的說書，不過胡琴和說詞唱詞配合得非常巧妙，琴聲有「如訴」的神致。由界首西去洛陽八百里，仍以架子車行，因爲款項攜帶不便，所以在沿路設法託朋友轉匯，途中便需繞道到許昌取款，而到許昌時，款還不曾寄到，便歇下了。在這裏又看到一次並非上乘的河南方言戲，開頭幾齣，噪吵惡叫，令人不耐久坐，有一演小生的且頻頻表演他的拿手——大瞪鬥鷄眼，更覺討厭，幾張面孔，看來看去很像路上拉我們的幾個架子車夫。直到壓軸戲出來，三個整齊的演員演來，才看到了河南戲的可愛處，同樣地河南方言道白，看起來也容易懂了。

因爲候款不到，停留稍久，餘款已經用得差不多，原來我預計可以在洛陽過的生日，却挨在許昌了，因爲自界首過來，糖價貴到五六十元一斤，甜食非常缺，生日這一天我想籌款百元，請同行朋友大吃甜點心，苦中作樂一番，竟不可得，我說：沒有錢我們去演一次戲吧，戲名姑定爲「放下你的錢袋。」博得大家一笑，當晚錢到，僅請他們吃了些芝蔴糖，便整理行裝，準備明日繼續上路。

原有的架子車已經辭去，在許昌又重新僱了去洛陽的車，同時又有一位七十歲以上的跛足老人，加入同行，去西安看他的女兒，可憐天下父母心，一念之誠。我一路上盡心竭力奔走扶持他，爲了使他減少上下車的勞苦，常幫着車夫推他的車上高坡，他對我和淞發生了一種情感，這時河南方圓八百里大旱災之後，遍地流民，使我慚愧，使我懷念我那十餘年來流徙異鄉的高堂父母。

四天行程中，我們翻過了嵩山，我還抽空逛了嵩嶽廟，登封少林寺，洛陽白馬寺。一路上和一個很有學識的李姓車夫談了很多話，他對世界大事，國家大事，以及一切常識都很明暸，原在開封一

家糧行做管帳，淪陷後逃來自由區高興地拉架子車，有時還幫運軍糧，對勝利的信心極堅，到洛陽後，他還留一個通信處給我們，才道別而散。在洛陽僅留半天，就坐火車去靈寶，連著名的龍門也不曾去看，至今還覺遺憾。因為行李多，在靈寶沒有搭汽車，再僱架子車到東泉店。

河南可說是封建的古國，——碑多，匾多，牌坊多，這一次我們橫跨河南，經過十幾個縣份，每處都由於新的需要而發揮了新的效能，如禹城的藥材，土陶瓷便是一例。河南地多平壤，一向定很富足，可惜今年因為旱災關係，到處可以見到難民的行列，或他們的遺跡——就坡邊掘土而成的坑竈，燒過了留下一團黑灰。每到一村集，坐在路旁吃東西，就有婦孺老幼來立候其餘了。不過旱災水災時候，一向最受苦的是農民，其他階層裏當然也受着很大的間接影響，不過外表還過得去，比如許昌，距前線只有九十里，但我們既不覺得那裏像災區，更不覺得像戰區，民教館正開着菊花展覽會，「好整以暇」是我們的短處，也是我們的長處，中國人為了這脾氣，吃過多少虧，也受過多少惠。當我們路過嵩山時，正大興土木重建中嶽廟，聚會之日，善男信女正燃起如椽的長香，如瀑的爆竹。

⑼ 從「閿鄉」靈寶到產醬筍的潼關，架子車時常傍依黃河沿岸而行，入河南境後，黃河總是如影隨形地跟着我們，許昌那面曾經幾次以船載車，放乎中流，現在對河相去一二里便是敵人，當然在步槍射程之內，隨時存着戒心，而這種可望不可即的功績，便是為患已久的黃水所賜予。中途並未遭到步槍射擊，僅一度有敵機臨頭，似乎是偵察性質，又一度聽到炮聲，有人說是打閿鄉車站，有人說是打潼關，結果路經兩地，都未聽人談起。

這一次的架子車夫比較闊氣，他們隨時要「掛牲口，」大概有三分之二路程用驢子幫着挽，也有三分之一的車資，轉付給驢夫了。兩天功夫到東泉店，想趕晚車去西安，車上已是人山人海，暫住一宵，搭次日早車，中午到達行都西安，華清池所在的臨潼車行一瞥即過，無緣一濯足纓。下車後，因一路上住的多是土屋草蓆，坐的多半是架子車，到了這裏久聞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令名，急欲一加光顧，乃一問之下，不但不收新旅客，連一部分的舊住客也在陸續的遷出來。斯時也，有貴賓到，恰好英國議會訪華團抵此，為國服務要緊。不經滄海難為水的我們，只在外面賞玩一會，便覺饞涎欲滴了。無可如何，仍住一大而不當的小客棧中。相形之下，其感覺無異於路上的土屋茅棚。

中國人旅行起來，總忘記不了「吃，」其實不旅行也沒人能夠忘記「吃，」無論如何，人與吃總算結定了不解之緣。西安的柿子餅，臘羊肉都嘗過了，確是不錯，至於羊肉泡饃只好待諸異日。這裏差不多每天有警報，沒有轟炸，這和洛陽一樣有些過去的痕跡，和警報爭取了一些時間，到負盛名的「碑林」看了一次，一所大

院落裏保存歷代名人碑石幾百塊，還有些拓工在拓帖，最有名的一部份，恐怕炸彈片損傷，全用黃泥封住了，一室之內陰森森的有如古墓。據說從前因黃河決口，一時需要石塊，把七八百塊碑石，拿去填了堤壩，街林旁邊兩家賣拓帖的，價目相當貴，而且無定價。

西安雖是古城，一時竟無何古蹟可看，附近有王寶釧小姐的寒窰，這正與前門關公辭曹操的橋一樣，真耶僞耶？正史野史，一時無從考察，這時西安滿街懸旗，歡迎貴賓，一隊隊赴站歡迎的同胞，卽使在站上添列後排，也有些像摩登影片演員的行列，中國人情感深沉，非與真的東西感動了他，他們是不大會熱烈的。

此後，架子車的旅程業已終了，再從西安動身時，便先坐火車到寶雞，因爲過來人曾經躑躅街頭找不到旅館，所以一下車便搶旅館。第二天早上就去車站登記，七個人担心的不是坐不着車，是行李問題，——過重花錢不成問題，問題是太多，不能隨車運走，要到廣元去等候，經多方設法，才沒有等待太久，在第四天就動身了。

寶雞是一個小小山城，今日最繁華的街道，在五六年前還是荒地，而今有報館，有學校，有銀行，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尤其特別需要小學教員報紙編輯，當事者似乎很希望我們幾個人裏邊會有人留住工作，可惜我們各有目的，實在不能爲這山城盡一分力量，只好重違盛情了，到寶雞時，滿街懸旗，一般高一般齊，當地要人正準備禮迎佳賓——英議訪華團，街上整潔得出人意料，小肉舖掛的兩片猪身也用布蒙了起來，其實大可不必，這正是表示我們富足的地方，我以爲不妨叫他們多拍幾片給外賓看看。成都中華書局陳經理說：「應該招待訪華團看看我們農產物的市集，」這是對的，除了文化設施及工業建設等等以外，應該讓他們看看抗戰背面的實力。

我們並不怨恨，而且滿意，事實是事實，感觸是感觸。如果西川公路不太長，而且有架子車的話，我還願意安車當步，踽踽獨行。因爲我一接觸公路汽車機構之後，常懷有強盜打官司的心情。從寶雞出發，恰好坐着敞車，一車三十餘人和行李，五天才到廣元，沿途崇山峻嶺，汽車攀附而上，雄偉高岸，撼人性靈，雖不如過三峽夠味，若以港九公路來比，便可說小巫見大巫了。雖然不甚平整，（川段更甚）但自己的癩痢頭兒子實在好！車過廟台子曾去留侯廟一遊，他納履，椎髮，吹簫，功成之後，退而在這四山環抱中與赤松子遊，俠肝義膽，英風亮節，加之愛國熱誠，不知感動了多少後人。廟內聯匾之多，可見後來者仰慕的衷誠。

汽車在路上打氣復打氣，修理復修理，還在龍弓背山巔拋了錨，一部份人走了一段路到朝天小鎮相候，一部份人便宿在路旁人家，我們在朝天除了夜黑睡了一覺外，無時不望眼欲穿坐在路口向兩面張望，一面是希望牠被修好了，一面希望有救急車來，等了一下午又一上午，才見救急車來。——接應的車叫「救急車，」

接應的汽油叫救急油，如此救急復救急，換車復換車，下午即到廣元，過西秦第一關，至此為川境矣。遍地葱青，流露出「天府之國」的蘇氣來。

在廣元停了兩日，行李到齊，即轉乘川省公路車來成都，所乘的車，是路局租用的商車，雖仍是敞車，但車身很結實，共坐四十個人，因為排列得極有秩序，反覺寬適了。當晚宿店時把行李全部解下，第二天乘客自動照舊安排好，下午渡河到綿陽，因來心似箭，班鳩野兔都不及一嘗，面司機竟悄悄溜走。遲之既久，大約兩個鐘頭才姍姍而來，當夜到成都的希望，已烟消雲散，同車有聰明的乘客發起籌款，每人十元，共得四百多元奉敬司機，請他當夜趕到，司機不動聲色，但接了款，車距成都六十公里天便黑了，倘非四百元之力，早應落宿，結果開燈前行，摸索至八點多鐘，居然到達成都北門，一片歡聲，各自散去。

於是，我們安全地到了目的地！

在路上，一行人除了因為不當心而丟掉幾千塊錢東西外，別無損失，一個半月中單在路上用費，六七個人到成都，耗去約四萬餘元，沿路還打擾了許多朋友。

我和淞因為朋友的挽留，想在成都流連些時候，再去重慶，少年某君已經到了目的地，不再前行。一位前輩因職務關係，也先動身走了。瑜琦兩姊妹選了兩天便也要搭車去青木關投她們的姐姐，然後考學校，那天早上，五六點鐘大家都起來了，分乘腳踏車和人力車送他們到東車站，臨時買了些橘子和點心送她們路上吃，除了幫她們提提東西外，似乎都說不出甚麼話來，行李起好了票，她們也挨號入了座，我們緊靠窗邊外面立着看着她們，等到車快開了，我覺得我的眼睛溼了，忍不住淚要流下來了，低了一下頭，再回頭看淞和車裏面的琦已經泣不可仰，接着瑜也哭了，少年某君也哭了。車不發火，我幫工人推着他們的車，車開了，我又騎了腳踏車追送一程，直到揮手也看不清楚了，我和淞和少年才黯然地回到城裏來。

我們在烽火連天的時候，共同上了一段艱苦患難，意味深長的人生課程！

至此，我和淞除了幾件行囊之外，不再有一桌一椅，一盌一盞；但我們正有無限熱情寄與祖國，希望我們不要萬里迢迢來後方做一個抗戰中的贅瘤。

同時希望我以一個東北的流民給國家有一點用處。

三十二年元旦·成都

行李　讀隨園隨筆：「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注：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裝誤矣！」是則此誤自濤已始。（舘）

輓韓

吳燕生

韓君省三，籍河北武清，昆仲四人，齒最幼。性豪爽，好俠義，出語幽默，四座常為傾倒。蚤年壯遊東北，得金即散給貧弱，無吝色。民初隨先父蔭五公在瀋司廚役，味兼南北，藝擅中西，食客均樂道之。民六先父出使漠邊，值燕失怙，留瀋守制就學，託其護持，五歷寒暑。嗣即服役吾家幾三十年，雖貧苦不忍言去。後且為燕照拂子女，現將長成矣。值茲戰亂，隨吾流徙內地，行年七十有六，漸顯衰老。昨歲病發，賴醫藥調攝之功，得延喘息。去臘燕因公去渝，途中，夜宿遵義，曾夢見之，初未疑其將死也。車過桐梓新站，觸岩傾覆，幸得不死，未始非其嘉佑之賜。到渝時為除夕後二日，接電訝悉君已病歿桂寓，大慟。君歿後，家人感其忠義，厚殮之，葬於城南慈山之側，勒石誌其生平如右。為詩輓之曰：

由來豪俠數幽燕，卹貧何吝杖頭錢；
曹薛昔曾傳美德，韓家今許省三賢。
阿父邊籌瀚海沙，小郎無母更無家；
葛裘五易依遼水，漠北雲高天一涯。
雁山長碧桂江清，攜杖尋聲喚乳嬰；
萬里家山常繫念，含飴吞淚話燕京。
杜鵑啼血欲黃昏，新塚頻添客淚痕；
我為招魂歌楚些，縱橫涕泗望中原。

桂林桂西路十七號

電報二一八五　電話四〇六六

運銷各地產紙
五金布疋原料
各地自設紙廠
研究監製改良

外埠分行：
衡陽　曲江　柳州
贛州　長汀　福州
貴陽　昆明　成都
重慶　南雄　南平

四八—〇一六

從上海到福州

魯而

再會吧！上海

記得是六月四日的下午，從表兄處，打聽到走沈家門返籍的一途徑。更好不過的是×君久客思家，歸心似箭，三言兩語，我們同意了同走這條路，並且以速為妙，決定了要搭六日開的下班輪船出發。

行裝早已整頓以待。忙是忙於跑輪船公司打船票，跑巡捕房打往沈家門的返鄉證，跑同鄉會領閩江口入境的通行證。惟此行係「出走」性質，未敢聲張，除向幾家親戚和知己朋友辭行外，餘如學校裏的同事，以及較疏遠些的朋友們，都瞞着不使知道。

六日，老天下着陣陣的傾盆雨，好像離開這第二故鄉的上海，很替我悲傷似的。上午，冒雨把行李送到三洋涇橋，因為一道走的，不止×君與我兩個，還有二位與他認得的，他們是在沈家門做生意的福建同鄉，也可以說是我們這次往沈家門的嚮導，大家議定了行李與人一齊到那裏去集合。

下午一時，一陣雨後，我們一同出發。過了外白渡橋，僱到二輛脚踏運貨車，坐人連帶行李。蘇州河北，看到的是沿着馬路敵國商人開設的商店，雨後春筍地林立；遠望到的是燬於炮火的高樓大廈，頹牆倒屋，斷瓦殘磚，一片荒涼，此情此景，看了自是難受，而兩相映照，更足引起無限憤恨。

車子沿着百老匯路東駛，將近二時，到達楊樹浦。對過站個巡捕，舉起雙手表示命令停車，要檢查行李。我們此行返籍，無異難民遣散，所帶的不過一身衣服與一些隨用的東西，所以毫無顧忌地打開箱子，任憑檢查。翻來覆去，抄不出違禁的東西，照理應該放行，誰料他念頭一轉，把摺得好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解開，抖了幾下，再行攤開，朝着太陽照了幾下。這可把我們急跳了。船是准四時開的，這樣查下去，不是要查到天黑，誤了船期嗎？

就在這個當兒，跑來一個短衣的漢子，對着巡捕裝着笑臉地說：「老兄，馬馬虎虎，查過就算，何必抄得這樣的兒！」果然，他的話很靈，一下子說服了巡捕。我的心裏，一面暗喜，一面奇怪。誰料這個

漢子接連着說，「我們全是中國人，中國人總想幫中國人的，大家客氣些！客人的行李，不必檢查，客人還不會給點客氣銅鈿嗎？」啊！抖抖衣服，照照衣服，目的還在於客氣銅鈿，我們急於趕上船，給了巡捕一張五元的鈔票，巡捕走了。

我們整理行李預備前進。想不到的，剛才這位解圍漢子，出乎意料之外地，居然掛着長臉，也要討客氣銅鈿來了。折衝的結果，也給他五塊錢買香煙吃，他還嫌少，不高興地跑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們是連通的，除嘆了一口氣上車走路外，有何理論！

車行不上百步，又是另一個巡捕檢查，又有另一個漢子來解圍，結果又是五塊錢奉承巡捕做客氣銅鈿，五塊錢酬謝漢子當香煙銅鈿。什麼客氣銅鈿，什麼香煙銅鈿，爽直些說，這叫做硬敲竹槓。

接着是五步一巡，十步一捕，並且旁邊老早站好解圍漢子。門檻漸漸地精了，不如爽快些，左一個客氣銅鈿，右一個香煙銅鈿，奉送鈔票做了買路錢，行李免檢，毫無留難地過去。

車子灣向廣信碼頭，我們以爲可以平安無事了，誰料麻煩還多，氣煞人的事還在後頭呢。驀然來了十幾個短衣赤足，一個個雄赳赳地，一字兒排開，攔着去路。其中的一個指着他們當中比較大模樣的一個說：「這位是我們的阿大，碼頭的首腦，名叫冲天炮是，不過他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幫中國人，只要你們客人手頭放鬆些，給他三五十塊，他一定會特別幫忙，讓送你們無事上船。否則，奉過命令，行李先要查過才好上船！」還是照着開價給他三十塊錢，免得麻煩。鈔票一拿出，果然省事，他們拿了一哄而散。無法無天到這樣地步，眞是夢想不到的。

走沈家門的輪船，是停泊在靠近廣信碼頭的黃浦江中第十三號浮筒，並不靠岸。從碼頭搖着舢板過去，一箭之地，舟子討價是五十塊錢；看到輪船煙囪的噴吐黑煙，得到升火待發的表示，急得跳上舢板，催着舟子趕快開船。

愈急愈不遂，半江中碰到僞水警的緝私船。雖然我們沒有私貨可緝，却有竹槓可敲。果然免不了他們的留難，所施的手段，無非採用岸上巡捕相類似的詭計。更不湊巧的是×君身上帶了三千多元的法幣被發覺了，這數目超過出境只許攜帶法幣一千元的限額，正是有隙可乘，恰好做他們大敲竹槓的藉口，討價還價，直至大船第二次的汽笛聲聽到，才答應了拿五十元放行，你想可惡不可惡。

舢板搖到大船，把幾件行李從艙口塞進，眞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船上擁擠不堪，你推我擠，秩序紊亂，難以形容。好容易找到預定的房間，擱進行李，才鬆下一口氣。接着，大船第三次的汽笛響響了，再來敲鑼的聲音，催促送客下船，鑼聲裏夾着起錨的機聲。

船緩緩地移動，開了不到一刻，遠望外灘漸漸地模糊，整個的上海在渺茫中消失。

再會吧！上海。

赴沈途中

船過吳淞口，拋錨了三個多鐘頭，一艘小汽艇載着敵國的海軍部隊，上船檢查。底層統艙裏的旅客，每個人的身上和衣袋裏，都要經敵人的兩隻手摸過，行李也要受嚴厲的抄查。攜帶的東西，都有限額的規定，譬如棉布一丈，綢布一丈，羊毛線一磅，西裝三套，洋燭六枝，火油五斤，洋火六盒等是。假如多帶了，一被敵兵發覺，隨手一拋，等送海龍王受用。有些人帶的被頭，枕頭，只要認爲有些夾帶嫌疑，敵兵就用鋼刀割開，有的撕破。如果裏面藏了一些什麼東西，就會被打得頭破血流，情況十分嚴重。房艙裏的旅客，交了好處，檢查比較馬虎得多。敵兵經過我們的房間，伸進頭來一望，轉個灣走了。不但免了「按摩」，連箱子都不要打開，眞算是僥倖。

輪船經過十點多鐘的行駛，第二天早上九句鐘抵達定海。船停泊碼頭，要定海的搭客，上岸排隊，這一擔一擔的行李也排列得像一條蛇，聽候檢查，查過才好自由行動。走沈家門的旅客，不許登岸，只好留在船上過個通宵。

下午二時，客貨裝卸完畢，船離定海，四時左右，駛進沈家門的港口。因爲碼頭已經停泊着一隻輪船，我們的船只好在港心拋錨。拋錨甫定，跟上兩個敵兵與十幾個僞警，霎時間傳出命令：所有的行李，都要搬到底艙。船上茶房拿過賞錢老早溜開，只得自己動手，還幸我們所帶的很是有限，所以搬動起來，還能勉爲其難。第二個命令是從定海來的搭客要在底層靠近船尾處排隊；從上海來的，要在底層船身處排隊。本來停留在船身處的定海來客，忙着搭了行李擠到船尾，而船尾的上海來客與行李又要移到船身，你擠我擠，經過了一番紊亂，秩序才漸次恢復。

定海來的一羣，點過人數，查過派司，先准放行。上海來的，大半只有上海巡捕房發的返鄉證，沒有定海或沈家門敵軍派遣隊發的良民證，所以再來個態度，有良民證的排成一隊，沒有良民證的另列一隊，××兩君被歸入前一隊，×君和我被歸入後一隊。

爲着沒有良民證，我們早已忐忑不安，兼以×君與×君又被召開，恐慌異常了。留難早在預料之中，所以把所有的行李都交給兩君，拜託他們帶走。

果然，有良民證的一隊，點過人數，看過派司，查過行李，便准許離船。敵兵等他們走光，才來處置我們，那時足足已經站了一個鐘頭，在初夏的季節，幾十人擠在艙底，熱得滿身出汗，透不過氣來。敵兵點查過人數，便分成十個小隊，每隊五個人，由一個僞警帶着，走下大船，押上僞警署派來的小舢板，搖到碼頭，再往僞警署送。

到了警署裏，知道只要當地商家備保，便馬上釋放，才放下心來。半小時後，沒有派司的陸續到齊，敵兵也跟着而來，又要排隊點

查人數，查問各人來沈家門的目的及沈地的熟人，加以登記。那時不許走動，等到在沈家門住居的熟人來備保，才得恢復自由，走出警署。×君和我由一位與×君有生意上往來而與同行的二君在沈家門一起經商的×君保出。

當晚宿×君家，一夜無辭。

閒話沈家門

在長江口南面，杭州灣外面的舟山羣島，北起大戢山，南迄六橫山，一共有二百四十餘島。其中以舟山島面積最大，在島的東南端，有個漁舟駛會的地方，就是沈家門。為着形勢上的險要，舟山島成為浙東的第一要衝，戰後淪陷在敵人的手裏，沈家門自不能例外，現由敵海軍派遣隊駐紮管轄。

沈家門附近，灣勢深邃，港奧複雜，周圍環着島嶼，港裏可以避風，所以漁舟薈萃，成個市集。但是沈家門的地方很小，背山面水，狹長的一帶，戰前的住民寥寥可數，其發展也不過一市集罷了。戰後，佔着地理上的便宜，成為自由區與淪陷區間貨運進出的樞紐，行駛上海與定海間的輪船也到那裏去彎灣，儼然一個萬商雲集的小商埠了。

行駛沈家門的帆舟，可以分做三幫，溫州一幫，福州一幫，和閩南一幫，當中以福州幫較佔勢力。他們把自由區裏的產物，如紙、筍干、茶葉、澤瀉、神麯、等運到沈家門轉運上海；再從沈家門把淪陷區裏的貨物，如棉紗、顏料、西藥、燒碱、食鹽、鹹魚、等帶回，來去一趟，聽說二十萬元的本錢，可以賺到淨利二三十萬。

這類帆舟，在自由區的港河裏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帶着中國政府有關機關頒發的執照。一旦駛出自由區的港口，便改懸偽組織的旗，用偽政府頒發的漁舟證，而利用港口附近的島嶼，做他們更改旗幟，掉換執照的緩衝點。

帆舟的大小，通常以中國制的担來計算，大的一千多担，小的二三百担，也堪飄洋過海。因為行駛的動力全賴海風，所以走船的人，可以說是靠風吃飯。風的方向一定要順，從南駛北要南風，從北駛南要北風，順風一程三四日已足，逆風一程三四個月也說不定。端陽節後多南風，白露節後多北風，所以船往沈家門，當在端陽節後，船離沈家門，要在白露節過。在六七月的夏季，為着颶風的作祟，全部停駛，叫做「停舟。」而風力的大小，也要適中，過大有破裂船身，葬身魚腹的危險；太小有飄流海上，登岸無期的苦惱。

沈家門的港口，有東西兩個。敵人的小炮艦一艘，有時停在東口，有時停在西口，帆船的進出，為要避免敵艦的檢查與留難，總想不給敵艦撞到為妙。出港當然便當，敵艦在東口戒嚴，船便從西口溜出，敵艦在西口戒嚴，船便從東口溜出。並且敵人為着實力的不足，恐怕有被襲擊的危險，這艘小炮艦在夜裏要駛往定海歸隊，所

以在夜裏溜的機會更多。進口的船，多半不敢直撞進港，駛至港口附近暫且拋錨。沈家門的行家，聰明得很，看到連日南風大起，便料到有南船駛沈家門來，常在夜裏搖着自備的舢板，趁着敵艦的不在，駛出港口，引導南船進口，這叫做「接船」。接到船的行家，替船家經理船上所載的貨物，抽取百分之二十的佣金，作為「接船」的報酬。

新到沈家門的人，沒有領到良民證以前，不好在街上跑走，尤其是不可經過敵人哨兵的崗位，否則偶而碰到敵兵，被察出沒有派司，當場飽吃一頓拳頭腳踢外，還要帶去究辦。領取良民證是要向偽警署申請的，申請的手續，是繳一張相片，五元手續費，及當地商會的保證書。隔了一天要親身到敵海軍派遣隊裏去領證，敵兵詳細盤查，要答得不慌不忙，馬上到手。否則，稍有嫌疑，要被留難與扣留。領到的良民證上還要當面加蓋手印，手續才算完滿。而此證的有效期間只有一個月，滿期又要再領，手續費照樣再繳，所以每月五元，對於沈家門的住民，無異於繳納人頭稅了。

沈家門的敵海軍派遣隊，人數不上三十，駐紮在山頂的碉堡裏，山腰四圍架着三重的鐵絲網，而自山腳至山頂的小路，也層層放着障礙物。白天在碼頭的附近，設有崗位，站個哨兵，一到夜裏，所有敵兵都縮到山頂的碉堡裏去，只要聽到山腰有點聲息，便要開槍示警，怕的是游擊隊的夜襲。敵人實力的空虛與敵兵的怕死，可見一斑。

沈家門的大街，寬不上一丈，長不及一里，然而兩旁商店林立，百貨公司各貨齊備，茶樓酒榭，熙熙攘攘，熱鬧非凡。此外設有海關稅務局，郵政局，電報代辦所（電報局設在定海）銀行也有兩家，浙江地方銀行分行，與定海銀號分號。更奇怪的，像上海的娛樂場如好萊塢、六國飯店、西園飯店之類，沈家門也有兩家，不過設備不如上海的精緻，花樣不及上海的繁多。而牌九、花會、麻將、搖骰等賭博，却可以說是形形色色，應有盡有。

沈家門沒有電燈。夜裏大街上却是照耀通衢，如同白晝，儘管火油一聽賣到三四百元，每間商店，裏點的，起碼三盞以上的大號洋油燈。至於娛樂場裏與其附近更不必論。菜館裏觥籌交錯，旅社裏管絃嘔啞，「不夜之城」沈家門當之無愧！

一場虛驚

當時在沈家門候風預備南歸的，福建同鄉特別多，雖然準備駛離沈家門南返的帆舟也有十幾艘，可是出門人要求安全的心理，大都一樣，大家都要選擇新的、大的而以往航行順利的，這樣便有粥少僧多之嘆。而船家也要選擇與其有生意上關係的行家所介紹的搭客來光顧，陌生的雖然許以重金，也不答應，弄到出錢搭船還要求情賣面子，未免豈有此理！

起先接洽的一隻，船名曾順利，載重有千上擔，船費也比較便宜，並且這條船已偷偷摸摸地駛出港口，在沈家門附近叫做馬蟻（諧音）的地方裝鹽，離開敵艦的監視，只等北風一起，馬上可以張帆啓行。從沈家門到馬蟻，鎮日有渡船來往，自已僱小船去也還可以。所以決定了搭這條船。

預備趁這條船走的，連我一共有十三個搭客。在大霧迷海的一天，我們合僱了一隻小帆船，帶着行李預備駛往馬蟻去上船。離岸不上一里，便先後碰到特務隊與緝私隊的留難，經過一點多鐘，結果還是鈔票魔力大，每人奉送十元，才得放行。

那天，敵艦在東口戒備，我們的船便從西口溜出。港外的霧更大，看到的是拍着船旁的白浪，聽到的是掠過帆邊的風聲。偶而遠遠處傳來汽輪的摩托聲，大家聽了色變，疑是碰到敵艦，提心吊膽地閉口息聲，連呼吸都不敢大意。

舟子看着羅盤（指南針）駕舟前進。三小時不斷的航行，還不能到達，大家心裏恐懼以外，更加可疑。傍晚霧散，一望茫茫大海，白浪滔天，不禁恐慌萬狀。原來是海上迷途，與目的地馬蟻背向而駛。看到舟子航路的不大熟識，不敢冒盲人騎瞎馬的危險，所以我們同意了，回沈家門再說。

船駛近沈家門的港口，不幸碰到敵艦。檢查自不得免，驗過良民證，然後抄查行李。盤查的嚴厲，兇狠的臉面，粗大的木棍，令人毛骨悚然，還幸同船有位福建人，前在台灣居留過，會說一二句勉強應付，騙騙敵兵，我們是從定海來的，到沈家門謀生，僥倖敷衍過去。

抄查行李，情景十分嚴重，被包箱子一概打開，裏頭的東西，件件看個仔細，稍不高興，整個箱子打翻，抄個澈底。抄到一位×君的箱子，發現幾張電影明星的照片，看了愛不釋手，×君是聰明人，樂得做個人情，表示奉送，敵兵笑嘻嘻地揣進衣袋，同時終止抄查。

我的箱子和被包都很大，放在艙底，最後輪到檢查。不過緊接×君行李查過之後，比較馬虎。況且箱子裏的五包香煙和一盒洋火也做了贈品，所以檢查特別來得客氣，看了一半，便關下箱子，甚至連被包都不用打開，這算是我的便宜。

得到放行的命令，舟子方敢張帆，而我們才放下心來，一場虛驚，大汗淋漓。當晚重返沈家門，大呼倒霉不已。

乘風破浪

受過一場虛驚，覺得往馬蟻搭曾順利船，並不順利，所以重行接洽。有隻船名江益利，拋錨港內，在衛藥灣對過，離東口甚近，船的載重也有八百担上下，搭客只有四五位，船費卻比曾順利船抬高一倍約，為着搭船的便利，不惜放棄曾順利船預繳的定洋，改搭江益利了。

端陽節那天，天氣驟冷，細雨霏霏，風向漸轉東北。據舟子說：不

出三天，北風大起，便可以成行。所以從那天晚上起，便遷居船上，專候北風。

正是端陽節後三日，天陰不雨，風吹正北，雲行似馬，舟疾如飛。船從東口出港，過了武穴門（諧音），遠望普陀山，名剎古寺，歷歷可數。國人崇佛，對於佛教三大聖地之一的南海，未敢鼎犯，故名勝猶昔，只恨頂禮之人罷了。我在沈家門逗留十幾天，礙於思歸念切，勤於候風啓行，兼怕浪游閒事，未曾買掉一玩，現在想想，怏怏於心。

因爲海盜猖獗，沿着海岸航行，未免太冒危險，所以舟入大海，東駛一晝夜，遠離海岸，才掉向南行。乘風破浪，船如箭發，但以風猛浪大，船身傾斜，動盪甚劇，暈頭昏腦，漸感不支，絕食長臥，還不免時嘔欲吐。靜聽浪聲澎湃，拍作響，風掠帆邊，呼呼發聲，不禁膽寒心塞，方信「飄洋過海三分命」一言之非謬。

船過台州海面，發現賊船七艘，各懸有風帆，自西向東，蛇排挺進，有橫截我們船的模樣，舟子狂呼，搭客變色，掌舵阿二急忙轉舵，船頭掉東，與賊船同向前駛，我先彼後，競逐幾小時。幸因賊船帆小，御風效力不大，追趕不上，更以船小，不堪遠離海岸，才向後轉。我們乃得幸免。

船恢復南航，驚心甫定，又遇敵艦四艘，首尾相連，自南而北，迎面而駛，急得又要船頭掉向，避免衝擋。

閩境海盜有兩大幫，分據沿海各島，一幫林義和爲首，對於來往船舶，只要繳費納稅，通行無礙；另一幫由程硯秋統率，論任何舟隻，遇到即要洗刼一空。船過程硯秋勢力範圍，又要東張西望，提防賊船。偶偶搭客，猶如驚弓之鳥，各懸膽吊，九驚十懼，不寒而慄。

海上飄流凡五日，抵達小埕，改搭小民船至琯頭，從琯頭搭小火輪至福州，大慶生還。

先岳蔡公子民逝世三週年紀念 三月五日

序：先岳去世後，舉國弔之，當時余獨無言，非不欲言，哀極不能言也。三年後，乃試作此篇，亦言不盡意，僅略表無窮之遺痛耳！詩中偶有借用詞韻之處，讀者諒之。

·林文錚·

長憶復長憶，
思無窮，哀無極，
吁嗟三年前此日，
一代大師，萬古完人忽長寂！
越水蕭瑟香島孤，
珠江鮫淚幾時枯？
北斗茫茫落海角，
夜長人天杳無目。
乾坤板蕩今猶昔，
苦雨淒風血流碧。
舉世招魂我無言，
人間淚盡我長泣！

瞬息思無窮，
千秋哀無極！
不堪回首少年事，
花[illegible]髮[illegible]中[illegible]！
談文論藝誰知己，
深恩豈獨屬東牀！
掌珠一旦墜昆明，
公亦長眠不欲生！
骨肉東西歸淨土，
山城海國裏灰貯。
極目滄桑誰未忘？
寂寞紅塵一林逋。

曲靖爨碑

帥雨蒼

莊王開拓事堪傳，諸葛平南屛管絃，文化三千程以外，名賢九百歲之前；

顏蒼質古班斕現，字健字雄筆畫妍，一自遷碑石城內，滇南五色煥雲天。

這是人家題爨碑的詩，這塊碑石質很堅固，現在字蹟還是很清晰，於此可見。當不佞初蒞滇垣，滬上友好來信託買爨帖，我非金石家，一時不知碑出何處，在坊間探詢了幾趟，才知道這是滇中古石，世稱二爨，一是爨龍顏碑在札樸，一是爨寳子碑在曲靖縣城內，坊間有拓本的便是後者。

致爨寳子，他是建寧同樂人，晉安帝時的一個武官，爨寳子碑便是他的墓碑，碑上記着大亭四年立，大亭四年計算起來是西歷四零二年，到現在已有一千五百四十一年的悠久了。

今年正月不佞在曲靖候車，順便去觀光了一次這塊古碑，碑在南門城脚縣立師範學校內，高約七尺闊約三尺，覆亭其上，拾級而進，明窗環合，校中人說這是滇中三寳之一。

碑亭的窗上，有晉君樹績用端正的楷書寫着一段石城小爨記，我且抄在下面以供來者的參攷罷。

記曰滇石最古者三，一爲烏蒙漢孟孝琚碑，一爲同樂爨龍顏碑，一卽石城小爨，其出土在大爨前，迺爨寳子墓表也，東晉大亭四年立，清乾隆間掘於城南楊麒田，嗣移置於武侯祠，民國二十六年校長謝公琅書奉教廳命新建碑亭，落成舁入，以石城會盟碑附，卽今元立之兩石也烏蒙爲今昭通，碑移中學，字存者過半，亦覆亭，大爨在陸良貞元堡，石廣漸風化，惟小爨質特堅，字字完好，海內欽之，印者不絕，冠以石城，蓋誌曲靖古名也，略敍顛末，俾好古者知滇南三寳所在而往觀焉。

江西省貿易公司主辦

陶陶招待所及浴室一覽

所室	名稱	地址	電報掛號	電話
招待所	泰和	趙田村	7118	匡村總機
	吉安	上中山路	7118	41
	贛縣	南京路	2076	41
	寧都	中山公園	7118	縣府總機
	瑞金	西門	7118	
	[illegible]	洪濟坊	7118	
	[illegible]	汽車站	7118	
	[illegible]	汽車站		[illegible]
	南城	新西門口	7118	[illegible]
	上饒	[illegible]	7118	[illegible]
浴室	泰和	竹村		大原總機
	寧都	中山公園		[illegible]

重慶文滙貿易行

營業要目

化學儀器 化學藥品

測繪儀器 各種文具

地址：重慶保安路特二〇號

電報掛號：第九〇二二號

四八一〇二四

自北平到成都

潔泉

自去年十二月八號太平洋戰爭發生，學校（燕大）被封以後，覺得華北再無一塊乾淨土可以容身，就決定南來，因為種種的波折，南來的時間一再延誤，直到今年八月五日，才離開北平。

這次來蓉，我們（楊君與我）共找到三條路，第一條路是一般人常走的，由津浦路經徐州商邱亳縣轉洛陽經陝入川，第二條路由北平順平漢路到新鄉轉道清路到焦作，在××地方渡河到洛陽，第三條路由焦作沿道清路西行到沁陽（懷慶）在××地方渡黃河到洛陽。

我們決定先走第二條路，當我到北平前門車站的時候，感覺與已往不同，因為不數十分鐘，即要長時間離開久居的故鄉，我恍忽有點生疏的感覺，因為以前走平漢路本來在西車站上車，自日本侵佔北平後，西車站到盧溝橋一段不載乘客，凡走平漢路的，亦須在東車站上車，繞道豐台再到盧溝橋，不知道是什麼鬼計，隨着車速的加快，我的疑惑還落在故都的近郊，依稀的消逝了。

車過盧溝橋的時候，探首窗外看到馬哥勃羅石橋還安然長存，但不知負了多少砲痕，染了我二十九軍多少將士的鮮血，曾幾何時，於今已歷五載，不禁令人寒慄。

沿平漢路南行，自長辛店到河南省的新鄉，鐵路兩旁有深寬丈餘的溝壕，另外有一條與鐵路平行的黃土汽車路，長千餘里，盡是敵人驅使我同胞修築防護鐵路的，替敵人維護鐵路的多是中國人，設被佔領區域的同胞，只消極的持「不合作主義」，即可使敵人束手，每站平均不過三四個日本人，是不足維持交通的。

五日午夜過石家莊，石家莊為河北省中部唯一的工商業都市，又是正太路的樞紐，據傳敵人在此設有兵工廠，於夜色和微弱的燈光下，只隱約的看到幾些煙囪，頗有天津東站附近的形色，六日十時到新鄉。

新鄉雖不是大都市，但買賣不少，到還熱鬧，日本人開的商店也頗有幾家，不過比在北平大街上看到的算少多了，下午轉道清路去焦作，道清路沿綫兩旁雖無深寬丈餘的溝壕，但每隔里許總有一個狹隘的草舖，裏外照例有一個老及五十幾子的瘦弱農夫守護，每隔十餘里，築有碉堡，高三丈許，上有守衛瞭望，這是不同於平漢路上的防護的。沿道清路，天旱缺雨，禾苗多半枯乾，華北大旱，

恐以此地爲最焦作礦區，是道清路的重鎮，日人較多，接近火綫，離黃河僅百餘里，介紹我們偷渡黃河的人說由焦作渡河因故不通，應去沁陽（即我們預定的第三條路）我們在焦作留住兩夜，知道我游擊隊在當地的活躍，當地的人多明大義，本想迺給游擊隊，進行工作把日人殺個精光，但是時機尚未成熟，一時收效不大，只得忍耐一時，候呼應我軍的渡河。我欽佩他們的談話和見地。

八日下午七時到沁陽（懷慶）下車未遇檢查，洋車天深明大義，知道我們的來歷，把我們一直領到A鄉的招待站，一個未受過教育的洋車夫尚知愛國，眞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使我感動，使我更覺到責任的重大。當我們達到A鄉的次日（九日）即是準備偷渡敵人的防線，在A鄉候渡的人還有六位學生，三位來自北平，三位來自吉林和黑龍江省，全是到西安受訓，預備服務戰地工作的。在向黃河出發前，主事的×隊長用沈重的語調向我們說：「此地距黃河有二十里，河水才退，據探路的人報告，有十里多沒踝的泥水路，過敵人溝壕的時候，是有相當危險的，因爲爬過溝壕的地點，距敵人的防護碉堡只半里左右，敵人開槍的時候，切要聽領路人的指揮，伏地勿動，據我們（隊長自稱）的經驗，敵人是向來不敢離開碉堡一步的，這種危險大概不會發生，不過請大家仍要十分愼重，」從他懇摯的談話裏，知道他是幹練的老手。

出發時，已十句鐘，薄雲滿天，星光暗淡，又無月色，黝黑的天空，稍辨路徑，黑暗的夜色，作了我們偷渡敵人防線的自然煙幕，我們個個精神抖擻，列成一隊，平息前進，大有銜枚疾走的戰士氣概，深夜寂靜，只聞細碎輕微喳喳的脚步聲，與淅淅的涼風伴奏，舉目斜視，只見煙霧籠罩，夜色蒼茫，看不到十步以外的景物，走過河灘，黃流才退數日，泥水滿地，不辨道路，穿高粱地玉蜀黍地道邊，有時泥水沒脛，背上的小包袱，覺得重逾百斤，走到敵人的防護壕，黑夜中看不淸溝的深寬，只見走在自己前面的人，如一塊麵般的滾下溝去又蠕蠕的爬上對岸，我也是照樣的滾下去又照樣的爬上對岸，因爲當時顧慮的不是溝的深寬，而是怕爲敵人發知，精神過於緊張，看不到牠在精尋上的價値。過了溝壕又加速的走了一程，去敵人的碉堡較遠，大家停下來休息片刻，不覺溝中的泥水已浸及膝蓋，及近河岸，聽到水聲淙淙，振耳向對岸望去，夜色蒼茫中，見對岸邙山隱約在水霧之間，達到河岸，大家抛下行李，夜風淸冷，圍坐一團，聽怒濤拍岸，沙岸坍塌，發出轟轟的巨聲，激揚起來的水浪濺到岸上，有如傾水一般。

領路的人，仍在河岸上踱來踱去，目光不移的注視着對岸的山腰，待他與對岸交換信號後，證明是我軍來船接我們渡河，大家如釋重負高興起來，我仰臥在行李上面，看對岸的山影，聽黃河的濤聲，不想離家已二千餘里，使我立刻憶起木蘭詞中的詩句：「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這恰是寫盡我當時的心緒和情景，我因身體的困乏，小息片刻，待覺醒來，已東方魚白，晨曦滿天，只見一輪紅日，自地平線下湧出，隨即躲在紫色藍色赤色的彩雲間，極為壯觀。晨風自河面上吹來，濕涼的空氣，有海上的風味，若是在海灘看日出，定更有一番奇景和情趣。

到六點多鐘（十日）大家期待船的到來，等到十二時猶彷不至，焦急的心情，從每人的面孔上表現出來，向對岸望去，相隔只一帶水，不過二里，人影依稀在望，然而在河岸北，就有被敵人践踏的危險，與南岸比，安危懸殊，更使我們起了要立刻跳到對岸的希望，焦急的心情，使我們忘掉了饑與渴，看看河水洶湧，滿天的烏雲，又恐滂雨降落，山洪暴發，河水出漕，在河岸上徘徊坐臥，濺得滿身污泥，一天不得一餐。拭目自看，狀極堪憐，徒嘆奈何罷了。

一分鐘一分鐘的盼望，等待，直到夜晚還不見船的影子，午夜在朦朧中聽到輕微款乃的槳聲，原來是對岸開來運××的小艇，幾經交涉，才得派一位同學跟領路的人到對岸請求開船來接，但等到次日（十一日）的中午，仍不見有船開來，餓的個個頭暈目眩，聲色俱變，以重金託熟習當地地理的人，白晝冒險渡敵人的防線，買來幾張剩餅，分而食之，也覺得「其甘如飴」，喝黃河的泥水，也如「金湯玉液」一般。直到下午五時才渡過黃河，到了整兩日夜時時在盼望的自由國土。

渡河的地點在×縣境之××口，大體言之黃河南岸自豫西到鄭州有山脈約束，山勢雖不甚高突，但沿河起伏，恰作了我們民族解放聖戰的天然屏障，我們在××團體辦的招待所住了一夜，把在河北岸兩日夜的困餓和疲乏之除掃淨盡。

十二日到洛陽，洛陽即周朝的洛邑，也是東漢的舊都，負芒山面臨伊洛，北帶黃河，形勢十分雄固，當淞滬之戰的時候，曾定為行都。附近古蹟名勝極多，城東十數里有白馬寺，誰都知道這是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山古刹，東關有孔子問禮於老聃處，西北數里有晉宮帝陵址，東北有呂祖閣，南有關帝塚等名勝，惜因旅途匆匆，未能一一憑弔，十五日首途寶雞穿函谷過潼關，十六日夜過西安，均未得下車一遊，十七日到寶雞。

寶雞為陝川孔道，自抗戰軍興，地位更形重要，東關街道寬闊，銀行亦有數家，有新興都市的規模，較洛陽似為繁華，附近有工業合作社五十餘所，規模雖小，正適抗戰期中安全和交通不便的需要。戰後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途徑，這種小型的工業合作，當是來日的基石。

十九日搭農民銀行的汽車來蓉，自寶雞到成都的公路，爬山越嶺，長七百餘公里，但是修築的十分良好，在淪陷的華北是見不到的，自寶雞西行，地形山勢與華北大不相同，地勢起伏，坡度極大，不是平原而漸入山地的平易，山勢高大雄偉，更不是河南潼關一

帶的土山可比了。途中尤其使我感覺有趣的，就是走山路，除自褒城到廣元自綿陽到成都地勢較平坦外，車全是走在兩山之間的夾路，高山聳立，只看到頭頂一道青天，山上樹木蔭鬱，翠綠欲滴，公路沿河修築，下臨清流，淙淙泉水，自山石間噴吐而出，白色的浪花，飛濺到數尺以外，岸旁茅舍數間，水輪車在樹蔭下緩緩的旋轉，楊柳拂岸，雛鷄一羣，蹀躞花間，黑犬三五，枕石而臥，宛若夢境一般，當汽車爬到山嶺最高的地點，仰望羣峯，又覺得處身山腰，距最高峯尚不只百丈，俯視山谷，看見來路盤折數十回，逶迤如線，不盡心意驚悸，怕有滾下山澗的危險，車行羣山之間，視線為面前的山峯所障，「蜷曲疊翠迷前路，迂轉懸崖別有天」的詩句，恰足形容這山的雄偉和奇麗，與北平名勝西山的風景來比，眞是泰山之與蟻丘，才覺得香山和碧雲寺的平淡乏味了，自北平動身到成都二十日旅途顚沛的辛苦，全叫這美麗雄偉的山景，給我們洗除淨盡，絲毫不覺得勞累了。

三十一年八月寫於成都燕大

中華公司

綢布
百貨
服裝

重慶　民權路
支店　民族路

重價徵求旅行雜誌

本科現需本誌第十六卷以前各期雜誌如有珍藏家願割愛者請先函示卷數期數及希望價格俾便匯款洽購為荷

中國旅行社桂林出版分科啓
地址：桂林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四八—〇二八

光明的路在眼前

上海—漢口—麻布揚—長沙

亨利

這次我在結婚的第二天便帶同新婚太太踏上到內地來的行程；當我們這個消息宣布以後，許多戚友都善意勸阻，還說了許多艱轉聽來不可靠的話；只有見識卓廣的大舅從旁鼓勵，一切才能很順利的進行；在婚筵中，他尚帶頑笑的說：「你們怎樣走？一定有很多人想知道的，希望你把經過寫下來。」「有詩意的蜜月旅行。」便是他預先給我的命題，不過我不願意寫色情文字，我只把我的經歷，見聞寫在下面，希望給別人作一個參考。

有詩意的蜜月旅行

辦妥了離上海的手續，跟着便進行這簡單嚴肅的婚禮，翌晨，急起颶風，黃浦灘邊，大風吹得要挽了手同行才可以避免捲到江心裏，送行的人都笑說：「這正象徵了一切，象徵了渡過黑暗艱苦的關頭，前途便光明了，」因為日方守着軍事祕密，連船的名字和停泊所在地都不知道，只能乘坐指定的小火輪轉運，風高浪急，身上常沾到似雨點的浪花；但在熱烈的情緒中，只把它當一件有趣的玩意，在興蔡丸往漢口的五天航程，剛碰着月夜，有些日子，夜裏船停着不敢走，晚飯後，坐在甲板上賞玩洒滿月色的揚子江，閒談着前途的計劃，若是暫把國事忘懷，真有點像遊湖了，不錯！有詩意的蜜月旅行，恰當極了。

從漢口如何到內地去

船到漢口這個晚上，我們便聽到緊密的機關槍聲像放爆竹般來歡迎，這時真抱了兩種的心裏。一方面希望我方的飛機能多來幾次低飛掃射，另一方面又自私地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在漢口停留了幾天後便乖巧了，知道盟機的目標很準確，漢口的德、俄、法租界是很少落有炸彈的；所以以後遇着警報；心裏便非常興奮，還盼着天天有空襲。

來動身前，得先向就近的保甲長領一路單，即使沒有相熟的

也可以用錢買，因爲那方面辦事很馬虎，而且同是中華民國的子民，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以外，多半都願意幫忙人回內地來的，租船並不是一件麻煩的事，到武聖廟碼頭便找到這些船行，船費從漢口至麻布拐，包一隻船需四百元，有些時還可以和人合包，那就更便宜，伙食另算，中等膳食，每天是每人十元，菜肴還算不錯，每日船家都在就近村落買到新鮮魚肉供應，比在日輪上吃那淡而無味的日式菜好得多了，行期，在秋冬吹北風的季節，只要一星期便可以到了，這次我們是在夏天走；所以走了十三天，還記得有一回下大雨，吹西北風，船竟跑了一百二十多里，但在無風的時候拉縴，搖櫓，最多走五六十里。

上面所說過的「路單，」並不是直到麻布拐的，大概三五站路便要掉換，但一切可以委託船老板代辦，費用每次一二元，並無問題，船所經過的小村落是黃陵磯，沙湖等處。如果不是船夫偷偷或帶了私貨販賣，大可以不必停靠，沿途常有檢查，但對普通人不過是例行公事，日方的檢查員很多是東北人及朝鮮人，所以還相當客氣，船到八灘便是自由區了，從前對於通過分界線的恐懼，現在都渙然了，很舒服地坐在船上，連通過了都不知道，受了多時敵僞的壓迫，一旦見着本國的軍隊，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要予忍不住向檢查員問：「你們是中國的軍……」但機巧到不敢問下去，恐怕尚沒到達自由區，會弄出岔子來。我方的檢查是很有禮貌，盤問清楚，稍事翻閱後，說一聲對不起就走了，全沒半點嚕囌或擅拿旅客的東西。

船靠八灘這天晚上，到半夜裏忽來了兩個小船，把我們結隊的八條大船押到湖心，胆小的船老板不敢詢問這幾條大漢爲了什麼緣故，就以我們這顆惶惶的心也安揣是遭到不測，不料到了黎明，這些便衣隊便聲明是保護我們的，因此時日方佔領地，所以他們一有可疑的消息便須警戒，這時才自責對本國軍隊信心太小了，從前總謠說游擊隊的種種不法行爲，不過又是這麼一回事罷了；八灘附近的紅湖，傳說是土匪的巢穴，開始經過的幾個鐘頭，眞有點怕像小說所描寫，深密的蘆葦叢中會驀然閃出彪形大漢來；可是慢慢便給美景沉醉了，一切歸諸天命，當前的不過是一幅天然圖畫，滿湖開遍了深紅淺紅的荷花，車輪般大的荷葉疑滿了孫點，船便從一片擴大的綠葉上衝出一條路來，遠看見的小划子並不是梁山泊好漢，他們只不過搖來招呼買新採下的蓮蓬，每元竟能買到八十隻，眞令過慣上海生活的我，做夢也想不到呢！假使好玩一點，伸手出船艙外也能自行採摘，在湖裏，當太陽剛出來的時候，走到船頭去欣賞，那眞是天堂了，金黃的天空倒襯着嬌嫩欲滴的荷花，曉風夾雜着隱約的香氣，西子湖雖游了幾遍，但總嫌牠人工美太甚，那比得上這兒的雄壯自然，回頭看這些被切開的蓮葉浮萍，便想到唐人詩句：「不解藏蹤跡，浮萍幾度開，」不禁悠然

神往，這眞是有詩意的蜜月旅行了。

過了紅湖，魚類便較貴，雞蛋每元也少買一隻，過茅家口，喜河咀便到陳家磯，如遇水淺，便得在那裏換乘小划子才可以到麻布拐，價錢十五元，需時三個多鐘頭，到麻布拐，行程便算告一小段落，因再進便須時舟時車，並沒一坐民船就行個把星期的長路程了，翻過了麻布拐的一道堤，有小划子駁送至垸子口，水程七十多里，但船價不過三十五元，不論在麻布拐或垸子口均有小客棧歇宿，收費是每天二元，每頓飯六元，如能趕及，以停宿垸子口較佳，因便於趕旱路，從垸子口步行十二里便到古長堤，要坐獨輪小車也可以，取價十五元，我們是坐小車的，起始小車走在崎嶇路上，有點像騎木馬，感到相當不舒服，但我們又把它當作玩笑的資料，其後在路旁拔了一把乾禾草墊上就感到舒服多了，那再用不着互相推讓這唯一的布袋作墊墊了，荊棘枝上還能長出美麗的玫瑰，可惜帶上傷手的刺，一切事情全在每個人的觀感。

應選擇的途徑

古長堤的江邊有大小船隻租賃，行者若是打算從藕池口起旱入川的，可叫較便宜的小船，半日可達，要是取道湖南的，那要一較大的船，因金江水急，我們是採取後一條路線，化了一百二十元租船到南縣去，南縣是比較算大一些的埠鎮了，因沒功夫考察，但相信這兒是有一所中學的，不是有三五個青年學生裝束在走路嗎？說也奇怪，這兒竟沒有一所較大的飯店，不過旅館比較乾淨多了，收費還是和上述的小客棧一樣，我不是作廣告性質的宣傳，不過避免後來的人像我一樣奔跑找寄宿的地方，雖然說不上怎樣摩登設備，但臨江新開張的長春旅館比較是像樣點，瀆豎歇一宿又得登程，也不必過事苛求了。

南縣有通常德及湘潭各路的小火輪，舖位是跟票價收取的，例如從南縣到長沙，票價二十五元，要舖位便需另付二十五元了，但短路程不要過夜的便毋庸付這額外的費用，經長時間的老式交通，一旦換乘小火輪，雖然局蹐在艙底又狹又硬的板床上，心裏總甘願吃點苦早日到目的地，在船上，半路來了一位隊長，他儀表風雅，談吐不俗，娓娓閒及我們沿途的經過，淪陷區裏的情形怎樣？敵偽的政治配備如何？國人對內地心理等節，當時以為這不過是寂寞旅途的一種談話資料，沒想到大概我們的答話惹起他的疑心，他便在我們上岸叫車回家的當兒，聽清楚了住址便去報告憲兵部，在我們剛停下吃飯，部隊便派人來調查了，我不禁佩服今日中國組織的完密，中國軍人責任心的重大，對抗戰勝利我便寄存了更大的信心。

會戰後的長沙

一路進了長沙，交通更四通八達了，對這陌生的面孔，我根本就不懂他戰前是怎麼樣子，當然談不到來個比較，這街道的戰後斷壁殘垣，無非是幾年來我在戰區裏習見的一般；可是多年沒有回鄉的太太便與高采烈，東指西劃的解說：這是從前的什麼什麼地方，那是一所什麼大建築物的殘跡，末後她感奮地說：「自漢口內撤，長沙曾達到有史以來最繁盛的高峯，現在一切都不用說了。」但這並不令我感到唏噓歎息，我心中祇覺到無限光榮，敵人三次會戰長沙都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連帶我國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民氣更健旺了，就把整個長沙市弄到片瓦不全也是值得的，何況現在市街已經逐漸繁榮，秩序又很好，回想在滬捷報傳來的時候，為了特殊形勢，不能熱烈慶祝，現竟能親歷其地，眞不負此行了。

長沙有小火輪往湘潭，每日開兩班，抵潭後走一百碼左右的斜陂便是粵漢路的湘潭站，在此入蜀的路徑也有兩條，應由各人的環境自行選擇，行李簡單及沒有眷屬的可從湘潭坐車至衡陽，過河換乘湘桂鐵路火車至桂林，如碰得巧，可坐到直通火車，因粵漢和湘桂路每星期接軌通車一次。另一條路線是換了湘桂鐵路火車後，不在桂林下車，直坐至金城江，由金城江有公路汽車至貴陽，如嫌候車多費時日，可坐商營小汽車，票價一千元，合算起來，跟僱車的費用是差不多的，貴陽以上有肩輿及汽車，最近我的二姊去由湘經貴陽去重慶，來信說及路上並不覺苦，我們雖因體力關係，暫停下來休息些時，但等復原後，決繼續邁進。

結論

簡括來說，淪陷區裏的人最想知的先決問題便是如何到達自由境域，現假設是從上海動身，可先領臨時歸鄉特別通行證，手續簡便，即時可取，再向居住地的保甲長索取搬移許可證，這樣就可以到白渡橋口禮查飯店下層的「東亞海運社」或到蓬路「上海旅行案內所」購買去漢口的船票，到漢後，可照上述辦法平安地回來，所謂封鎖線，交界線，檢查嚴密等等，多是捕風捉影，我敢說有時連通過了還不知道。至於行李，只要數量不是過多，自己能照料的都可以攜帶。又從前聽說內地駭人生活，現發覺有許多是不對的，光是食的問題，最低限度比上海便宜一半。

總之只要下了決心，有勇氣便能克服一切，從事實上來說，我們並不是一對健康的人，連徒手走十里八里路都不可能，更談不到要拿東西走路；但現在呢？不是從惡魔手裏逃回大中國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嗎？我希望這篇文字能給有前進思想的青年過目，袪除他們的狐惑，過慮，回來為國家服務，光明的路是在眼前呢。

從贛西到粵北

易宜曲

一　楔子

贛西是一塊山地，粵北是一塊山地，從贛西到粵北，在目前當然經過湖南比較便利，而湖南又是一塊山地，所以這一條行程，可說完全在千山萬水間繞過，沿途有許許多多桃源似的，美麗的村莊，也有許多的地方，筆者所親臨目睹的實況，在地理上有增添的新材料，或是值得更正的事實。所以筆者感覺到有報告的必要。

首先，在這裏且把出發的地方，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宜春，似乎一般人對它比較生疏，普通一般人，只知道贛西有一個產煤的萍鄉，或是出夏布的萬載，反把贛西的一個中心城市（宜春）忘記了。它所以被人忘記，並不是沒有理由，因爲它不是重要的交通要樞，（尤其是浙贛路破壞以後）也不是什麼通商大埠，說它是繁榮吧？又沒有吉安衡陽那般的地位。說得好聽一點，它是一個平均發展的普通縣城，說得不好聽一點，眞是一無所長。其實，它仍舊蘊藏着有特殊的地方。

宜春的夏布，本來並不亞于萬載，因爲本地夏布商甚少，多由萬載商人輸出外地，所以名聲被萬載兼代了。其次，皮蛋更爲特產，品質之佳，居全國第一，漆器及表紙等，亦爲名產。菓品之多，冠于贛西，其中以碩菓，柑子，枇杷爲著名，可稱爲「贛西的菓園」。

宜春的街市頗多，但不甚精彩，其中以中山路中段[illegible]路北段比較繁華。市區大部位袁江的南岸，與江北部分本有工程浩大的秀江橋相聯絡，但被民國十六年的水災冲毀了。現在祇有浮橋代替，城的中央有宜春台突起，現在建爲宜春公園。在宜春台頂，可俯視全城，袁江流過城北，常年澄清可愛，在市區東北分流而成狀元洲，風景頗佳，城西北與狀元洲相對稱的爲化成岩，聳峙江北，樹木蔭森，內有古寺，題詠頗多。此外值得介紹的名勝地，尙有城西南十五公里的溫塘，是著名的大溫泉，浙贛路曾擬築支路至此，以便遊覽，[illegible]但[illegible]時局關係未能實現。

這裏的文化事業，近來有長足的進步，中等學校有省立宜春鄉師，中正中學，袁山中學，匡廬中學及縣立初級中學等五校，惟近

以避免空襲的關係，均遷移鄉村上課。社教機關有省立及縣立二民教館，報社祇贛西民國日報一家，書店雖多，但無規模宏大者，故精神糧食很感缺乏，較大者爲縣教育用品合作社及進化書局等。

總而言之，宜春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城市，不過在贛西的區域裏，却是一個頂優秀的縣分，它自古在贛西是處在領袖的地位，昔日是袁州的府治，（且一度曾爲廬陵道治）今日是二區專員公署的所在。

現在鐵路公路城牆都徹底破壞了，交通只剩得一條袁江的水道，有快船班往來樟樹蘆溪之間，它的外容已十足表現是一個前線的城市了。

二　宜萍道上

已經是初冬的期節，袁江上溯的快船班已停止開行了，所以我們只得步行。起程的那一天，天氣晴得很可愛，我們動身並不很早，和暖的太陽，照着這兩位（我與黃君）遠行者，給予他們不少的愛意與輕快。

從宜春西行，有時在小山中行進，有時會見那清碧的江面，幾點掛上白帆的小舟，顯出江南佳景的特色。

在路的南邊，有不少的高山綿亘着，我祇知道它們是叫武功山脈，但是否是它的主峯，那便不能確定。就是一般地圖也未能確定它（主峯）的位置。當我在途中遇見一位老農的時候，我便問他知不知那遠處最高峯的名字。

「老嶺！再過左邊（老嶺的東面）是明月山。」他很高興地回答。

「呵！老嶺」，我慢慢地想：「它至少是武功山脈中重要的峯之一了」。

正午的時候，我們到達一個市鎮——西村，這是宜春西面的第一大鎮，附近人煙稠密，街市靠着袁江南岸，店鋪約百餘間，市郊有中山公園及縣立第三中心小學各一所。

循浙贛路設站在下街頭，湘贛公路的車站却在市南五里的螺江橋；水上交通除袁江航路外，還可北溯澤溪而至遂市。

再西行十里，至分界墟而入萍鄉境，黃昏時即抵宜風。

宜風是贛西的一個名鎮，扼宜萍兩縣的中點，位袁江上游平原的東角，附近人煙稠密，農產豐富，所產羅蔔頗有名，稱「宜風羅蔔」。市街之多，倍于西村。市內有省立萍鄉簡師及私立宜風初中各一所，不過現暫遷附近鄉村上課。

由宜風西南行，取道多沿着已破壞的公路線，雖是在一片平野間行進，但破壞得崎嶇不平，行走不便，沿途人煙均密，二十五里，抵平原西角的蘆溪。

蘆溪是袁江流域的第一大鎮，市區的繁榮，在袁江全域裏，僅

衣于宜春，比諸清江新喩分宜等縣城，尤有過之無不及。袁江在市區中間流過，從此上溯而改向東南漸入山地，所以以上不便行舟。

蘆溪是萍鄉東區的重心，交通便利，（有郵電局）文化發達，有著名的小學，近更創設凌雲女中一所。附近約二十里的上埠，爲產瓷名地，可稱「第二景德」，省立九江陶職學校現移于此，對陶瓷頗多改進。

別蘆溪西行，漸入山地，十餘里後，即發現水往西流，故知已入湘域水系。二十里，抵高崗埠。浙贛路本有支線從泉江車站（在高崗埠北十里）築至此地，以爲開採高坑煤礦之用；代替安源而與起，但後因浙贛路的破壞而未能發展。又十五里，到茶亭，至此我發生一點感想：記得有些坊間出版的地圖，繪浙贛路經過茶亭，且有支線連接安源，眞使人看了好笑！（根本浙贛路在蘆溪萍鄉間向北彎成一個淺弓形而經過泉江）。

茶亭至萍鄉約十五里，本有便道直達，但我久欲一見今日的安源，所以繞道安源而行，由茶亭至安源僅五里，爬過一座小山，便可望見安源煤礦區的煙囱，但是現在所見的烟囱比從前少了，我一觸眼便知道，而且它再也不會冒煙。它好似說：「我已經休停了我的生機，……」因此，安源確實是蕭條了！

東行經過老街不過是感覺得市容原始一點，再到馬路上，祇見多數營房也似的礦區房屋都倒塌了，所謂新的大馬路殊不如舊的老街，而安源一切的動力（電燈電車機器）都停頓了，旅館也找不到，使我們今日不得不往萍鄉，眞令人不免要發生今昔之感。

市東山腰還存得幾棟完整的洋房，作了萍鄉中學的戰時校舍。萍中接收了萍礦的財產，（洋房，地皮，鋼鐵）突然富了起來，所以現在設備的完善，可算全贛第一了。

安源萍鄉間的舊鐵道線，繞山南彎，比萍安公路要遠五里，我們當然沿公路走，至萍鄉，已經萬家燈火了。

萍鄉，誰也知道它的美名，但是它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通都大邑，市區的面積尚不及宜春的二分之一，不過市街比較華麗一點。它所以聞名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有世界著名的安源煤礦；可是現在安源煤礦已經停止開採了，將來也許漸漸要「名落孫山」吧？

淥江迂迴曲折，繞萍城三面而南流，城中市街，以唯一的正街比較繁華，此外街道不多。

萍鄉的文化事業頗稱發達，縣城有萍鄉中學（現移安源）及鰲洲中學（現遷北外）兩所中等學校，小學頗多，此外縣境尚有職業學校一所，初級中學三所，簡師一所。報紙僅奉報一家，書店較大者，當推縣教育用品合作社及有文復興二書店。縣屬居公鄉所產著名書面紙、重紙、毛邊紙等，在戰時國產紙中，獨放異彩。

三　湘東與老關

萍鄉西行三十里，淥江又從南來，地面平坦，人煙稠密，即告湘東快到了。

湘東，這個名詞很容易使人誤會，是指湖南省的東境而言，其實，它是贛西邊區的一個市鎮。它扼湘贛往來的要道，淥江自此以下可行民船，所以浙贛路破壞以後，這裏新興了好幾個水陸轉運公司，以維持湘贛的交通線；但是現在冬季水縮而停航了。

浙贛路在湘東似乎沒有車站，是的，在湘東附近的小平原上，不過祗設一個峽山口車站在淥江的西岸，隔江與湘東相對，祗有三兩里的距離。因爲這一個原由，一般地圖將這一個小村的峽山口給上了，反把萍鄉西區唯一的中心大鎮（湘東）丟了；這是誰造成的怪現象呢？我記得萍鄉的朋友打峽山口站的車票時，常常說作湘東，可見在事實上，車站仍是湘東的。

淥江自湘東以下向西北流，我們却渡了江而西行，走入山地，看不到淥江的影子，經過一個山間的小鎮（油塘埠）而到老關。

「過了老關，便入湘境」，這是我知道的事實，當我看見前面的道路，越過一個關隘的時候，我便以爲是老關了，于是問同道的一個農夫：

「那就是江西和湖南分界的地方嗎？」

「是！」

「那就是老關嗎？」我覺得無庸問。

「不！」使我驚訝而忙反問：「不是老關是什麼？」

「是新關。」

「那麼老關呢？」

「先生！老關已經走過了，」他指着後面的一個小村莊說：「在那邊一個有塔的地方。」

「老關，一個好有名的地方，爲什麼渺小得使人走過了也不知道呢？說它是軍事上的險隘吧，到也平凡得很！」我想：

當我踏上新關的時候，看見牆壁上有一行這樣的字跡：

「老表老板分界處，」這是什麼意義呢？本地人一見便知道：江西的老表，湖南的老板。是兩省人稱他人的口頭語，的確，新關是湘贛的分界點，也是這兩種口頭語的分野。

我們走過了新關，老天忽然下起雨來，使我們行路很不便利，當我正在思厭此刻下雨的時候，黃君恰好來提醒我說：

「現在正是淥江水縮的時期，倖而現在下起雨來，或許明天可以早一點到淥口呢！」他的話好似是安慰我的，眞的使我高興了。

四　醴陵

快到醴陵的時候，我們橫過一條輕便鐵道，這是石門口至淥江濱專爲運煤而設的，長三十公里，據說此路火車有小客廂一廂，

四八—〇三六

專爲便利沿線小學生每天上學之用。

到醴陵過淥江橋時，電燈忽然亮了。這裏的電燈不太亮，好似植物油燈所發出來的光輝，照着暮色下的淥江，到也美觀可愛。

淥江橋是湘東的名橋，建築工程頗壯偉，中間有一支橋，向東伸至狀元芳洲，此洲風景幽美，好似宜春的狀元洲。洲上有一所雅潔的屋子，據說是衛生院的所在，那麼可算養病的理想境地了。

醴陵是湘東的門戶，也是唯一的大城。但是市區並不很大，遠不如湘潭衡陽。形式上的特點，就是自昔沒有城牆，街道也沒有建築什麼馬路，仍是舊式用麻石砌成的，市容到頗華麗清潔，其中以接近淥江橋的十字街爲最繁盛的部分。

這裏的文化事業，也很發達，中等學校有醴陵鄉師及湘東國讀，開明，淥濱，東芳等中學，除教會辦的遵道初中在市內外，餘均分布在鄉村，報紙僅醴陵民報一家，書店較大者有湘鑫，福華等數家。

物產方面，當首推瓷器，可稱爲「湖南的景德，」但質地不如景德產品，而目前的運銷範圍，却比較寬廣大得多呢！其次是雨傘，與湘潭齊名。

五　淥江舟中

醴陵的快船計有好幾家，但是辦理不善；票價不一，售票時常不顧及船中的容量，彼此間互相有商戰的意味。

那一天的清晨，我們踏上了德勝公司開往淥口的船，船上設備簡陋，旅客擁擠，眞令人難堪。

船慢慢地在開動了，不一會，淥江橋和醴陵的市影，縮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而漸漸不見了。向前面展望：淥江在綿綿不斷的小山間曲流着，碧山綠水，它並沒有呈現深秋蒼老的容顏，好像是「東方的小萊茵；」但其間也有不少的光禿禿的山峯，它顯然地告訴我們：湘東的森林比贛西要少了。

船隨着淥江駛去，好似在牛角尖裏旅行着，在重重的小山間周旋了半天，據說還只到一半路程的神福港。船上的旅客，誰也希望淥口快些到臨。他們在船篷裏坐得十分難過的時候便走出船頭來，深深地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忽然發現淥江脫離重重的山峽而流向平原了。據說這一天湘江漲了一點水，近淥口的淥江，看不見流動，於是船行便要慢了。這是船伕告訴我們的。

的確，淥江下游本來像到壯年代的河床，今日既是水位較高，所以根本看不到岸，只是一帶銀白的水光，彎曲地呈現在田野間。若是稍微漲一點，那末要成洞庭湖的狀態了。

「呵！快到了！」一位青年在對他的同伴歡呼，這消息使每一個旅客都興奮了，快樂了！

眞的，一列小小的街市，隱隱約約地好似浮在淥江的水面上，

大有幾分北平的風光，因而我要稱它「東方的小威尼斯」了！

到衡陽去

在淥口車站，意外遇見一位老友蕭君，彼此談了一陣現況，才知道他去桂林。當他知道我去耒陽的時候，他勸我今晚不要直去，因爲到耒陽太晚，而耒陽車站距城八里，住宿不便，不如今晚一道同到衡陽，明日清早再搭車赴耒陽。黃君也覺得他說得有理由，我們便依從他的意見。

「嗚！」在贛三年沒有聽過的火車鳴聲，眞夠使人興奮而象徵它是代表祖國發出的吼聲，我們格外打起了精神預備上車。

車只在中途的衡山站停了一會，因爲站址不在江邊，所以衡山城也望不着。在西方地平線上，只隱約可辨有一座高聳的山影，大約就是著名的南嶽衡山了。

到衡陽，正是夜市最盛的時候，因爲晚上過江不便，我們在江東的湖北路找一個旅店住下。

衡陽的市區很大，但是熱鬧還比不上吉安，原因大約是空襲所致。市區的四周，有不少的臨時房子，星羅棋布，大有幾分北平的風光，很不集中。

衡陽是東南抗戰的重心，也是東南交通的要樞，自從湘江鐵橋成功後，粵漢湘桂黔桂三路，得以聯運，若湘黔路將來又以此爲起點，衡吉間建新交通線，衡陽便要成爲「中國的聖路易」了。

七　湖南的戰時省城——耒陽

耒陽車站（火車站）距城東八里，有公路相通，據說途中常有土匪搶刼，但近來政府注意及此，已有警崗防守，所以比較少有意外。

耒陽爲湘南第二個交通中心，公路東達江西，南北更有鐵路公路耒水三線並列。它雖是湘南的交通中心，又是戰時的省城，但市面並不繁華，也不過淥口正街的光景，從前的城牆，現在已經變成了環城馬路。

城中最値得遊子留戀的要算中山公園，楊柳成行，不過現在不是它們的青春時期而光禿了。中央有一個小湖，水色秀清可愛，若是春夏的黃昏，在垂柳下綠荷間划船，那眞是愜意呢！此外伯陵亭及各種紀念碑，是紀念勞苦功高的抗敵將士的。公園的南側，有國民日報社及民教館，前者是耒陽唯一的新聞機關，後者是唯一的社教處所，民教館內設備簡單，在一個省城的所在地是不夠的！

八　「公平圩大不公平」

在一個晴天的正午，我們搭南開的車離開了耒陽，沒有開好久，在一個小站（公平圩）停了下來。

「停那麼久，眞討厭！」許多的旅客都愁着眉在咒駡，終究討厭，是空的等了許久，忽然前面「嗚」的一聲告訴我們車來了。

「呵！原來是會車。」我解決了久停的理由。

那開來的車，好像很疲倦的樣子，慢慢地移動，也停了下來。於是我知道也不是特別快車。

「爲什麼我們的車還不開呀？」我想別人也會這麼想：

又過了很久，（也可說是「討厭」了很久）忽然「嗚」的一聲，使我們以爲車開的先兆而喜悅了，那對開來的車向我們後面慢慢地退，一直退完了所有的車廂，我們才發現了開的不是我們的車。

「太不公平！」我慢慢地想，「公平圩？這是所謂「公平」圩嗎？這未免名不符實了！」

九　去曲江

終於別了公平圩，將到郴縣的時候，景色突然不同了：一個一個美麗的山村，從窗孔中跑過，這時候，我恨不得車開慢一點。

在郴縣車站附近區域，屋區疏疏密密地分布在山水樹林間，點綴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好景不常在眼前；車離開郴縣南開了。我的心田裏，不免浮起「別了，美麗的『桃源』——郴縣，」的感覺。

郴縣以南，鐵路取道在重重的山間，工程很大，隧道也多。人煙也更稀少了，一切的一切告訴我們：已走入南嶺山脈正幹區域了。

湘南的紅色土壤，這時候照上殘陽的光芒，變成了滿地鮮紅的色彩。我想，中地理國上只有一個川中的紅盆地，誰知湘南還有一個美麗的「紅山地」呢？可是這一個「紅山地」便不若「紅盆地」的地盡其利了，所以它是一塊尚待開發的處女地區呢！

天色暗暗地不曾有月亮，我想遙望的九疑山和騎田嶺，看不到它們的蹤影。窗外只是一座一座一列一列大大小小的山影，模糊地如電影幕上也似的跑過去，我再也沒有觀看的興趣而漸漸疲倦地睡了。

到曲江，已經近午夜的時分，馬路上的行人也似乎漸漸少了，最繁盛的風度路也走了一趟，終於沒有多大興味而覓一個旅舍以爲今晚的歸宿。

曲江是粵北唯一的大城，目前是粵漢路的起點，事實上它代廣州而繁榮了。市郊新村的建設，格外頻繁，好似江西的戰時省會——泰和的模樣，可是它的發展的力量，有過而無不及。武湞二水之畔，都有斷斷續續的新舍。同時在市郊一帶，可以發現許多堅固的堡壘，這大約是粵北大捷時的產物，它們好似表示不怕敵人的北竄，決心保衛粵北的心臟。

四八一〇三九

十　到粵北的目的地——「小曲江」

翌日清晨又匆匆地要離開曲江了，又重踏上粵漢路的特別快車，與昨天作反方向而北開。使人留戀的曲江，又漸漸地在車窗中消逝它的倩影。

粵北的地形，比較湘贛一帶都更複雜，有幾分像福建山地的風光。車剛開出車站，便走入山地了。在這些山間行進，有時會見武江的碧水一灣，有時瞧見一個美麗的新村，變化得很快，很有趣味。

過了仙人廟車站以後，沿途的山坡上，培植了滿山成行成列整整齊齊的人造林，其中桐樹佔絕對的多數，幾乎沒有隔斷一個山坡沒有種，每一個山坡，也沒有空一點可種的隙地，直到樂昌為止。三五年後，這些桐樹的收入當然不小了，這荒山的開墾者的功能，眞可值得贊頌呢！

車到樂昌而因警報停開了。我們下車在附近的小樹下休憩，機車不知開到那裏去了。

樂昌附近是一片平野，這是武水流域唯一的平原，四周高山環繞，山地平原，界線分明。

離樂昌北行不久，車道即緊靠着武水而行，兩岸山脈綿綿雄峙，武水與粵漢路被迫得很不自由的樣子，一直到坪石都是如此，所以樂坪間幾個小站，連做月台也沒有地點，因而一面挖山，一面填河，才成一個地形狹長的車站。

坪石車站的近旁，有懸崖突出，高數十丈，名金鷄嶺，可作坪石站的標記。我記得有許多朋友說過：晚上行車至坪石時，不必看站名，只須仰望東側有奇尖峯的山影，便可辨別是否到了目的地。

坪石雖有前清的繁華，但沿武水畔的公路而行，恰好要遠一半，所以武水在此流成了一個很大的河曲。街市依山臨水，雖是僅僅一條長里許的直街，四境又是荒山脊土所在，但却是湘粵交通的孔道，自古為商賈所必經，湘米粵鹽即由此轉運。

現在的坪石，完全不同從前農村市場的面目了，市上間有新建的洋房，銀行也有好幾家，飯館茶館旅店都漸漸出現起來，小小的街上，擠滿了奇裝異服南腔北調的外地客人，所以在市容上，增了不少的都市色彩，於是它被稱為「小曲江」了。

「小曲江」終于很小，它藏不了幾個什麼「外客」，賜予它繁榮因素的機關學校，多數匿藏在附近的村莊裏，所以它目前的繁榮，並不是沒有背景的。

穿崖古渡　　盛成

英雄造時勢，有淚莫輕彈；
人事多磨折，穿山隔水看。

傷兵和船家

芭蕉

斜吹的風，斜落的雨，其中充滿着急奔的雲團，灰色而沉重，樣子彷彿立刻要在人頭上掉落下來了。列車是需濡的，力不勝任的，連車頂上也擁擠着人，或者在雨中裹着棉被，或者頭上頂了一件灰黑顏色的衣服，無益地擋着淋漓滿身的雨，看過去以爲是一些極大的毛蟲，緩慢地在潤澤的軌道上匍匐，憂愁地向後面拖長着混和着溼氣的煤烟，嘶啞地呼嘯着，向西開走了。開走了一列以後，再開走一列，車站上仍舊塞滿了人，而且人繼續四面八方地湧來，愈聚愈多了，開始在車站裏，月台上，一些可以遮雨避風的地方，但是後來的就祇有人緊挨着人地取暖而暴露在江邊的斜風密雨中了。他們一半是難民，一半是傷兵。

傷兵中祇有輕傷的能夠行動，能夠攀登上車。重傷兵，傷部在腿脚上的，是很難有機會，有勇氣的，或者試過，但是全都帶着暴怒失望地搖着頭了。他們並不離開車站，他們只是望着來來往往的人和開來開去的火車過日子，此外，他們還能夠做什麼呢？他們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黃昏了，車站上淒然的燈光映照着滿地的污水，雨點密集地在燈光中飛奔，落到地上成爲無數閃光的點子。一個重傷兵，傷了脚的，把背脊靠住在牆上，疲倦了，饑餓了，是從昨天起就站在那裏的呢，微微地張着發紫的口。旁邊，黑影裏一個沉默的人團，人擠過的時候假使沒有他底急促呻吟聲是要踏到他底身上來的。他們兩個還沒有走成。

燈光裏，從雨中來了兩個穿簑衣的，一大一小，可怕的人形的刺蝟一樣的父子兩人。小的一個搶先跑到傷兵面前，羞澀的，迫切的，顫動着期待的輕輕的聲音說道：

「老鄉！你到，我們底船上去好不好呢。……」

那個傷兵煩悶地，討厭而不耐地，搖搖手，人看見的是一隻棉大衣底袖子在胸前搖擺着，手縮在裏面呢。他誤會了，用破碎的沉悶無力的聲音說道：

「我們，要坐火車的。」

「火車沒有了！」

「明天會有的。……唔，船，船到那裏去呢？」

「到蘭溪金華。」孩子親切地說。

「我要，到南昌——的。」更不安了，希望底聲音給絕望底影子捲裏得徒然在裏面掙扎了。

「先到金華吧。船裏暖和呢，有棉被。還有熱粥。……」父親也走到了。他有山羊一樣尖長的白鬚，和山羊一樣介於倔強和馴良之間的臉相。他解釋說：

「老鄉！火車是開完了的。你那裏走得路呢。我們要到金華的；你們一起走吧。睡在船裏息息吧，不要緊的。沒有什麼孝敬的，有粥，飯，有乾菜，有紅叅。你們打敵人的是，唉，眞也難爲你們！不要緊的，到我們船裏比這裏好得多。半夜我們就開船了。」

但是那個傷兵十分暴跳了，吼叫起來了，但是又一下給湧的痰聲咽住了：「我們，沒有。一個銅板的！」

但是，那個黑影裏的人團，纔開始僅僅在旁邊窺覷着，這時他忽然說道：

「好的，老鄉！不過對不起你們的。」

「不，」小得清楚地說：「是我們對不起你們的。不給你們坐船還給那個坐。沒關係。怠慢的時候不要生氣才好哩。……」他歡喜得嚕哩嚕嗦了，動動手，動動腳。

腳傷的傷兵還是茫無頭緒的，疑惑的，怕刺的，那種神情。直到老的回答他並不要錢，而且有被蓋，一到船上馬上有熱粥和紅叅吃，才卸下重担來似地歎出一口舒張的氣。與着燈光中絲一樣紛然的雨，和江邊遠遠的幾點橘色的船火，又發愁了。

「我們，走，不得呢！……」

「我背！」小的一面說一面捲起褲腳露出白色的肌肉來：「爸！你也要背一個。」他迅速地捲好褲管，立刻又脫下簑衣來，一下披在傷兵身上。

他們四個互相凝望着，個個都是笑容。（一九四三，一二，三渝。）

旅行便覽創刊號目次

前致辭　潘恩霖

交通新聞　本社資料室

▲各地風光▼

漫談各省省會　莊澤宣

昆明小景　曾本淮

苗傜倮夷的婚葬習俗　孫誕先

▲行程記述▼

赴美航程　本社資料室

西蘭道上　止戈

四十四天錫渝長征記　阮祖培

廣州淪陷歸來　胡起辰

▲埠際交通▼

貴陽交通　姜尚義

柳州交通鳥瞰　胡泊生

生之歷程（長篇連載）　流螢

舟車刻票價時

全國主要交通線票價表

公路汽車班期

重慶市輪船開航時刻班次表

全國鐵路行車時刻表

滇遊散記

萬峯

雲南省在往昔國人對他很生疏，自抗戰以還，變爲西南重鎮，尤其邊疆與國際間發生密切關係，交通已逐漸發達，她的地位，與時代俱進。吾們在地圖上看見雲南是一片崇山峻嶺，由西部橫斷山脈，分三支南下，高黎貢山怒山及雲嶺山脈分佈着全省，至於自然地文，則以元江流域爲天然界限，元江以東多高原，以西爲山谷地帶，雲南人把全省通稱三部，以昆明爲中心，東向曰迤東，南向曰迤南，西向曰迤西。迤南近亞熱帶，土地豐沃。迤東近大陸，地廣人稀，迤西氣候最好，惟北部與南部又顯然有寒熱之分，蓋地勢關係也。可是全省雖是山脈叢叢，但桃源地帶如昆明盆地以及蒙自大理之平原，山青水秀，襯着蔚藍而溫和的晴空，恰如江南的初春，所謂「六月無三伏，一朝有四時。」人住在那裏祇覺溫暖柔和，說不出的舒服，可是住久了，又覺得懶洋洋地少刺激了！吾以爲全國都市而論，昆明與北平成都可鼎足而三，北平雖偉大，但有風沙。成都儘平靜，缺少雄壯。惟有昆明沒有二地之缺點，而有其特長。西山景物與滇池風光，是值得人們的留戀，尤其大理平原背山而海，點蒼積雪，皚晶與深藍色的河海交相映輝，四季蒔花，芬芳美麗，有「花之都」之譽。故大理尤其爲雲南最理想之地（擬另爲劄記）外縣風景：有路南之石林與大疊水，堪稱二勝。安甯溫泉，道地可稱天下第一泉，倒不是文人到處把「第一」亂送（據個人所到過的溫泉而論，不過此「天下」係指中國而言。）石屏之「二十三梅無影」與異龍湖之九曲三島賓川雞足山之華首門及叢林寺院，爲西南佛教聖地，均屬極有價值而令人心醉的場所。雲南是一個比較不富足的省份，自昔經濟基礎，無疑地建築在黑白貳物上，黑者特貨也。在現時代中，當然再無存在的可能，白者指個舊所產錫也，馬來亞的產品，成本比較低廉，戰後非賴政府協助，在世界市場上頗不易競爭。工業條件比較貧乏，較大之工廠，現有紗錠二萬二仟枚，原料頗成問題。一平浪之鹽，如能加工經營，可產若干副產品。至於昆陽之燐礦可製氯化鉀及肥田粉。此外瓷土倘多，頗能發展瓷器。農業方面尚待水利之開拓，糧食如人口增加，必須增加耕地，滇北水源少而地土瘠，滇南則尚屬處女地，如交通改善，大有開墾價

値，故就經濟大體言，戰後尚待艱鉅之工作，吾意近世國家對於遊覽收入，實爲一筆最穩妥而豐富的理財途徑。雲南在一般條件上頗爲合式，非但可招攬國內人士，且可吸引世界遊客，如交通便利，航空通達，雲南實爲遠東最優良的風景區。在這樣戰馬奔騰的時光，固然說不到遊與，但吾們必須及時規劃，用人力來建設這個名勝，來平衡雲南經濟。作者於三十年春第一次由香港入滇，一個値得寫出的紀念：飛機由香港半夜起飛，半途無線電損壞，飛返基地，因爲時已午夜，地面人員早已離去，乃冒險降下，結果是飛機撞在沙船桅杆上，翅膀上鑿了一個大洞，幸虧駕駛人員機警得法，否則早已葬身大海。第二次去年冬循川滇東路南下，烏蒙山脈蔓延黔滇之邊境，山高嶺峻，形成了重慶一帶惡劣天氣，使印度洋季風無法調節。綜計二次到滇，足跡涉獵，拉雜書之，名曰散記，其後亦記入者，容將來續遊續寫矣。

昆明四郊

以昆明城爲中心，龍盤江源於黑龍潭，清洌的水，由滯渠引導灌汴古城之四週，兩旁種着高大整齊之柏樹，蔚藍的天空，和暖的太陽，照耀地面，「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的季節，和高爽的氣壓，使人感覺輕快，但略覺乾燥。廣大的平野，青綠舖地，阡陌交通，到處可看到花草，尤其茶花爲雲南之花，大的比拳還大。民間起身甚遲，日中尚大門緊閉，人們是這樣悠悠閒散；西方有一座高聳太華山，赤色峭壁，面對古老城市，草海像鏡子般鋪着，光亮而悠靜，令人洗滌塵世。這是昆明四郊的寫景，假定以四門作單位，出南門經小西門直達大觀樓，可觀滇池草海之勝。出西門五公里滇源寺七公里筇竹寺，十四公里西山有華亭太華三清閣等寺觀。自西門另一路可達鐵峰庵，再上爲盧凝寺。出北門爲圓通寺，四公里金殿，十五公里黑龍潭。出東門附近爲古幢公園，二公里曇華寺，歸化寺，並爲昆明四郊的輪廓。

大觀樓與滇池　樓建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僧乾印結茅講經，後漸漸擴充成名勝。而對滇池，一池風帆，盡攬入勝，水波蕩漾，飛鳥戈尋。她比西湖偉大，較太湖幽靜，既沒有大明湖的蘆草塞道，更不若頤和園那樣酒肉氣概，她是中國最秀的湖（洱海當作別論。）

西山景色　西山乃碧雞碧嶢華亭太華羅漢諸山之總稱。太華山爲西山之主峯，有華亭太華三清閣三座寺院。華亭寺藏在山腰中間，建於唐，民國九年易名靖國雲棲寺。建築輝煌，爲雲南第一叢林，出寺右側，沿公路直上達太華寺，寺建於元，康熙時重修，除佛殿外，有縹緲樓，墨鏡軒，海月堂等。面對滇池，一碧萬頃，東望昆明，如在眼前。由太華寺上羅漢山便是三清閣，爲世襲黔國公沐氏所建，沿着石壁開鑿走廊，經過無數年代及人力之經營，才有今日之偉觀。沿壁有公祖殿，凌霄閣，弋聖殿，玉泉殿，孝牛泉，老君殿，慈雲洞，再通過龍門

而到達天闕爲石崖棧道之盡處，此處之境界，與華山之長空棧不相上下，惟長空棧險而龍門石崖則壯。

筇竹寺羅漢　由海源寺內有大悲閣，左近多山洞，由海源寺出西行經玉案山麓直上至筇竹寺，訪羅漢塑像五百餘，尊尊莊嚴，個個不同，生動如真。巧奪天工，其塑造年代尚待確實考證，據徐霞客遊記中並無記及，則必在霞客之後，當無疑義。余與戒塵法師談話之間，突聞梵音清靜，佛號莊嚴，心有所動，不覺念及萬里外之慈母，淚下不止，乃請大和尚爲吾母立長生祿位，敬禮三寶，並爲祈年也。

金殿及黑龍潭　金殿建於金馬山上，名曰太和宮，明萬曆間建，全部用銅鑄成，祀真武祖師。據謂係仿照武當七十二峯之中峯紫禁城而建築，實是一座偉大的全金屬物建築。自金殿遵公路達黑龍潭，已距昆明十五公里，潭雖不大，但清冽照人，週繞亭榭。旁有明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蓋先生於清兵入寇時犧牲焉。黑龍潭旁邊龍泉觀，內有唐梅宋柏值得一看。

古幢公園　出東門外有古幢公園有古幢凡七級高二丈五尺，下層鐫四天王踏鬼奴，上層刻佛像，並鐫藏文經典，據謂係宋代建造，實爲一極有價值之古物，東行有曇花寺花木頗多，尤以茶花及丹桂著名。

路南一勝

自昆明遵滇越路止於狗街子車站時已午夜荒村無宿店就站外棚下披衣入夢，星光皎潔，皓月當空，別有風味，天曉問途人發路南捷徑大路必經宜良，小道則近而難行，乃決取小道，以快捷也。在地圖上雖不過數十公里地，可是山勢是相當崎嶇。在事前並不知道路不寧，事後方知盜匪時常出沒其間。約三十公里到達路南縣城，地方山林蓊鬱，阡陌交通，農作物茂盛可愛，與滇北不大相同。春光明媚，大有江南風味，城南有文昌閣，建有寶塔，極雄偉。城郊有路南中學，是一個精神飽滿，身體康健，爲在雲南所看到的最滿意的學校，校長楊先生，一篤學實幹之教育家，可敬也。城區甚小，祇有一條正街，吾到時正在趕街子，街上熙熙攘攘，所有貨物，大部是農民日用必需之品。此種商品市場，實足可以代表中國大衆生活狀態也。石林距城十餘公里，偕嚮導同行，久慕石林名勝，加以天氣暢佳，腳步輕鬆，越過若干崗子，漸漸進入黑色岩石區域，一堆一堆的矗立着，大約週圍五公里之面積，黑石磊塊，高度自一公尺至三十公尺，有的豎立，有的橫臥，塊塊生動，玲瓏巧妙，誠有萬笏朝天，鬼斧神工之概。自西南方進入石林，簡直像走入八陣圖中，削壁巉巖，攀援洞窟，登一亭榭，俯視羣石，真如俗說所謂「尖刀山」方足以形容之。據地質學家斷言，石林必億萬年前之海底，經冲積洗刷風化而成奇形怪狀之形態。石林中心處，有一勝地，壁上刻石林二大字。又在兩面石筍羅列之中，有池題曰劍池。石林左側有一湖，週圍雖

不廣，但光可鑒人，春波不揚，湖中石窟倒懸，相映成趣，湖旁有夷人村，全屬夷人，今乃訪問一夷家，請一少婦照相。初不肯，乃授其婆法幣拾元之代價，方得婆婆命令，媳婦始允攝入鏡頭。夷人多從事耕種，爲善良之人民，其地天主教極普遍，但吾政府似尚未注意此少數民族，在雲南境內，居留少數民族多種，頗值得研究也。遊後返路南城，翌晨向大滴水行，距路南三十公里。一路荒僻，幾不見行人，土地極瘦，且多風化，不宜種植，祇見牧人放黑色山羊於童山之上而已。行近大滴水時，但聞水聲隆隆，有若雷鳴，先抵一村，住農家數宅，村前有瀑，名曰小滴水，頗與雁蕩之燕尾瀑相似。腹饑轆轆，乃向農家索食，承烹以酸菜一種，味辣而酸，極爲可口。余遍走全國，從未吃過如此佳菜，據農夫謂雲南食鹽太貴，故所備不多。因爲雲南缺鹽，而鹽內缺少碘質，鄉村婦女十人中倒有五六人脖子腫大，即所謂甲狀腺，漂亮少女，脖子一腫，眞有大煞風景之感。自村莊側沿岩壁直下，捧籐攀木，峻險萬分，達於谷底，即可見大滴水，眞令人目瞪口呆，瀑布自山頂缺口傾瀉而下，高約二百公尺，闊約十公尺，其所瀉到之處，恰爲一大溪谷，極爲廣闊，可看到瀑布三面全貌。烟霧迷漫，聲震山谷，余所見之瀑布，以黃果樹及雁蕩大龍湫爲最，黃果樹瀑闊而短，大龍湫瘦而長，但較之大滴水則更遜一籌矣。據土人謂，終年流量不絕，誠一天然水力電之源。惜交通不便，問津乏人也。余遊石林及大滴水，稱爲路南二勝，在雲南風景中，有卓絕之地位。美國有尼加拉瀑布及大峽谷，吾有路南二勝，實可東西媲美。明徐霞客先生遊滇最詳，彼入滇之路線，係由貴州西行經曲靖霑益而達昆明。而路南近在咫尺，足跡未到，豈明時尚未發現此勝耶？使霞客有知，亦當抱憾地下矣。

曲靖訪古

余自四川瀘縣，遵川滇東路南行，越烏蒙山脈行於萬山叢中，氣候之壞，無與倫比。威寧道中，尚多霧氣，自宣威境向南方傾斜，氣候即見清明，晴空萬里，碧天如洗，眞覺得另一世界。蓋已近昆明盆地矣。自宣威百公里達曲靖，爲川滇鐵路之終點，又爲滇黔公路之交叉點，實爲兩省交通要道，古今兵家必爭地。唐時之南詔國，嘗與唐作爭奪戰於此，抗戰期間曲靖更爲昆明之外圍也。曲靖最有歷史價值之古跡，爲爨寶子碑。陸良爨龍顏碑，與此碑世稱大小二爨。憶中學時隨吾師王引才先生習魏碑，研習二爨，今躬摩古物，而師已物化，人世滄桑，有如此者。雖然，人世不常，而民族永生，則又奮吾前程矣。碑闊六十二公分，高一六八公分，爲晉太亨四年建寧太守爨寶子之墓碑，於乾隆戊戌出土。金石家阮文達，見龍顏而未睹寶子，世人引爲憾事。今碑存曲靖中學，有拓本可購。徐霞客遊至曲靖，寫南盤江甚詳，南盤江有關雲南水利，確極重要，綿延滇黔兩省，今滇省當局，正在興辦該江水利，誠能善加利用，化石田爲饒土，實爲

西南第一要政，蓋雲南土地大，而人口少，工業條件太屬幼稚，礦產除錫外，大多礦苗不厚，故必須注重農業，談農業必講水利，則南盤江之興建，實爲當務之急也。霞客作「南北盤江考」內中有一段「……抵曲靖出那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瀰溢，至是東西山所東，南下山峽間，橋橋架交溪，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鄖，鄖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翁聳，樓發上出，卽石崖堡也……」余讀之神往，亟欲前去。當地人阻以地面不靖爲慮，今乃密騎攜手銃以行，沿公路而西，田家和平耕種毫無異狀，吾人在各地旅行中往往因土人傳言而踟躕，此卽一端。約十公里達溫泉，有房屋兩橺，溫泉汚濁不堪，所謂六角亭亦渺無陳跡，乃就戶外池中洗浴，幸日光晴亮，可資溫暖。石崖堡與溫泉一塢之隔，平地起一小山，登山游覽，脫衣作日光浴，余來自霧國，陽光夙覺可愛，亦卽爲雲南的可愛處。霞客於滇中入浴時寫天氣一段：「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盪滌，如冰壺玉鑑中」寫實也。

安寧溫泉

溫泉距昆明西四十里，有公路可通，余於二十九年曾往一次，此行二度矣。全在國內所浴溫泉，如南北湯山，安徽黃山，福州王莊，華陰華淸，及四川南北泉。惟黃山泉差可與安寧相伯仲，水潤而氣和，質膩而無臭味，溫度雖高但不燙。據稱此泉發現於東漢時，溫泉崖上有火龍寺碑中云：「東漢光武建武丙辰，爲文達隨伏波將軍馬援南討交趾，其後班師回朝，道經滇省，因瘴不能進，乃止於是，偶與鄉人遊，見白氣騰騰，始知爲溫泉，於是召工開闢，遂成名勝。」但此說似乎不甚可靠，查各方文獻，在明代以前溫泉頗少知名，如雲濤寺康熙己巳石琳所撰新建溫泉碑記，及曹溪寺所有明楊愼所撰嘉靖癸巳重修曹溪寺碑等，均未言及溫泉之前代情形，雲南府誌載楊愼浴溫泉序內云：「詩人之咏滇雲之溫泉者夥，其在寧州，白崖雲龍浪穹宜良永昌騰衝[illegible]彝縱隔不可勝紀，要以安寧之碧玉泉爲第一。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尺百纖介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爲石門，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湔拭，三也。苔汚漬迹，不用淘漉，四也。溫涼適宜，因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苦顏色，六也。盎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池八巧之水，可以駕稱之四海第一湯可也。」楊愼名升庵，明嘉靖人，有文名，謫遷雲南，對於滇省文化影響不少，李根源在曹溪寺刊有弔楊升庵詩云：「唐蒙華發到優曇，北海文光射牛斗，一代風流人未遠，滿江烟雨弔升庵。」吾人固讀楊氏所作南詔野史而神往，誦溫泉紀事，而相得益彰。故溫泉大約發現於宋明之間。溫泉名碧玉，又曰玉華，在一伏流區域內，隨地可鑿吸，現在有不少私人別墅，最

漂亮的要算安寧溫泉賓館，但吾倒喜歡溫泉旅館內一楹木屋下之泉池，因池大而泉深，可以游泳解自由。據土人述溫泉之源，在北面二十里之筆架山，俗名火山口，自溫泉至茉莉村上坡順大路即是。山口有火山遺跡，常有烟霧出云。余以時間不及，當待之異日。溫泉之北，有岩山橫延里許，岩洞曲折，頗形玲瓏，惟岩壁之上，滿塗題字，自鳴風雅，竟有大書「呼吸可通」「一往情深」「可人」等，山岩何罪，必欲污之。憶前遊黃山，見文殊院後山壁上刊有「天下文明」四大字。同遊山東老莊大駡不已，夫天下文明與黃山何關？「聞名」尚可解，其奈「文明」何？眞令人哭笑不得。螳螂川繞溫泉而北，注入滇池，頗具景緻，渡螳螂川西二里有曹溪寺，建於元，盛於明，有優曇樹及元梅，楊慎及龐純集李北海碑，古樸可愛。有所謂曹溪印月，據謂每逢六十年後，或云每年春秋分間二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月亮可從屋頂窗孔子中直射到如來佛肚臍眼，曹溪寺旁有石碇，爲明楊文襄故里也。

排及其他

蛙子

門哨

門裏，偶像般底莊嚴金身
映著霓燈光持槍而立，
門外，浮雲和淡月底濃影裏
你執槍者
鐵黑臉。

歌詠隊女隊員

整齊年青的牙齒
多像一個潔白無瑕的鋼琴鍵盤，
那有多少好的
歌，
好的笑？

排

整齊的行列和整齊的動作
一樣的顏色和一樣的精神
五十個人於是成爲
一個，
[illegible]步伐底聲勢有如暴風雨來了！

輕機關槍兵

閃閃的槍口火開得正好的藍牽牛花一樣鮮
豔，
你聚精會神地：鋼鐵的準星做眼睛
毫不客氣地說
看我用捷克式點敵人底名呢！

哨前槍

有如散步的一個人反覆的蹀躞

英仙座星早到天頂了，
在槍架間鋼光暗閃的槍刺緊密叢聚像新的
星團
怎麼會有寂寞之感的？
——口令！
任何人不得接近！

遊動哨

雄踞在晴月之下巡邏之時
風吹草動也不放過
讓營裏江灘[illegible]能夠[illegible]頭於溫暖的夢與
絨毛的窩底，
獨自，有高度的警覺
和老兵的沉着

一九四二，一一，二。山城公寓。

西行小記

王偉

一　御者之權威

一夜大雨；曉來放晴，於晨光微曦中至昆明西站候車，時尚早，站上旅客寥寥，遂置行囊小坐，移時陽光忽斂，細雨濛濛，在風雨中小別昆明。

車係搭便，一切須聽命於人，甫行廿餘公里，司機已呼飢，遂安寧，即停駛就餐。其時余尚未餓，惟斯時不食，不知何時何處再停，強進一盂，以就其便，搭便車者，乘人之便，非己之便也。餐間司機喃喃詈其隨車之助手，始悉在昆明上車時，一皮包置於黃包車上，追憶及追之不獲。據云：包內儲有國幣五百元，盧比百元，單據六百元，及其他零物甚多，計值不下國幣二千餘元，黃包車伕倖運矣。

車離安寧，天復晴霽，視司機面色，陰霾密佈，若有暴風雨之來臨，仍怒斥其助手，疾馳而首，橫衝直撞，似滿腹憤火無處發洩者。幸此一帶係屬平路，若趨山嶺，吾人之生命殆矣！

十二時餘抵祿豐，在金龍酒家隔壁之咖啡室啜茗，尚清潔，價亦不昂，坐待許久，同行之後車尚未至，司機堅欲偕行，無可如何！約一小時，後車始到，伊等相商結果，決定今日宿祿豐，不再前進，余聞之甚異，預計時間，今日儘可趕至楚雄住宿，不知何以僅至祿豐而止？

不得已下車，先覓旅舍，斯時始知後車同行者尚有數人，亦係搭客：一為金君，一為楊君，楊君赴大理，金君赴保山者，遂相偕投宿，附近有上海旅社，尚清潔，奈以客滿見拒，他店亦無空榻。僅金龍酒家樓上尚有散舖三，遂止焉。

床舖安頓後，與楊金兩君徒步至祿豐城內，城距停車處約二公里餘，尚繁盛，人口亦衆，且多外來者，滇緬鐵路機關頗多，如站務人員訓練所及醫院等等，所謂下江人者，隨處可得而見也。城中有鐵路飯店，烹調尚可口。出城返旅店，途經隴畝間，男女插秧者甚衆，高唱歌曲，互相答和，滇南遊記中謂滇中男女有唱情歌以求對象者，或即是歟？

夜宿金龍酒家樓上，樓下牌聲劈拍，喧擾達旦。床無帳，蚊蟲臭

四八|〇四九

蟲相繼進攻，終宵未合目，大雨傾盆，屋漏淅瀝。

二 山上淋漓山下晴

晨起，雨仍未止，楊金甫君與余猜測，恐今日又不能成行，頗担心，但不得不在車上相候，乃冒雨提挈行囊在車中，果闃無一人，喚醒守車助手，矇矓中亦不知所以，姑坐候之，約二小時後，司機輩始姍姍而來，雨亦旋止，聞開行，甚喜，且云今日必趕至雲南驛，余益與奮，蓋今晚余可抵目的地，不必再受刺腐之痛也。

車行泥濘中，速力頗減，上山尤難，經一平浪，屢屢喘息，有聲嘶力竭之勢，而司機之怒火似仍未稍熄，在此懸崖絕壁間行車，平心靜氣，尙嫌不夠鎭定，乃如此猛力開駛，使人心神戰顫。繼而路益崎嶇，車益難前，稍停，後輪上繞以鐵鍊，以防不測，蓋再前即爲級三坡矣。

級三坡本爲畏途，雨後更覺艱險，盤旋而上，司機似亦稍具戒心，不敢進，至山巔，雲氣四合，白濛一片，咫尺莫辨，俄而大雨傾盆，水流冲激，巖谷間發怒吼，震耳欲聾，路上積水，坡土紛紛下落，既滑又鬆，偶一不愼，即有陷入深淵或直墜萬丈山谷之險。蛇行而前，見有一車陷落，無法駛出，後車數十輛被阻不得進。余車亦被阻，遂止道左以俟。時雨益大，但見濛濛中有人救濟難車。余坐前座衣履淋漓，若輩旅客高坐貨車之上，無遮無蓋，其苦況眞不知如何矣。路塞愈久而車積愈衆，銜尾蜿蜒如長蛇，技術較優而悉於行者，皆奮勇下車相助，冒大雨不顧，蓋此時一車當道，萬車莫進，非濟人無以自濟，否則進又不能，退又不可，將舉爲此山之虜矣。

歷一小時餘，難車始出，羣車始各稍進一步，如摸索昏夜中，不數武，而他車亦陷如前，復救濟復出。如是者不知若干次，幸均未遭慘劇，余車司機性情固暴戾，而技術尙不惡，每見一車陷落，頻頻視余有矜色，並怒斥其助手以示其威，余笑頷之，但獲安全，全車之福也。

再歷一小時餘，車向下坡行，始知已脫險境，而天雨亦漸止，盤旋下山，即係平坦大道，吐氣一口，如釋重負，開足馬力，狂奔而前，山下猛日當頭，毫無雨狀，在山上狂風暴雨中，萬不料山下如此晴朗也，胸襟怡爽，直抵楚雄。

抵楚雄時僅四時餘，今日雖不能趕雲南驛，然尙可再走一程至沙橋。司機似飢渴甚，怔於行，嗣聞同行之車尙未到，必須至此等待方可。此係押車者之命令，不可違，則今日之宿楚雄必矣。由昆明至此，兩日行程，僅一百九十公里也。

鑒於昨夜蚊蟲臭蟲擾襲之苦，故下車後即至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覓住處，房舍頗多，佈置整潔。惜均已包定，未能納宿，祇得重投小旅店，仍捨身於臭蟲蚊蟲堆中。

楚雄城不甚大而頗有新興氣象，城外多新建築，涉獵一過，復

至停車處，知同行車仍杳無消息。據云山中遇雨時但見其喘息難行，不知是否告陷，抑有其他意外，殊難臆測，倘後車不來，此車明日亦不能行，余不知何日可抵雲南驛，悵甚。

晚八時就寢，未能入夢，復披衣至城外，仍未見車跡，懊惱之至。倘明日車不開，余必設法搭他車行。

三　疾馳狂奔

侵晨即出旅社，至城外，遙見楊金二君，知車已到，相逢甚喜，始悉彼車昨陷入山中，轉輾不得出，幸遇軍隊經過，始相助救濟脫險。時天已暮，車無燈，黑夜中摸索來楚，抵楚時已午夜矣。相率至城內某廣東小食店進點，味美價不昂，彼此深慶昨日能脫險，否則在山中飢寒交迫，不知何以為計，今日薄陽初現，未識能否晴霽終日也。

車去輪鍊，如釋重負，疾馳而前，直奔鎮南，至沙橋仍不稍息，此行似補昨日之不足者，但過速震動過甚，為之不快。

越沙橋後，又入山叢，而天復陰晦，似欲雨狀，前進約三四公里，周圍復呈白濛一片，頃刻之間，如入迷陣，急雨隨之而至，車仍勇往邁進，穿越雨中，模糊莫辨東西，但藉馬達之力前駛而已。

冒行約一小時後，雨始漸霽，蓋車已冉冉下山矣，至山下，又復陽光透露，車身遍體淋漓，如大汗，長途奔馳，宜稍休息，乃司機不之許，車乃抖落水滴，振刷精神，狂奔雲南驛，余乃下車。

疾行三日，僅及三百卅四公里，余下車後，但見車仍奔馳前去，蓋保山之行，旅程尚遠而山高崟甚，前途正須努力也。

廣西婦女

三卷六期目錄預告

短評
給征屬平價米　昌
希望於托兒所　之

時論
論最近的國際形勢　觀察者
「中國的命運」與中國青年　李鄭德潔

論兒童讀物　仇重
不做男子的附庸　葉仲寅
關於女工婚姻問題　靖林
學習心理講話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傅彬然
學習指導　談談學習英文　無垢

人物
世界上最有權威的女記者塔布衣夫人　孝莊
三個出色的女性　安娜斯各脫傑姆作　周琳譯
蘇聯第一號空中女英雄訪問記　Godfrey Blunden　雷生譯

婦女動態
我的教師生活　松風
貧孃婦女　映秋
最近國內外婦女動態　本社資料室

文藝
憶兒篇　丹尼
生命藝術（詩）　劉雲卿

在準備對敵反攻期間我們應做些什麼（徵文揭曉）　駿叔

異鄉的溫暖

黃敏中

陽光從窗縫間透進寢室，很有次序地從右向左慢慢移動，輪流射到室內的每個床位，似乎有意要給那班流浪者以一些異鄉的溫暖似的。剛才還祇射到李君的脚，現在却已照着王君的頭。這眞像一位慈祥的母親輪流地去俯吻她那可愛的孩子們。

宿舍裏依然沒有聲息，死靜得似乎每個同學還在做夢，陽光照到每個床位的被面，反射出各樣顏色的光芒，一會兒白得似雪，一會兒紅得像火。

我雖然很早便已醒來，却仍靜悄悄地連身子都沒有翻過一次，朦朧的視線，凝視着窗外的白梅，但有時還有意無意地注意到白梅後面那圍牆上連跳帶唱的幾雙小鳥，腦海裏翻騰着一幕幕的往事——故鄉，母校，……還有我那死在敵蹄下的哥哥。

一灣溪水，環繞着一塊廣大的青綠草原，草原上長着鮮豔的花果，有着雄偉的建築，那紅牆綠瓦的芝廷堂，那莊嚴偉大的圖書館，芝廷堂的左右，林立着幾座華麗的教室，圖書館的後面安排了幾座崇高的宿舍……那宜人的母校景物，又一幅幅地映進我的眼簾。四年前，他還孕藏着無數的熱血青年，栽種着民族的鮮艷之花，然而，如今，雄偉的建築，變成了惡魔的巢穴，膏腴的園地，長滿了荊棘的鋒芒，母校已在敵人的鐵蹄下呻吟着了。

腦子裏的變幻愈速，心弦上的振動愈快，我知道：那悲慘的回憶，將會使我流淚，我不敢再想下去，我把視線集中到那幾對小鳥的身上，凝神地去聆聽那清脆柔和的調子，我希望它能把我陶醉，能消磨了我腦海中所有一切的悲痛回憶。

遠東實業公司

·製造廠·

製造：五門至百門電話機：軍用市用長途電話機：有線通訊機件以及工作器具

·營業部·

專　營：通訊器材
電器五金：電機馬達
鋼鐵材料：機械工具

地址：中北路一九〇號
電報四〇四〇：電話四〇八〇

聯華行
桂東路一七五號
革履部：
男女時款皮鞋
零售批發
均所歡迎
特聘港滬
技師精製

呈貢到路南石林

赫白

出發的一天，天氣陰沉沉地，還落着毛毛雨，但是沒有減低了我們這一次旅行的興緻。上午從呈貢搭乘滇越鐵路火車南行，下午三點半鐘到狗街下車。過河，便向路南縣城繼續進發。本來想雇馱馬，一則因爲索價太昂，二則因爲馬少人多，不敷分配，於是決定步行了。同時增加我們步行勇氣的，是同伴中的一位同學把里程估計錯了。他說，從狗街到路南縣城祇有二十多華里。——其實有四十華里左右。

當我們剛離了狗街墟子，翻上第一個山頭的時候，已經是夕陽西照。這時候後面有一隊馱馬隊走得很快，而且追上了我們。我們便向他們搭訕，打聽路程里數。回答的是「很遠」二個很含糊的字句。可是他們却似乎很誠懇地忠告，勸我們還是回狗街去住一宿，第二天清早再趕路程，因爲近來這山路上很不安靜呢。我們雖然感激他們的好意，但沒有折回。我們之中誰都這樣想：「我們人多勢衆，不用怕。」直到馱馬隊離開我們很遠，大家才感到孤獨起來，有的甚至感到胆怯了。要是真的碰到「對方，」而且手裏還帶着武器，那末，我們祇有「束手就縛，」「引頸受戮」了。

太陽兒逐西偏，我們已過了二個山頭。似乎已走了一半路程，想回去也不成了。我們只有「壯」着胆，還是走，每個人加快了脚步。

在第三個山頭上，——一個極端荒涼的山頭上，突然發現在曲折的羊腸小道上，有一堆鮮血！面積的直徑約在二呎左右。每個人的心裏不禁駭了一跳。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是不難想像的。誰都不敢在這兒多盼顧一下，甚至多逗留一會。仍舊提起那笨重而疲累了的腿，加快速度的往前進。太陽已經下山了，黑暗快籠罩下來。有幾位同伴由恐懼而發出怨言，有幾位在担憂着未來的命運，也有一二位基督徒在喃喃地發出求救上帝的呼號。可是，無論是怨言，是求救，仍不能減低每個人的緊張而恐懼的情緒。同時每個人渴望着能早點兒下山，也許在山下比較安全些。——大家都這樣想。

等整個大地埋沒在黑暗中的時候，我們才下到山脚。彼此的

心裏似乎已沒有剛才那樣的緊張和恐懼，腳步也放緩了——我實也是太累了。在既無星光更無月色的黑暗中，我們拖着笨重的腳步，踐着剛才的情形，摸索着進了路南城的城門。有幾位比較鎮，經過徼的同伴，不約而同地說出了：「不怕了」三個字音，跟着長長地吸了一口「安全」的空氣。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我們在路南城裏雇了一個嚮導，陪同，向石林出發。剛出城，便遠遠的望見了我們欽仰已久的目的物。許多石柱高聳在天際，遠望的確像一個密密層層的林子。問一問嚮導，還有幾里？他說：「十五里。」

經過石林鎮的時候，正逢「街期。」其熱鬧的程度不下於是貫的「趕街」。從路南城到石林鎮的距離，等於從石林鎮到石林的距離。換句話說，石林鎮介乎路南城與石林的中心。

石林的範圍很廣；全面積約有一平方公里光景，位於一個像山谷似的地形上。一進牠的「門戶，」便能夠看到歷年來來自四方許多遊客們的手跡：「×××到此小憩，」或是「××參觀團到此一遊」……諸如此類的字句，刻在矮小的石柱上。有用中文寫的，有用英文寫的，更有用「象形字」的。我們這一羣遠道而來的「遊客，」自也不能例外。三分之二的同伴，把自己的「芳名」刻劃上了。我們用的既非中文，又非英文，而是不久以前才學會了的印緬[illegible]的文字。

從進口處踏着一條一公尺寬的泥路，路旁已有許多樹立着的石柱。雖然並不太高，但也夠瞧的了。這個大概是一種陪襯，猶如大觀園裏的襲人晴雯……等，林黛玉、薛寶釵、和史湘雲等還在裏面呢。

離進口處約一百公尺的左方，有一個明淨的水池。池中有三根插立的石林。牠的位置猶如西子湖裏的三潭影月。及映在水而上的倒影，構成了一幅秀麗的鏡頭。

跟着那條泥路拐了一個灣，下了一些坡，便進入另一個境地，別有洞天——真正的石林到了。

劈面所見到的乃是一支三四十公尺抱圍的石柱，高達三十多公尺，聳立雲際。石上有龍主席題的「石林」二字。這一個石柱的周圍高聳着許多差不多高大，而式樣不同的「姊妹柱。」構成了這一個偉大莊麗的「石林。」

在石林裏面的石柱，有的像魁梧大漢，英武地直挺在那兒。有的像小家碧玉，弱不禁風地嬌倚在身旁。也有的像風燭殘年的龍鍾老人，低着頭，傴着背坐在邊上。有的像在點頭握手；有的像在仰天長嘯。有的也像低頭自嘆，有的像怡怡自得。更有像轉頭生氣，或在握拳發怒。

人們站在石林裏面，就覺得石林之高聳雲霄，奇景偉大。更感到大自然造物之奇特。而自慚渺小，猶若滄海之一粟了。

在石林的中心，有一個小小的亭園。她是建築在幾個石柱的頂上。從地面攀到那座亭子，要經過一個山洞似的岩縫，要跨過深淵的山澗，（假使不慎而掉下去的話，那就休想上來了，）要走過比「蜀道」還曲折還狹窄還崎嶇的羊腸小道。但是當你爬上亭閣舉目四矚的時候，整個石林已盡收眼底，胸襟為之一開，更可覺得石林之奇而偉大，並且更有擺脫世俗想隱居其間之慨。在石林裏，誰都忘却了步行跋涉的疲勞，也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今日世界上已經人類發現的「石林」僅有兩處。一處是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另一處便是這裏所說的雲南省路南縣的石林了。

醉中行

吳燕生

余本不文，常年流浪在外，每苦無暇進修，適循熙學長主編旅行雜誌，向余索稿，值茲旅渝途中，候車逆旅，轉喜稍得片刻暇，援拾舊聞新感，草成歪詩數章，韻律不諧，更難求工，聊以紀行報命，幸乞痛加斧正，未敢遺公同好，至篇名「醉中行，」適因感冒初愈，頭暈目眩，足軟耳鳴，杖策以行，尚苦步履蹣跚，有如酒醉，醫謂係因喉鼻耳腔發炎，耳中平衡器受其影響所致，余詢喜其不飲自醉，姑亦聽之，「閑將世態醉中看，」更何妨長此醉下去？但恐難得長醉，故名以留念，此篇原是醒時寫，固亦不妨權當醉話看也。

（一）道情

齋沐關黨十數春　緣結山水土石親
不問南北無寒暑　隴中風雪雲霧深
阿男不武亦不文　從軍淞滬氣吞雲
十載炎雞蒼嶺中　者番盛事竟無聞

（二）客懷

百越萍踪乍西東　氣上征塵烟雨朧
歲暮衿寒發曉露　茅店啼鷄燭滅明
新約綿就頌縢歎　浪跡山林不計年
山河半壁縈客夢　嘔斷詩腸繞烽煙
死生凌替詎尋常　相逢故劍話短長
世路崎嶇難蜀道　叮嚀珍重且斂狂
扶病長征意興闌　徵嘯低吟笑癡癲
雁陣東飛煩寄語　世事何妨醉眼看

（三）聯句

寒雨連朝歲事闌　蒼茫暮色上婁山
川黔天險輕車過（以上陳）　雪滿關山霧滿川（吳）

（四）紀事

小橋流水東　婁山遷雨中　歲闌暮雲低　意淡遠山橫
東過夜郎祠　病與青蓮同　萬仞臨濤波　千鈞加疴羸
轟然天地覆　倏忽鬼神驚　痛定復思痛　命危轉逸生
酬神祝心香　守歲對孤燈　爆竹驚客夢　曉色迷鬢鏞
紅梅迎春發　雪絮兆年豐　同行殷慰問　相逕別又逢

虞美人草

——和姜白石詩有紀

呂亮耕

記不起自何時始，我忽耽讀姜夔詞，日常把他的名句「教說到春來，要尋花作侶」（玲瓏四犯）「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詠梅）朗朗地掛在嘴邊。我深感到他這種縹邈的意緒，高華的吐屬，眞如嚼蕊吹絮，沁人心脾。最近偶然在宋人詩選集中誦到他底一首五古「虞美人草」，更覺得象複語妙，巧思獨運，立意新奇，信爲絕唱。梁宗岱稱白石爲中國印象派大師，其地位堪與法蘭西停滯時期天才梅里美相埒，非過情之譽也。此作題爲「虞美人草」，按「碧雞漫志」載：「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亦異草矣。白石原詩云：

夜闌浩歌起　玉帳生悲風　江東可千里　棄妾蓬蒿中
化石那解語，作草又可舞　陌上望騅來　翻愁不相顧

通體精緻，語妙雙關，而以草擬人，更道出美人心事來。我的和詩則是：

腸斷楚歌發　妾意悲回風　那堪生死別　柔情烙五中
化草猶有靈　迎聲欲起舞　江東赤馬歸　安得重瞳顧

我從來很少寫舊詩，亦絕少許可；此番却爲白石道人這藝術製品撩撥了感情，情不自已而寫出這篇和章來。然珠玉在前，如此下里巴人之和曲，寧不唐突古人乎？一笑！

桂林熾昌行

專營 鋼鐵材料

本行專派妥員分赴淪陷區及其附近地帶搶購鋼鐵材料五金器械運桂銷售旨在搶購搶運供應軍工必需物資價格特別低廉如荷賜顧不勝歡迎

桂林 桂西路一〇五號

電話 五〇五五

電報掛號 七七二〇

湘江放歌

管軍

輕波搖着船身，
搖着旅人的心；
兩三個溫雅的女郎，
唱着抑揚神祕的歌聲。

蔚藍色的天空飄浮着白雲，
輕舟已在碧綠的水波中流動；
那暢快的，爽朗的歌聲，
像是輕俏的花瓣在旋風中飛舞。

歡樂在明朗的天宇中瀰漫，
旅人的身心像在白雲中重現。

近作：水上歌聲

正是草長鶯飛夢似的節季，我帶了少數的路資，無限悽苦的心情，別了美麗的故鄉，到異地謀食去。

本來自己學過師範，命運註定是該守孤堂冷廟，掩藏了自己生命的悲苦，去應付小朋友的歡笑，沒有光也沒有熱，一向就是這樣的渡過；後來因為冒犯了時賢們的脾胃，雖然自己竭力的安慰冲蕩的心，但不免要想到千里迢迢的前途的渺茫。

經過三天路途的折磨好容易到了零陵城，我們雖然知道離開搭火車的冷水灘尚有三四十里，但可以趁船，是順水，約四五個鐘頭即可到。

當我們到達大西門船塢時，見赴冷水灘的民船上，已有六七個服裝整潔的士兵，和兩個商民模樣的人，當我同我的堂哥加入的時候，人數已足，船夫把篙向岸撐開，划至河中，順水下流，漸漸地已經離開塵囂的市面。山光水色，令人清舒地吁着長氣。

「這士兵的服裝多麼整潔！」我開始向着自己提出疑問。

為了要解決這一個疑團，第三次去看他們，他們仍是多麼舒展而柔和的站立在船艙裏。

但我終究看出來了，在他們背着的斗笠上，寫着「第××後方醫院，」我才知道這是後方醫院的女護士，不到一刻鐘，船已行至河中，她們早已坐下來，那鴨嘴帽也從頭上除下，露出了烏雲一般的髮絲。

面頰豐潤而白皙的一位，有幾分稚氣的女孩子，手在旅行袋裏掏出一張畫片，還向着她的同伴說：

李同志，我還沒有告訴你，脚傷的那位王排長，見我們要走了，定要我收下這張畫片做紀念，他說：「要是你不收，我就不喜歡呢！」你看這是多有意思的一張風景畫。…………

她們坐在船艙的外面，望着天邊的白雲，與船邊的綠水，有幾個就將身子傾臥在船艙上，懶洋洋地讓晨風吹拂她溫美的面孔，沉浸在青山碧波中。

「賀同志不要癡心了！要看風景畫片，我們眼前的才是眞正的風景畫片呢！」那位叫李同志的將全身臥在艙板上，把潔白的手臂一揚：「這樣好的山水！——這優美的大自然的懷抱，在我從未見過這樣動人的環境，我眞的要哭了！」

船仍在微波上輕輕地飄過，天是綠的，山是綠的，流動着的波濤也是綠的。

「賀同志，李同志，我們乘着這興致，唱一個歌如何？……」另外一位提議。

「唱歌？……好！……我來打頭陣，隨便唱一曲吧！……」

賀同志把頭都也斜倚在船艙上，眯小了眼睛「嗚嗚」地唱起歌來了。

這悲愴而纏綿的歌聲，舒展了我數日的勞頓，使我忘却了乘坐這船的原因以及前途茫茫謀食的異地。

船到冷水灘時，我才從清夢中醒來，她們雖早已上岸了，可是還水上的歌聲，仍長繞在我的腦際。

八，二四——二八，一九四二在寧遠追記。

賦得細雨濕流光二十韻得光字

泉唐 紅蘋

膏沐春方縱。推遷日就長。陌花驚老眼。江草亂愁腸。霧濕青螺翠。蘋浮白鷺香。蹴泥新燕子。撥蕊老蜂娘。李徑歸村牧。桃溪出野航。圓紗留水印。叢樹鎖烟光。晦冥嗟晨夕。蜉蝣託渾茫。鬢髮變蒼[illegible]。寥廓一行藏。發興林泉好。行歌麴蘖狂。杖藜還我健。鷗鷺笑渠忙。休恨我衣窄。徒勞士劍張。柳鶯傳綉鐙。粉蝶臥苔檣。碎斗無終宴。燃萁尚鬩牆。髑髏羞少壯。機巧嫉頹唐。魚躍心堪競。鳶飛空未揚。漢旌猶渺渺。秦火正皇皇。雨歇吳江冷。雲沉蜀道荒。望魂啼杜宇。弔古話清涼。半壁衣冠易。千營貂錦亡。四郊多野哭。新淚又霑裳。

四八—〇五八

藏族平民生活鳥瞰

鍾秀生

藏族同胞之平民生活，有專以游牧爲業之卓巴【註一】有終身耕織之農民，有既爲卓巴或農民而兼營商業者，亦有一家半耕半牧者，是以藏族同胞之生活，亦因其事業而異，今且依筆者目擊之事實，略述於後：

一　游牧生活

康藏等地，因氣候、地勢等關係，形成廣大之牧場，是以藏族同胞，游牧者佔全人口二分之一以上，牧場所據之土地，大於耕地百倍。吾人試往康藏各地遊行，當行經一望無垠之草原或山谷間時，即入吾人眼簾者，厥爲碩大之犛、犏【註二】與無數羊群，從容咬嚼於場上；形如黑蜘蛛之帳幕，立於草原之中，二三巨獒，狺狺而吠，寂靜之空闊，時聞悠然之歌聲，與鐵鈴叮咚聲相應和，此典型牧場之景色也。藏族家庭人口平均約十人左右，人人皆有自己之工作，除病者外，不論老幼男女，無一閒居者，即農家亦如是，不獨牧人爲然也。

牧人之生活，幾可謂能完全獨立，其所居之黑帳幕，爲犛或犏山羊之毛所織成。織者多爲女性，而縫紉者常爲男子，帳幕長可十五呎至五十呎不等，長方形，頂有寬約三呎之窗，以透炊煙。帳中以木架撐持，四邊繫毛繩以緊張之，繩端有巨釘，可釘於地下，帳中以石爲短牆，或以樹枝爲籬，上塗牛糞。此種帳幕，可容人約七八口以上。他如木器、衣服、鞋帽、及各種皮製用具等，皆係自製，尠有購諸於商賈者。銅鐵等金屬器物，則多仰給於專門工人，然亦有能自製者，近日英人力謀推銷其出品於康藏，且力求式樣色彩皆合於藏人心理，是以藏族家中，可以隨時見舶來品之器物矣。

牧人家庭，能實行分工合作；壯年男子，多牧犛，青年或兒童——性別不拘——多牧羊，皆須自己隨身攜帶午餐。午餐後，壯年男子，或乘馬馳騁，或攜槍打獵，兒童多喜數人相聚，以講故事，下棋，唱歌曲，練習甩石繩及各種有趣之遊戲自娛。女子常攜羊毛，紡紗，亦有加入兒童遊戲者。在家中工作者，多爲婦女，幼童及老人，其工作爲作毛繩，縫紉、紡織、製酥油、乳酪……等，當其工作時，非喃喃誦

禱文，即高唱歌曲，鮮有默不出聲者。

藏人晨不待黎明即起，輒草草洗盥，人人口誦已所能背誦之禱文，一人燒香禱告，求神明保佑人畜。至紅日東昇之時，早餐甫畢，一家數口，各人開始其工作矣。午膳則用兩次，即上午九時及下午三時各食一次。牧人與農夫，午餐必帶至田野間自用，以免返家之煩。及至下午五六時，家人漸歸，先將本日工作告一段落，然後方用晚餐。食時，各人將本日之見聞，或工作，以談話式或報告之，晚間則團坐爐旁，家長有時指示或分派明天之工作。然平時往往談笑，或講故事以自娛。故事中最愛好者，莫如嶺格薩之故事，按此故事載於終（書名）中，神怪之英雄故事也，類似漢文小說封神傳，原書約數十萬言，藏人凡識字者，多能背誦之，因書中多韻文，可以唱誦故也。藏人每日生活，大概如是。此種生活，每日如恆，鮮有變動，且牧人與農夫除工作上差別外，日常生活則多屬相同也。

牧人常隨氣候水草而遷其居所，每年至少遷移三四次，故除黑帳幕外，無可供居住之建築，不若農人之有定所也。

二　農人生活

西藏一地，素有世界屋頂之稱，誠然，康藏一帶之山嶺，平原或湖泊，多數為超海面萬呎以上者，高亢無倫，洵為世界冠。加之原谷四週，羣山糾互繚繞，聳立霄漢。雖有廣大幅員，但多屬不毛之地，可耕者寥寥無幾，又因氣候嚴寒，作物因而大受限制也。

農人有一定之住所，且喜聚居，故能形成村落。但此種村落，戶口永不增加，瘟疫盛行之際，甚而常有減少戶口之事實發生。察其原因，乃由於藏族之實行多夫制及喜出家為僧侶之故也。

農家之主要作物，為青稞、小麥、大麥、蕎麥、蘿蔔、蕪菁⋯⋯等，其次為蕃薯、甘藍、豆類、小米⋯⋯等。後者之產量及產地極有限。至於米，則須仰給於滇川各省及尼泊爾。水菓之產地，多在較低地帶，有杏、胡桃、梨、桃、蘋果⋯⋯等，但亦有地域環境與氣候之限制也。

農人不若牧人之專賴畜牧一業即足以滿足其生活，因農人需要耕田之犛與牦，而羊糞則為肥料之最優美者，故農家之兼養多量牲畜者，為數亦不少焉。又所處之地大高，出產寥寥，亦為農人兼牧之一大原因。

藏族同胞，篤信喇嘛教，農人耕稼之事，往往須先請教喇嘛，得喇嘛之允可後，方開始其工作，耕種之時間，頗不一致，大抵高地較遲，且僅能耕種一次。低地較早，可種春秋二次。耕者常由男子任之，女子則在後播種子，播種時，一人在田中燒香祈禱，預祝豐年。至於割草、中耕、施肥、灌水、割麥、簸揚，打麥⋯⋯等事，則兩性共任之。工作時，男女間恆唱情歌，聲調極清婉，歌辭則樂而不淫，有類國風，但亦有謳歌五穀豐登，地方清平者。

又有一種農人，自己之耕地有限，不足以餬口，於是乘農忙時

四出爲鄉舍或鄉村工作。除供伙食外每日可得糧約二三「佩」一（量名）爲工資。主人待此輩若家人，起居飲食彼此毫無分別，此種待人如己之精神，實爲他處所罕睹。

秋收時，農人將作物負之歸家，多數地方，以屋頂爲打禾場。但亦有擇屋外空地爲打禾場者，此種場中之打禾法，極富興趣；舖麥穗於地，驅犛或馬往來其上，踐踏許久，至穀粒盡脫爲止，此爲他地所罕有之事也。屋頂打禾，則用打禾器（與大理所用者略同）擊之，男女對立各列一行，口唱打禾曲，且唱且擊，饒有興趣。

農事完畢，農家必有青稞釀酒，屠牛羊豬之屬以饗家人與雇工。晚間，男女相率至場上歌舞，以胡琴伴奏之，其樂陶陶然，數十日工作之艱苦，悉忘之矣。

農民常以所剩作物易牧人之牛羊毛，肉類、乳酪、……等物。農事既畢，婦女在家從事紡織，而男子則出門貿易。

三　衣食住行娛樂及其他

吾人旅行至西南邊疆，恆見終年身穿重裘，耳懸環，腰佩刀，髮盤繞頭上，足着長靴，體魄壯健無倫者，愈近康藏愈多，吾人即可猜知其藏族同胞無疑矣。蓋藏人身居嚴寒之區，非獸皮及毛織品，不足以禦寒威，故衣料多爲獸皮。然藏人亦能自織精美之毛織品，氆毯，【註三】即西藏出產之良好毛呢也。平民尚簡樸，日常所服者，咸爲粗陋襤褸之衣，非有特別事故或宴會不穿華服，故民間往往有流傳數代之衣履，視之猶新，藏人喜裝飾品，吾人在康藏隨處可睹精美之金銀飾物，綴以珊瑚，珍珠，瑪瑙等。然因各地之習尚各殊，故僅材料多相同，而外觀則差異之處極多，難以一一贅述。

藏人因畜牧事業發達，卓巴之生產量遠過於農夫，故平民食肉多於穀類。昌都及其他各城市，以一白章（藏幣名）銀質，約合雲南銀元二毛弱之代價，即可購牛（或羊）肉約十數斤。而糌粑每佩則須二白章以上。糌粑一佩，祇可供常人食用一次也。藏人食品中有名「夏崔」者，滿斧牛肉，而雜以極少量之麥粉團，此種食物，依吾人眼光視之，不啻以肉爲主要食物，而以穀類爲佐膳之用也。屬穀類之食物，主要者當推糌粑，其原料爲青稞，間有以玉蜀黍、小米、大麥等爲之者。最難得之食物，當以米爲第一，非富有者，不能食用，乳之用途極廣，乳酪及各種乳製食品，有四五十種之多，皆甚可口。

藏人之住所，牧農各異。牧人之黑帳幕，前已述及，農民則住於土木建築之屋內。屋多二三層，下住畜類，中層人居，上層有貯藏穀物庫及經堂。屋頂設燒香爐一，旁設木架，插竹竿數枝，上懸禱告旗。牆多白色，屋旁喜植樹者頗多。富家、貴族、及寺院，多輪奐堂皇，且處處表現藝術之精神，而平民則僅求能蔽風雪而已。

藏族旅行工具，尚在原始狀態中，旅行者以牛羊載物，以馬騾

及驢為唯一代步物；此外尚有航行（或過渡）江湖之木筏，皮船，革囊及溜繩。康藏一帶山嶺高峻，原野荒涼，往往數十百里不見人煙，跋涉之難苦，可以想見矣。至春冬二季，行經大雪山，雪深數丈，人畜多死亡，此則康藏急待解決之交通問題也。

邊地漢族同胞多誤以藏人為野蠻民族，故常有「蠻子」之稱，此種眼光，誠屬謬誤，殊不知藏人因風俗習慣與中土有所差異，故其外貌有時赳赳可畏，至胸中之崇高審美觀念，與夫天賦之藝術才能，事實上不遜於他種民族。凡曾身臨康藏者，無論智愚賢不肖，對藏人之歌曲、音樂、戲劇、舞蹈、遊藝、美術、建築……等，必留下深刻之印象。蓋藏族之歷史，相當悠遠，考諸傳說，稽諸史乘，觀諸事實，藏人之審美觀念與愛好娛樂之天性，處處皆能使人領略一種崇高之美感。至其娛樂慾之普遍；觀之上述牧農等人之工作不忘娛樂，而娛樂不忘工作之精神，即可想見一斑矣。

世間人類之性情與其技能，往往受其環境之莫大影響，觀夫藏族同胞之尚武精神，及其運用各種武器之技術，莫不適合於其環境，藏人所處之地，崎嶇險峻，為世所稱，故當隆冬之際，爛銀滿天，而彪形大漢，袒胸赤臂，策馬馳騁，固屬常見，而婦人孺子，龍鍾老叟，亦莫不精神奕奕也。又因人民為農牧，常以刀鎗為用具與武器，故利劍一柄，常佩於男子腰際，而女子亦多懸匕首於帶焉。藏人好騎術與射擊，其技之精妙，久已馳譽四方，見之者靡不咋舌，嘆為神技。

總之，藏族同胞之生活，雖因地域之關係而微具原始色彩，謂野蠻則絕不可也。且其與中土在歷史上所發生之關係觀之，其開化亦不為不早，唐文成公主之嫁松樹各木王之事即可證之矣。

以上所述，不過略及其大概而已，至其詳情，因篇幅所限，不能備述，惟望凡我中華有志之青年，多能了解邊疆情形而負起開發之任，則藏族同胞將成為我國更有用之國民。不然，則其生活陳陳相因，日益腐化，不數十年後，向稱世界屋脊之地，恐不復為我所有矣！

註一　卓巴　藏語，游牧者之總稱。

註二　[illegible]　讀如助，犛與普通牛之間的一種，可耕可負重。

註三　氆氌　音普魯，毛織之呢也。

春日自述

施莉俠

照情暗蓄一心燈，語似風流意似僧！齋感偏無月作伴，描心只有硯為朋！四年往事悲同害，一頁新詩愛與憎！窗外海棠嬌帶俏，屋中人自夢飛鵬！

三十二年四月二日於悔廬

題林教授藏徐悲鴻先生所作「貓息花陰圖」

施莉俠

鼠輩疑飛鯨，嬌娃當睡嬰；倚紅怕擾蝶，靜坐為花卿！

賣花聲

施莉俠

搖雨落殘英，嘹錦盈庭；落紅身世暗飄零！坐負心期悲蕭葉，枉費豪盟！　數國數虛行，一事無成，浮沉難得有真朋，生怕君行君已去，別恨縈牢！

從成都到康定

徐仁常

從成都到康定大約有九百二十二華里，他比起從成都到重慶（八九三華里）不過才多二十九華里，然而成都到重慶因交通比較便利的關係，兩天可到，而成都到康定卻要八天或九天，這中間從成都到雅安的三七五華里雖有汽車一天可達，但雅安到康定的五四七華里，完全靠滑竿或步行，要受六七天旅行的苦痛才能抵達，在不久的將來川康公路一通，汽車暢行無阻時，我想一定便利得多，旅行的痛苦也就可以減輕了。

我在某年為了某種關係，懷抱着一種留戀的情緒，離開成都——離開常隨時溜慣的成都了。十月二十一日，晨七時坐上汽車，在喇叭嗚！嗚嗚的聲音中，一溜煙駛去，也就同他分別了，臨別時，使我覺得十分可愛，多看他幾眼，我還向他暗說一聲「別了！再會！」一出蓉城的南門，完全是平曠的農田，土質腴美，沿途各地，都可見着我們大後方流着汗的男女老幼的忠實農民，在加緊生產，忙着糧食的播種，真使人敬佩不已，至邛崍午餐後，上土地坡，即是走山路到高出海面二千公尺以上的西康省會——康定的開始點，路旁山勢漸高，一脈委曲如老龍困睡，山峯銳而脚廣，有如埃及的金字塔，至百丈驛，全場房屋新建不久，大半以草蓋頂，據云二十四年為赤匪燒成一片焦土，經修復後，又遭回祿之災，故成現在的狀況，過名山越金雞嶺即入西康省界，再前行十餘里為雅安，雅安為西康門戶，右帶青衣江，左靠周公山，（相傳諸葛武侯南征過此，夢見周公故名。）形勢天然，交通便利，商業繁榮，人口稠密，熱鬧非常，工業方面康省當設有製革廠，毛織廠，硫酸廠，酒精廠……正不停的工作，加緊的生產，以應抗戰的需要，至金融情形與文化事業及各項建築，很有大都市的風度，可以說等於四川的重慶了。是晚宿此，夜來屋頂上滴滴答答的雨聲，又加上淅淅的江流聲，足足消磨了兩個鐘頭，然後才沉入夢鄉了。

二十二日晨出發，同伴的約有十餘人，均乘滑竿，不感寂寞，惟天雨不止，路途泥濘，「雅雨」真名不虛傳，出南門至涼水關，雲雨滿山，好像在米襄陽所畫的山水畫中行走，真好看極了，行二十餘里即過一高約十里許的鴉子崗，為雅安與滎經的縣界，風景甚佳，

下西至二十五里的七縱河，相傳是諸葛武侯初擒孟獲之地，抵滎經，城外有虞寧[illegible]橋，堅固雄壯，行止橋中蕩搖不已，縣無城垣，以山環繞天然屏障，街道尚屬整潔，附近盛產鐵及銅鉛諸鑛，康省當局現已設廠開採，正搜取地下的寶藏。

二十三日出滎經城，可走十里許的平坦大路，沿途有許多做沙鍋和鑄鍋的，品質精細，在滎雅道上，隨時都可見有不少的人背負到外面去販賣的，至六角鎮，右有秀麗的高山，山下有平曠的疏村，陪襯着樹陰森森竹籬茅舍的人家，在陰蘿中映過，路旁有彎曲的溪河，江水特別明亮，沙洲旁邊，有一羣沙鷗在那裏閒放着，這可愛的風景，感到人生最忻愉之情，不覺吐出歡愉歌聲，讚美大自然的真美，途中所經過的場鎮，不甚整潔，人民生活亦甚簡陋，已漸呈現邊地的景象來，晚宿鳳儀堡；天雨不止，氣候更覺寒冷，卸下夾衣加上棉袍了。

二十四日準備過大相嶺，即馬鞍山，（相傳為孔明駐兵之處，）上山四十五里，下山十五里，晨出鳳儀堡，四山出雲，幸天未雨，至山麓，路途泥濘，形勢漸陡，一會兒入白茫茫的雲霧中，向着一條寬約二尺許看不上一丈遠的石徑前進，沿溪而行，水聲怒號，兩旁雜草夾道，荒山一座，真是如走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境地了，至轎坡子中餐，房屋數間，甚為污穢，又祇有一家賣包谷餅與稀粥的，不堪入口，幸自帶有食品，始飽口腹，飯後又行，冷氣襲人，路更崎嶇，陡峻處均由自力步行，愈行空氣愈覺稀薄，呼吸稍感急促，至頂巔，積霜盈處，風絕大，冷氣凝結，鬚眉添霜，髮亦變成斑白了，越山頂，遙望離十五里之清溪城隱隱可見，下山路甚曲折，如繞旋螺，有二十四盤之名，並聞午後之時，即起大風，常有豹子等野獸出入，傷食人畜，過此處時有被食的人，見有血蹟的殘碎衣服還在路旁留存着，抵清溪城，異常冷淡，因為此處的商業和文化機關……均在離城十里許的漢源場，風很大，諺有「清風雅雨乾滎經」之稱，此語確實不錯，氣候甚冷，據說清溪漢源場富林場三地相距不遠。氣候特別懸殊，富林熱，漢源溫和，而清溪獨冷，故有熱帶，溫帶，寒帶之稱。

二十五日出清溪城過猛虎崗，有數里山路，沿途耕田甚少，只有山麓之熟地始能種植，是日宿宜東，宜東為古飛越嶺縣，在山之腰，下臨溪河，現在是漢溪縣的第二熱鬧市鎮，此處出產有名之椒子與雪梨，人們多運往川省各地販賣。

二十六日天將白即起行，途中即過有更早於我們背負茶包或其他食糧的力夫前行，山腰人家，烹煙四起，東方兩山之間，現出日將上昇的紅霞，高峯處有一朵一朵稀薄的白雲，把山腰遮得半隱半露，有如處女含羞的姿態，山迴路轉，石壁峭岩，有如畫中之劈斧皴法，行三十餘里，為過飛越嶺路的起點，旁有雄岩大山，溪流湍急，其陡峻泥滑崎嶇難行與氣候的寒冷，均過於大相嶺，將至山頂，

見有一人死於途中，此人或因病與饑餓受不過冷而死的，過山頂為陰山，濃雲密佈，怪石嵯峨，山勢陡削，路更稀滑，險峻行邊，當時有一馬幾墮巖之險，大有康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嘆，行十五里始脫此險地，心神稍安，惟覺冷風拂面，氣候也就大不同了。

二十七日出化林坪，繞羊腸之山路而行，居民生活異常簡單，大都以包谷或麥為食料，行至佛耳岩，上有峭壁，下臨瀘水，路頗窄狹，危險萬分，至冷磧多蠅，此處有平地與耕田，為瀘定縣產米之區，該縣正從事鼓勵人民農墾，闢已開有不少可以耕種的田，所收的效非常美滿，這種農田水利的辦理，是西康省政府極注意的事，最近已收很大的成績，並且還在積極進行中，在抗戰中努力增加生產，這是值得我們讚揚的。沿途仙人掌生長甚多，六七月時開花結實，味甘而清香，水汁甚多，人多以此為解暑之食品，四時至瀘定縣城，瀘定位瀘水兩岸，房屋約三四百家，二十四年赤匪竄擾，右岸街房焚燒幾盡，現已修建復原，中有鐵索橋一所，長約四十八丈，寬九尺，以鐵索九條繫於兩岸，覆以木板，兩旁以鐵索為欄，人多儎重，行走其間，搖曳不定，俯視橋下，波濤洶湧，如崩山倒柱，胆怯的人多心驚足輭，不能成步，建於康熙四十七年，民國二十四年為赤匪所毀，二十五年康省當局又修復之，橋頭以鐵鑄的御碑與牛，獨角牛，蜈蚣等遺物，至今還一一的留存着，頗覺耐人尋味。

二十八日過鐵索橋，沿河行走，四面是高大的童山，形勢峻峭，尖峯處已有皚皚的積雪，至烹壩此處生活更為簡陋，住屋以石砌成，為番民的建築，此處尚有土司衙門的遺蹟，所留下的子孫，至今已完全漢化了，境內以麝香、貝母、虎骨、當歸、熊膽、……為特產物，至冷竹關為康定與瀘定縣界，繞大山行，迂迴曲折，上頂陡壁，下踏懸岩，懍然可畏，是晚宿瓦斯溝。

二十九日沿康定河右岸行，大石夾道，重巒疊障，上無坭土，所生野草大都從石縫中露出，河勢斜陡，大水向河中大石衝去，現着雪白的浪花不停的流去，奔騰澎湃，如千軍萬馬在前線殺敵的聲勢，途中有不少的漢人和玉通娃背負食糧等的重物，向康定前進行走，臉上流着一點一點的汗，靠着苦力來撐持生活，過柳楊鎮，再行三十里也就到西康省會——康定了，康定原名打箭爐，相傳諸葛武侯南征，遣將郭達造箭于此故名，位於四面不毛的高山中，以川山的環繞為天然城垣，漢番雜處，人民以經商為業，貧苦的以勞力為生，所用各物由外面運入，故生活較內地高昂，內有小河，河的兩旁，集為市廛，茶、布疋、藥材、皮毛、……均以此為集散地，商農特別發達，銀行約十餘家，金融甚為活躍，大有都市風度，惟終日水聲淙淙，大風怒號，氣候寒冷，一到秋天，均各設爐取暖，有經年不化的雪，漫積在那最高的山上，比之內地，眞是天上人間，所以果親王做的七筆鉤詩中有「萬里遨遊，西出鑪關天盡頭，山徑窮而陡，水聲惡似吼，四川柳條抽，花無錦繡，惟有狂風不論春和盡，因此上把萬

紫千紅一筆鈎，」他這幾句對於氣候的記述，眞是說盡頭了，但是康定自西康建省成爲省會後，在此抗建大時代中已表現出不少的新興事業，我想經賢明政府領導下的努力建設，理想中的大都市，不久就要實現了。

宜山宋代古城

太平天國史料專家簡又文先生，爲探勘翼王遺跡，上月由省府諮議林泉，桂林中學校長雷震，陪同前往宜山考察，已於日前返桂。茲悉簡氏等此行除獲得若干天國史料外，並在宜山城北十里處，發現宋代古城一座，城又名鐵城，因宋淳熙間，宜山附近轄匪爲患，宜山太守雲挄，爲保民衆安全，乃將河池，宜北，南丹等縣民衆，遷往該處避居，該地四面環山，懸崖絕壁，形同城廓，其內面積達二十平方里，中有小邱陵多座，山山之間，聯以土牆，將城分爲兩部，鄰宜山者爲內城，又名小城，其餘爲外城，又名大城。城中央有元帥府遺址，傳爲鄧太守駐蹕之所，現僅留有牆脚及陰溝遺痕，府後山下有大岩，土人稱爲金銀岩，岩內有洞，洞口現爲石塊堵塞，似有人圖炸開未果。據林氏等言，洞中所收藏者或係刀劍之類，因患平後官府特收藏武器於其中，以杜後禍，古城有二門，北門寬數十丈，南門則僅數丈。二門均在半山中。地面至城門約半里，形勢險峻，城之兩端，各有碑，一刻鐵城記，一刻鐵城頌，均宋人留跡。城內現有茅屋數椽，係當地農夫看守莊稼用者。現一方面搜集有關材料，供考證資料。一方面定最近作大規模之探勘，開掘該城內之金銀岩等地，作進一步之調查。並將請渝歷史學會會同有關專家，來桂共同研究云。（掃蕩報）

興豐行
桂南路一三九號
五金 鋼鐵 工具 材料
電話五〇二〇

四八—〇六六

懷念滇緬路

胡筠

滇緬路本身極難引起人的好感，不單是路面崎嶇，將人的舒適盡奪；而且那些可怕的陡坡，曾經在兩年內將九百多輛汽車連同乘客及駕駛者，拋下深谷；再想起築路時因饑餓、勞瘁、疾病、而致死亡的數千工人，誰能不對着這九百九十公里的長蛇深感黯然！

雖然，即使不用軍事或經濟的價值去衡量，滇緬路也自有他迷人的一面——那是他的環境以及環境內的人。

我不喜歡從昆明到下關的一段：雖然這一段也頗不平凡：拔海二千六百公尺，為滇緬公路頂點的天子廟坡就在這中途；但是無論從綺麗或雄壯看，下關到滇緬邊境畹町的一段，都要強得多了。

最好是在六月的侵晨，一出下關，就在一片行將散盡的朝霧中看翻滾着的洱海。遙想當年李宓所將的二十萬衆，全部葬身其中，不禁一陣肅穆之感。以盛唐兵力尚且不能征服的南詔王國，在當時何等顯赫！洱海的狂飆，或者還是二十萬衆葬身異鄉的同聲嘆息！

在坡頂上俯視山腰，一片荒蕪中，曾有一所孤獨的茅屋，正在將炊煙直送上雲霄；是那個不厭寂寞的人，獨自結廬在這冷僻的山隅？

過永平時，最不能使人忘懷的是那一片茂密的森林，望去陰暗森森，除了黑暗以外，似乎就一無所有；但一轉念間，却又似乎裏面埋藏着千軍萬馬；也許一頭獅子，也不敢貿然闖進去。覺得生活太平淡的人，如果能夠來到這些地方，或者可以發現地球實在並不像地球儀一樣的光滑。

翻越雲嶺，跨過瀾滄江，再爬過怒山，從拔海二千二百公尺的山嶺，直下到拔海不及二百公尺的怒江面，是一段夠使人提心吊胆的險路；遭受覆車慘劇的，以這一段為多，全公路受空襲最多次的也在這裏（瀾滄江上的功果橋，以及怒江面上的惠通橋，是敵機襲滇緬路的兩大目標，）死亡在這裏的人，比同路上任何一段等長的路綫內要多得多，建築時也因為瘴氣而犧牲了很多人。英國人說：「滇緬路是中國人用手指爬成的；」我們更切當地說：滇

緬路是由熱血凝成的。

越過高黎貢山即入擺夷區，險峻之勢才漸漸的緩和下來。擺夷人的待人接物是和順不苟的，我永遠忘不了他們那副真誠的面部表情。在月夜裏聽一個擺夷姑娘在山上唱歌，常常會導引你到一種令人悠然神往的詩畫交織成的境界去。縱使你不懂那歌詞；但你總會覺到：那不是殘害，不是侵奪；卻是世界上多數人不惜血肉犧牲而謀求的和平。就爲了這種和平的擁護，我們不能讓一個村子，一間屋子，甚至一個人受到敵人的蹂躪！

在今日，滇緬路已經不復是一條對外的咽喉了，怒江高黎貢山的一帶正遭受着敵騎的踐踏，我們痛心大好河山的慘被凌汚，而更痛心的則是這條熱血凝成的命脈，一直不曾好好地利用過；這條血的溪流滋養豐潤了少數市儈。

更大的犧牲正在爲這條路的保衞而貢獻；我相信，千萬人生命，精神所鍾注的滇緬路，總將有他的大用！

旅行雜誌叢刊之一

西北行

茅盾等著

再版本業已出版，各地中國旅行社，均有代售。

雲南興文銀行

桂林分行營業廣告

本行辦理存款匯兌及其他法定銀行業務，手續力求敏捷，若蒙惠顧，竭誠歡迎！

一、通匯地點：

重慶 成都 西安 桂林 柳州 宜賓

西昌 貴陽 箇舊 昭通 會澤 下關

佛海 麗江 祥雲 鎮南 永勝 玉溪

彌渡 永平 順寧 平彝 文山 尋甸

除上列各地外雲南各縣均可通匯

二、總行所在地：雲南昆明市南屏街口

三、桂林分行行址：桂南路九十三號懋業大樓

電報掛號「五一一九」

電話號碼「二〇八二」

四八—〇六八

入滇追記

邢簡叔

此往事之追憶也。八一三戰起，筆者于八月十九夜，倉惶離南京，購京漢間聯運車票，由浦口轉津浦徐州鄭州以至漢皐，漢皐本爲舊遊之地，至此已不暇流覽，大智門小旅舍中住一夜，二十三日即搭乘粵漢夜車赴長沙，車行十三小時抵達。初居小吳門華中旅館，繼遷入韭菜園聖經學院。在長共住半年，若干名勝如岳麓山，天心閣，容園（何鍵氏之私人園林）均數度遊之，而於湘劇中更獲得中國舊戲知識不少。

二十七年春間，再作遷滇之計，先期辦好安南過境護照，遂于三月一日告別長沙，搭粵漢車南下，兩日夜即抵廣州，造成當時最遂之紀錄。在羊城住西濠口中央酒店，十八甫等繁華區數數遊之。四日晨搭英輪循珠江下，一時過虎門，二時抵港，時旅館家家客滿，覓之甚久，始于德輔道美洲酒店四樓得房一間。在港共留五日，以事須每日過九龍一次，港九之間，洋房映碧波，景色至美，已有海外風光。曾一遊山頂，以大霧迷濛，無所見。粵劇則僅一觀之于高陞戲院，時上演「九龍杯」也。曩昔所嗜之粵味「魚生，」在此得以飽嘗。李調元南越筆記中形容此物：「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尤爲恰當。清稗類鈔謂杭州亦有魚生，但余前遊杭時，未曾領略，未知目下尚有此物否？

三月八日購得法郵船 Canton 號統艙票，票價港紙九元餘，當時國幣與港幣及越幣之比價無大軒輊，故尚不感覺昂貴，九日下午乘電船登輪，四時開船，直航海防，廣州灣北海均不停，計兩日夜到海防。臨時加入西南聯大教授團體中，稍免法人之嚴苛檢查。當晚住華人經營之天然旅館。海防繁盛，遠遜河內，然地方清靜，宛然天然之公園，越人嚼檳榔之風，依然盛行，吾人可隨時于街道上見滿地紅唾液也。筆者抵達昆明之後，曾于一阮姓安南人所開之西菜館中試食此物，其法係取鮮檳榔數小塊，塗以漿狀物如石灰者，外裹一植物葉而嚼之，一時赤水溢唇，如染口紅，然並不悉其妙處何在也！案此爲吃檳榔之通法，其淵源甚早，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已有：「以扶留藤古賁灰食，則滑美下氣消穀」之記，此外，諸書所載，或謂裹以蔞葉蜆灰（嶺外代答）或謂裹以瓦礱灰扶留籐（飲

食須知）或謂裹以蔞葉石灰（嶺南雜記）或謂裹以蠣蚌灰（本草綱目）說法甚多，大抵吃檳榔之法，非佐以其他附屬品不可。余在昆明食時，亦不辨其所裹者爲何物也。此物不僅安南人嗜之，兩廣等地人亦有同嗜。其爲當地人重視之情形，如齊民要術鶴林玉露以及前舉諸書等，均有記載，而見于古人吟咏者，爲數亦至多。

余過安南時，曾購一竹扇，其形略如半月，竹製。友人勞貞一（榦）先生以其饒有古風，曾爲之攝影，並題數語云：「簡叔先生購得此扇，扇爲安南人所製，以竹爲之，其形製頗與中國古扇合。蓋南奕之宅，堯與已肇其始，漢魏至唐，皆爲內地，古制所存，非無故也。扇古稱爲箑，扇乃假借門扇之名，箑从竹，是古本爲竹製，紈扇後起，摺扇更從東夷輸入，皆不及竹製之古。今存漢武梁祠畫及滕縣漢石刻，貴人之側，皆有執扇者，形製與此扇略同。武梁祠有紈扇，然形亦略同此，不類後世之扇也。數千年前遺制，猶存荒裔，此亦可證禮失而求之野之義矣。」

十四日搭滇越車北上，第一日全行安南境，一片平疇，當晚至老街，宿天然旅館。翌晨過河，入中國境，開車北行，即入叢山中也。晚至開遠（即阿迷州）宿一小旅店中。第三日晨繼續出發，下午五時到昆明。綜觀滇越路全路，除第一日外，二三兩日所行均在萬山之中。穿過山洞百數十，信知此路工程之艱巨，實有驚人者。其中「人字橋，」乃架橋于兩山之巔，爲全路最險處，相傳此橋之設計者爲法國一女子，未知是否？

抵昆明後，住馬市口之得意春，昆明在當時除法人經營之商務酒店外，此爲比較講究之旅館，其後遷居靛花巷。

住滇一月又半，于五月上旬復搭乘滇越路米士林車（Michelin）赴碧色寨，轉往蒙自。米士林車速度甚快，故普通車由昆明至開遠一全日之行程，此車于中午十二時前即行完成。到開遠停一小時，午餐于班哥羅，一時續行，二時到碧色寨，往錫務公司小憩，旋乘箇碧石火車購四等車票坐頭等客車轉赴蒙自。車廂極窄，車行至緩。憶某書有載，箇碧石火車甫通車時，速度極慢，往往乘客在半路發現有「雞㙡」（一種菌類，滇中名產）者，躍下採之，然後徐徐上車。此種形容，則似乎言之過甚，想像或不至如此。

滇越路初修之時，本計劃通過蒙自，故東南門外南湖之濱之一隅地曾闢爲法租界地，領事署，海關，法國銀行，法國醫院，以及私人經營之哥臚士洋行，均已建起，其後滇越路改道，不通蒙自，此種建築，遂無其用，西南聯大乃得全部利用之。筆者在蒙自所住者，即爲領事署舊址。

蒙自城甚小，繁華區只西門內外約半里長之一條短街而已。天氣潮熱，不若昆明之宜人，幸有南湖，足以觀玩。故余在蒙自之一月半，每日大半時間消磨于南湖之崧島，軍山等地，少半時間則曠廢于環湖一帶安南人所開之咖啡店。

七月六日搭車返碧色寨，時大雨，抵碧後，換乘滇越車，下午五時到開遠，以畏旅店之汚穢，住法國醫院一夜。翌晨搭車續行，五時到昆明，改住竹安巷，地當翠湖之畔，于是翠湖又爲晨夕休憩之地，而昆明附近名勝，如西山，大觀樓，筇竹寺，海源寺，金殿，黑龍潭，以及安寧之溫泉，此後始得一一遊之。越一年，遷至東北郊之龍頭村，蕭寺讀書，遂與城市暫時隔絕焉。

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追記于李莊。

建成化工廠

地址：桂林鳳北路一一三號

電話：三〇八三

電報掛號：二五六五



出品

(一)氯酸鉀(俗稱白藥)

(二)機油

本廠機油經中央工業試驗所發給第三一六一號化驗報告(一)黏度非常穩定(二)無腐蝕性(三)閃燃點高(四)碳渣合乎標準並蒙各界採購使用於各種汽車及內燃機復亦均認為滿意並無結膏及有損傷機件之弊如蒙各界大量採購及指導竭誠歡迎並備有說明書及樣品承索即寄

(三)炭酸鈉(俗稱洋鹼)

辛巳歲暮雜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作　吳宓

【一】中宵突發難。戎首慮偏周。伺隙攻無備。先機據上流。霸王成對局。楚晉挾諸侯。比羅蚌尼戰。(古希臘雅典、斯巴達、並其與國、爭雄戰史。)而今勢正侔。

【二】殺氣連三界。兵烽照五洲。安危頃刻異。天地網羅收。樂土忽焦土。深謀即淺謀。親朋不敢問。把卷自銷憂。(時香港尚未失陷)

【三】已近知非歲。猶堅出世心。平生羅綺恨。(明紀坤「花王閣賸稿」悼黃大士詩云：「一生惟得秋多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宓「懺情詩」第二十四首曾用之。)細語鳥蟲吟。沙煮難成飯。(楞嚴經云：「不斷淫根而修禪定者、如蒸沙石、不能成飯。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意澄應斷淫。(「四十二章經」第十六章：「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攪之、衆人共臨、無有覩其影者。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捨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花莖毒蛇繞。(「涅槃經」卷十二、愛之九種喻、其(三)愛如妙花莖、毒蛇纏之、云云。)終感厭離深。

【四】先師(白璧德師)(黃晦聞師)明大義。古聖有微言。治亂由心發。隆汚繫道存。抱薪徒救火。正本待清源。勸讀吾知足。何須著作繁。

四八一〇七一

旅蹤（一）

青鳥

早晨，天還慘灰着，雲低壓到地上，天氣竟這樣陰森地峭寒，這歲尾臘月的北國！幸好我們心裏還滿充着新奇和前途的熱望，行囊已經背上，乾糧塞到袋裏，彼此相視無語，默默出發。

冬日的渭水淺得可憐，揀它分叉的地方，踏着石塊就過去了。走進了山口，自然更陰冷些，但霎刻手脚都已暖和了，揭起帽子，頭上蓬蓬地冒着白氣。快響午了，猛抬頭，道右一塊石碑，斗大的四個字：「古大散關」，噢！這兒就是詩人筆下的「鐵馬秋風大散關」。關是沒有的，但山勢夠雄壯了，樹並不多，遍覆着的是絨樣的草，坡度全在七八十度以上，而高得仰望起來要折酸了頸，心裏揣想：這怎麼爬得上去呢？山一個比一個高，眞像沒個盡頭似的。一陣風來，刷在谷中劃劃地響。我縮頭低歎，佩服今天才遇到這樣雄偉高拔的山，以前祇是個生活在海邊和平原上的孩子啊。

這樣走着，雪漸漸就飄起來，撲落身上的雪花，四山却已勻鋪上一層白被。望着一個個白的峯頂，像些巨人披了白衣凝坐在那兒。大自然要予我以這許多奇偉的景色看，我還有什麼話呢？

路愈走愈陡，全是盤路了。人已經着實疲乏。遇着個鄉人就挽住問到東河橋的路程。天漸昏朧下來，雪飄得更大了，心裏不免有點着慌。終於攀到了峯頂——又是一個「南天門」！前面一片黑濛濛的就是休息的村落，大步的踏到下坡路上，心裏痛快極了，我們不自禁地大聲歡呼，大聲歌唱。我發覺眼裏濕潤起來；高興得流淚，記憶裏這還是頭一次。

晚上，我們圍在融融地柴火邊，渾身疲乏而酸痛，蜷縮着就睡去了。早晨醒來從板壁縫張出去，雪已經積得半尺多厚。一隊騎兵，正嘶呼着踏踏地向前進發。

（下轉入七十四頁）

中央餐廳

特聘香島名厨
精調應時西菜
設計堂皇富麗
座位清雅寬舒
夏季特備冷飲
侍應服務週到

精製西式細點

兼備咖啡名茶

地址：桂南路陽橋口

談旅行結婚

江天

歐美人愛好蜜月旅行，中國人却發明了旅行結婚。前者是條頓民族的遺風，後者是我們戰時的產物。旅行和結婚本來是二件事情，歐美人的蜜月旅行是在結婚之後舉行旅行，中國人的旅行結婚是旅行時卽結婚，結婚的生活從旅行開始，把結婚的儀式以及繁文縟節都省略於旅行之中。

自從歐美的風氣東漸以後，新法結婚代替了舊式結婚。蜜月旅行也曾見於沿江沿海的幾個大都市裏。我在上海看見過幾對新婚夫婦出發蜜月旅行時的高興，遠超過於結婚本身的快樂，因爲他們將要在秀麗的湖山的懷抱裏度其新婚良辰；同時對親戚朋友說起來又是件可驕傲的事，因爲在中國尚未風行蜜月旅行，他們彷彿是天之驕子，是新時代的人物。

利用結婚的機會舉行旅行應該是人生最佳美和難得的機會。難得的是我們生活一天，要工作一天，每星期雖有一天禮拜日休息，一年之中還有七八天例假，但是要找一次接連五六天以上的假期，實爲年年所無，因此平時就沒有功夫供你去出外旅行。如說請了假出去遊山玩水，別論你自問良心上對工作有點說不過去，恐怕也不容易批准；卽使批准了，難免有人說你工作不努力，會影響到年終的考績加薪，以及事業上的發展；再說又有誰陪你去旅行呢！人家都忙着有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公私事務。

但是結婚是一個名正言順的請假理由。在每一個機關裏的服務規則或請假章程上總有婚假的規定，准許你請假一星期。或者二星期這樣長時間的假期，除了婚假以外，只有父母喪假和病假。然而喪父喪母的假期中，誰有心思去逛名勝探古蹟？病體纏綿中，又有誰有興致，有體力去爬山搖船？所以婚假無疑地是惟一難得的可供舉行旅行的機會。

再說結婚期中你請了一星期或二星期的假，酬酢親友決不關於結婚的快樂範圍以內。夫婦相處，來日方長，何必急急於新婚期間關在新房裏貪度良辰，不如用此機會到外面去旅行一趟。而現成的伴侶正好在你的臂彎。

說結婚時旅行最爲佳美，就因爲良好的遊伴卽在你的臂彎。

因爲旅行像散步一樣，必須有合宜的伴侶。伴侶固不限於新婚夫婦，同學同事，父子母女亦可，兄弟姊妹亦可，好良朋友亦可，愛人亦可。然而同學相聚的機會自出了校門之後就不容易；同事未必和你性情相投；父子母女年齡相差得太多，遊覽時意興難合；兄弟姊妹，好友良朋平日各有工作各有事務，大家脫不開身，事實上勢難相偕而出遊。愛人也許是極好的遊伴了，即使她有時間或他有功夫伴你，可是你說得出要和愛人出去遊覽的告假嗎？所以在可能爲遊伴的人中，或則不甚適宜；或則雖尚適宜而又不可能。在這裏你就會想到新婚夫婦的互爲遊伴是天生最佳的配偶。他們有時間，談得來，互相招顧，互相體貼，有愉快的心境，誰能比他們更宜於做遊伴？那末再有什麼時候去旅行更比新婚時期佳美呢？

我想歐美人的所以愛好在蜜月中舉行旅行，原因就是在此。而這些正也是旅行結婚同具的好處。可是旅行結婚的發明，却決不是爲了這些原因。

讓我們先看發明旅行結婚的時代背景，大概就可以明白，所以產生於戰時的原因。抗戰的引火線在蘆溝橋燃上後，中華半壁江山相繼暫時淪入了敵手，炮火的破壞，敵蹄的蹂躪，大批人們流徙到了後方。他們有的是孑然一身；有的雖然整個家庭內遷，但是物質簡單，一切設備和所有都極有限。譬如王先生在某機關中工作，他就是一個人到內地來的；張小姐雖然有個家在北碚，但內遷的家庭裏僅有最簡單的日常用具。後來王張結婚了，男家沒有人手辦理喜事；女家沒有嫁妝；要弄一個簡單的婚禮，一切用具用品全得一樣樣買起來，化輒五六千塊錢還不足夠，不如乾脆不舉行儀式，新郎新娘赴峨嵋山旅行結婚來得省事。雖然沒有面子倒也不算丟盡面子。再說空襲的危險和搬家時的不易攜帶東西，你也化不來爲了結婚設備新房的布置品。

戰爭又刺激了物價不斷的上漲，米價油價競賽式的跳高。除了發國難財的商人之外，大家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難維持，那有多餘的錢來鋪張辦喜事。曹先生在某銀行當主任，每月所入僅足供平日的開支；李小姐在某政治部服務，待遇更其菲薄。他們決定結婚了，但是約略一估計，酒席每桌五百元，十桌就需五千元。那裏來這些錢呢？除非借債。但婚後的經濟担子一定比婚前重，那裏有錢再可還債。李小姐提議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略備茶點招待親朋，但曹先生當着銀行裏的主任，在面子上又做不出來。於是決定一切從略，索性登三天報紙，到衡山去旅行結婚。何必借了債擺窮場面。在這一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帶逃避性的結婚。

所以旅行結婚的產生，一個原因是物資簡陋，當事人辦理婚事上缺乏人手，爲環境所迫所促成；一個是戰時物價高漲，生活艱難，大家經濟困窘，就想出比較體面而省錢的辦法來。因爲你儀式辦得不隆重，酒席辦得不好，顯然表示你的寒酸相；但是你要舉行

旅行結婚時，你可以舉出得體的理由來。譬如你說素性愛好遊覽，平日機會不易，故借此結婚機會，決定到某處遊覽一趟；雖然實際上你卻是為經濟困難，想藉以逃避舉行婚儀酬酢費用，而且旁人也明明曉得，但面子上至少可敷衍過去了。

可是，最重要的中心關鍵是戰爭把我們的頭腦改變了，我們不再固執結婚非舉行儀式不可；不以旅行結婚的方式為不好，為不體面。

其次，人的流動也是產生旅行結婚的一個因素。戰局的變化，常常迫着人搬場；大都市空襲的頻繁，常常要你疏散；機關，工廠的添立創設或遷址，你服務的地點又常常在移轉。這些都是戰時特有的現象。因為如此，陌生男女接觸的機會便比以前多，又比以前少約束；而且往往在工作的地方是隻身一人，於是便容易有情人成了眷屬。譬如朱先生在廣東某工廠任職，認識了位同在一城的財政部某局的趙小姐。大家都是沒有了家鄉的流浪兒，相處的時間一長久，往還便由疏而密，感情便由淡而濃，起先是朋友，後來是情人了。忽然朱先生服務的某工廠奉令遷到四川，朱先生要隨廠入川，而有情人又捨不得分離，於是決定聯袂去四川。在廣東時是朋友，一入四川就自稱夫婦了。不說沒有舉行儀式，連「特此謹告親友」的廣告也不會刊登，在長途汽車中就算結了婚。這種簡單的結婚方式，在過去雙方父母一定是不答應的，但現在他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區，管不到他們；在以前社會的輿論不以為然的，但現在時勢如此，人人心目中都「一切從簡」，也就不以為不是了。

採用旅行結婚方式的人多了，於是跟着學樣的便更多起來。三家村的阿貓阿狗也不願再坐花轎娶親，他們要學時髦，帶着鄉下姑娘上城裏去旅行結婚，在小報一角登一條結婚啓事，表明自己的頭腦開通。於是蔚然成風，旅行結婚儼然成了我們戰時風行的一種結婚方式。牠的好處是省事節約；流弊是失之於有時太隨便。同時在旅行中開始結婚生活的人，應當注意生理上的情形。從優生的觀點，你千萬不可忽略。

但是旅行結婚在法律上的效力問題，似乎頗有疑問。政府既然不禁止結婚採用旅行的方式，法律又不便於隨時更改，我想最好補充一個戰時婚姻法，規定旅行結婚必備的手續和條件，承認牠的婚姻效力。在戰時婚姻法裏，還可把其他由戰事引起的婚姻問題，像夫婦一方在淪陷區，不通音訊可再婚等一同加以明白的規定。

寫于廣西宜山

旅蹤

——上接七〇頁

青鳥

（二）

病，纏綿過了整個夏季，九月裏，才稍爲好了些。人已經消瘦得可以。我搭了小船，順流從漢江到下游的一個小城市，算是個養病的旅行和休息吧。眞的，兩個月以後回來的時候，我顯然胖了起來，完全恢復了健康和快樂。

這秋日的漢水，澄碧，悠閑，流得不慢，然而一點也不急。我躺在艙中讀少年維特的煩惱，隨着美麗的描寫心情也被玄思渲染得遙茫茫地讀倦了就拋書睡去，愉快地享受着「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的情趣。我也愛坐到船頭上，望兩岸的山映在水裏——絕不峻險，祇是蒼翠得可愛，船就在兩山中唔呀溜過去，山坡上點綴些樸雅的村舍，由小路引下到岸邊，大概常有幾堆待運的柴束，一切只是這樣的恬靜和倰美。

中秋之夜，船泊在紫陽，我們踏盡了石級轉到山頂，才是縣城。然而眞可憐，城內只有一所縣政府和破落得祇賸前壁的文廟，此外頂多只有三戶人家。這城只好算做大點的碉堡罷了。伊水從南流來，在這兒跟漢江合流，比漢江綠得更可愛。我們宿在岸邊的一個木匠家，月光潔冷地穿進窗來，躺在床上，聽着濤聲，我追憶以前的每一個中秋，但不等我想完已經悠悠地入了夢。

（三）

爬上了貴州高原的邊緣以後，地面上多半是些獨立不相連屬的岡阜丘陵，這兒不會有什麼雄偉壯麗的景色，但，哦，我怎樣能描述這兒的秀雅和靜謐。

整個冬天，我們被範隘在院落和屋子裏，埋怨雨季的潮濕陰冷。然而，奇蹟地，春天却來臨時如此早，寒假裏連晴了幾天，我們竟已經在河畔遊泳。

湄江從上游蜿蜒纏綿地伸下來，每一個轉折都展開一幅有特殊色彩的美景。或者花樹茂密，鳥鳴啾啾，水就在底下潺潺流過。或者幾片草洲，把河隔成了幾個分流，這兒河岸必定有兩個水車，或是引水，或是碾米的。但車輪直總在一丈開外，除非大水把輪子淹沒得太多，它總不肯停息。有時地形忽然開曠，河面便也在這兒寬展，兩岸全是平舒的稻田又是一片綠！每一次到郊野，總讓我新發現到幾片新的景色。

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了，三十公里外一座橋的斷壞，使我們徒步行一天才能趕到車子，這一天我更儘情的鑒賞了周遭的所有。永興橋頭握別了送行的同學們，一頂草帽，一雙草鞋，一條竹鞭，我便這樣走向西去。天氣的好也不能使我忘記！太陽很明耀，但不斷的輕風拂面使我們不感到熱，愉快地談了一路。下午到了湄潭，雅跟芷蘭三個是留住了，我們仍然趕路。天色快要黃昏，公路一直順着河走，議竹紡幾個蹤在前面，我獨自揮着鞭子在後頭拖着步子放歌大唱。暮色蒼茫中，一片流中的草洲，忽然攝住了我整個心神，這樣奇麗絢爛的畫面！山光水色，暮靄和離情交映在一起，我眞不願意走了。

川滇紀行

萬里

村居兩月餘，奉命赴蓉，轉康入滇，因以川滇紀行，名我日記。

(一)旅行的開始

三一·四·五日　星期日

七時半上車，車開後有小雨，天氣冷得很。車到歌樂山，修理了一小時，到青木關已近十點。此處運輸統制局有檢查站，檢查員於是上車，檢查李君託帶蘭州訓練所的東西，還打開了幾桶汽油箱，量一量剩油，我以為可以沒有問題了，結果司機囘來說，不能開。因為新公布的辦法，說是用汽油同酒精液體燃料的車輛，還需要一種允許證，方能通行；同時尚有所帶汽油數量上的問題，所以搬下來一桶汽油，貼上了封條，然後原車開囘。朱司機當然很生氣。

八日　星期三

六時半開車，西發。

七時半到青木關，此次因為一切手續都已齊備，所以不及半小時就開出，經壁山，永川，而到榮昌午飯。

永川穿城而過，街道似極清潔。榮昌未及進城，即在車站附近進餐。同了高同學丁朱二君及司機助手，要了三十元的和菜，有四葷一素一湯，（蒜苗炒肉絲，素燒豆腐，豌豆炒肉鬆，萵苣炒腰花，回鍋肉三鮮湯）做得還可口，因之我也吃了一碗半飯，還喝了四兩大麯，連飯及小賬共計五十三元。為什麼我要這樣絮絮叨叨記載些吃飯的瑣屑，我以為數年來生活的變動，實在太厲害了，今天以為很貴的，也許過了一些時候，反而羨慕為便宜，所以我想這種記載，在以後看來，或者還覺着有點餘戀呢。

榮昌產夏布至有名，普通一件長衫料約六七十元，較之重慶當然要便宜一點。另有一種專為女人做衣服用的印花夏布，每尺六七八元不等，極美麗。還有蔴織的仿珠羅紗帳，現成的每頂一百二十五元，從表面看來，似乎很好；這種改良的出產，頗合社會的需要。

飯後，經過燒酒坊，此處應用陶瓷器的店舖很多，大概附近出產此種陶瓷的原故。

下午三時到內江把行李安頓後，即去公路衛生站，晤見薛主任，承他引導參觀各部，並與之談站事。後同薛君到街市閒走，無意中見到一處公共廁所，我就推門進去一看，覺極乾淨，實爲他處所不及。

此處蜜餞物品極考究，櫻桃無花果不必說，就是佛手茄子也有製成蜜餞。一切陳設亦甚清潔，有的裝以玻璃瓶，有的盛以大盤，放在玻璃櫃台裏，就從外面看看，也就不錯了。內江產糖素來有名，所以蜜餞的食品特別來得多，路上隨處可以看到。至於土法製糖場所改良的製品用白布袋裝盛，一市斤二市斤五市斤等數種，潔糖每斤賣十二元五角，最好的白冰糖，每斤二十元。

內江熱鬧的市街有兩條，寬闊的行人道外邊，還種些洋槐，所以街道非常整潔，而綠蔭深處，行人熙來攘往，自有一種特殊的環境，使得我初來的外江老獲得一個深刻的印象。浙東各縣，那一處能夠比得上這裏呢！

飯晚在京山飯店，却不見得出色。

(二)我在成都

九日　星期四

今日六時一刻即開車，到資中復與公司購酒精。從八時起，等了兩個鐘頭，說是稅務局的職員還沒有到，因爲不曾納過稅，所以買了去還算是私貨，必須繳過了稅，有了一張稅單，才能夠開車。公家機關裏的公務員就是這樣不守時間。人家的時間，值得他們一顧麼！

十一時到球溪場午飯，客飯每客六元，遠不如榮昌，我就吃了三個荷包蛋。櫻桃上市了，當然比不上南京後湖的出產。

飯後開車，過資陽，未停。三時到簡陽，此處豆瓣醬說是很好，名目也很多，有所謂金鈎醬海味醬等種種，每斤五六元不等，本想買一斤做路菜，可是每一缸裏都有死蒼蠅好幾個，我就不敢領教了。甘蔗較粗的另賣每枝一元五角，整捆的約一元一枝，沱江區域種植甘蔗甚多，所以產糖極可觀。

過簡陽後，到龍泉驛，中間須經過一嶺，自此就是成都大盆地，一望盡係麥田。五時半到成都，遂與高同學等分別，獨自雇了一輛人力車到驛馬市街旅行社招待所，雖是一個單人房間，可是很寬敞，有兩大間，每日房金三十元，是志濬兄爲我預定的。

稍稍休息後，即去五龍街，就在驛馬市街附近，方才人力車所經過的，有好幾家舊書店，看了一看，邛崍縣志一部四本（民國十九年修）索價四十五元，沒法可以還價。隨後在姓劉的一家古董店裏，見到新津漢墓所出土的陶雞以及琉璃綠瓷的零星物件，並且還從他那裏知道一些出土的情形。

走了六七家，時間已不早了，想找賴澋元，就雇車到總府街，在

一家湯元店門口停下。車夫說這裏就是了，却不見牌號，進去吃了一客（四個八角）一碟發糕（五塊每塊四角）隨同湯元來的有一小碟白糖與芝蔴醬這是一個特色。

吃過湯元，去春熙路閑走，兩邊百貨商場，一家緊挨着一家，各種物品都很充足，比之重慶還要來得多，當然價錢要比重慶來得高，可是三星牙膏祇賣六元五角一枝，却不比貴陽貴。

春熙路馬路寬闊，人行道上鋪着水泥，電燈極亮，店舖的裝飾都很考究而精緻。馬路上汽車極少見，人力車經過時也不見得怎樣么喝，所以一路閒逛着，雖是遊人不算少，另有一種恬靜安適的感覺。我想這也許就是成都夜市的可愛處。

賣夜報的報販並不喧嚷，而十字路的屋角旁邊，有時見到手拿一束月季的賣花童子，所以我又敢說成都雖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可是到了晚上，決不會像上海那樣令人頭痛，又不致於像重慶那樣感到無味。在我的想像中以爲有點像衡京阿姆斯坦達姆的一條舊京的街道。遊人雖擠，各人有各人一種閒散的心情來領略享受這個可愛的夜市，這是一個很可寶貴的情景。就我的故鄉說，一條觀前街，在當年確可以稱得起富有東方色彩的一個好地方，可惜馬路拆寬了以後，繼之以行駛了公共汽車，而人力車上的小銅鈴，叮呤噹啷的不斷地響着，令人要心煩，要頭脹，夜市的靜適，遊人的閒散，却被那披上了一件現代化的外衣而完全破壞了。因此我一邊在春熙路上閒走，一面懷念到我故鄉觀前街已往的令人可愛的情景，不免有點悵惘起來。

在一家書店裏買了一張成都街市詳圖，不期而碰到了陳志潛兄，眞是巧極了，約定明天下午我在招待所等候他。

春熙路走完了，又走總府街，春熙西路幾條馬路，居然見着賴湯元是一家一開間的小店，裏面桌子約有六七張，却擠滿了吃客，我不便再吃甜食了，遂在上海食品公司吃了一碗雞絲湯麵（四元四角）。

十日　星期五

天氣變了，忽然掉雨點，就急急雇車回旅社。

一時到羊市街，折進東城根要尋胡抄手（抄手即餛飩）說是搬家了，就在附近看了幾家舊書店，即雇車到忠烈祠西街口下車，先在一家專做珍珠湯元的小店裏吃了兩個（每個一元。）所謂珍珠湯元者，是用糯米包的蒸食甜品，倒很合我的胃口。吃過點心後，於是每逢見到一家舊貨舖就跨進去看看。

此處獨多估衣店皮貨店，至於古董一類的東西，往往與玉器作相連，有時還夾雜着新的磁器，所以說不上北平的琉璃廠或者有點類似於廈門烟袋街的情形。我於挨家遊逛的結果，居然零零碎碎的看到琺瑯與琉璃廠器的標本不少。有的索價還便宜，有的也很高，當然談不到什麼精品。據說七八年前發掘頗多，所以可

觀的物品，着實出了些，而搜集的人也有好幾位。

走完了忠烈祠東西兩街，折而向南走署襪北一街，見有新開的春和餐室，一眼望進去，似有花木之勝，就進去休息。

茶室有敞廳數處，有一個小小的荷花池，我就在池邊擇定了一個座位，沏了一碗花茶，靜靜地鑑賞了一番適才所購到的幾件邛窯的物品。時候已不早了，索性要了些麵食，包子每個八角，並無特別，素椒牛肉麵是四川的做手，倒也別有風味，但是不吃辣的人，一定說「要不得。」

茶座中女客竟不乏其人，有爲摩登女子，且係單身，似係等候情人的約會，否則呆坐了一個鐘頭做什麼呢！有爲中下級社會之人，倒有閒空來擺龍門陣，不能不佩服她們的閒情逸致。搭手巾的還是女堂倌，平心說起來，這一家茶室倒還清靜，似有故鄉花園裏吃茶的風味。

十二時餘回招待所，把所得的物品清洗一下，覺得邛窯的一個造像很不錯，這是從明發那裏得來的，主人說是去新津了，未曾遇到。

二時四十分志濳尚未見來，即留出一條，我就雇車去華西大學博物館訪鄭德坤先生。他是上課去了，承館中某某導引參觀。本來是在整理疏散期間，停止參觀，我以頡剛之介，得蒙優待，至爲感激。館中陳列着邛窯琉璃窯各件，廣漢及理番羌民墓中所出土的各種陶器材料，至爲豐富。而新津漢墓中石畫，更爲名貴。嗣後鄭先生回來了，又承他親自招待指示，得悉琉璃廠窯與邛窯出土不同之所在，並暢談新津漢墓一切情形，極爲愉快，因即贈以「瓷器與浙江」一册，請其指正，談到五時半，始別鄭君進城。

復興門外所見茶室最多，間有歌唱小調，而沿路茶座中女子擺龍門陣的，所在都有，這是成都的一個特點。

到中茶公司訪王君，係力幹兄所介紹，略談片刻，辭出。遂去附近俄國飯店吃飯，其實是一家道地的上海式酒菜館，要了一個紅燒划水（十二元）一盤小籠饅頭（十個，每個八角）二兩大麯（三元）結果連小賬二十六元三角，這是一個奢侈的晚餐。本來想嘗嘗賴湯元，但走到那裏說是賣完了，「明日請早」，夠多神氣呀！

晚飯後回招待所，悉志濳兄已有電話來，約定明早八時來看我。

十一日　星期六

早張信持來邛窯施彩碗，綠釉小瓶，類鈞釉盤，綠釉凸花小盒各件，倘好惜索價過高，僅能選購數種，作爲此行紀念，並留供回家後之硏究。

大約數年前值數元之物品，現須二三十元或四五十元，十倍尙不止，他們說法幣不値錢，這是各地所異口同聲的一句回答。

四八一〇八〇

志潛兄來，悉蘇君兆祥在此任高等法院院長，決由志潛去約定時間相訪，尚有地方人士數位，亦多收藏，須去面約，方能決定。

志潛兄去後，即雇車往舊皇城擬看川大所藏漢墓中浮雕石刻，到那裏才知道學校已遷峨眉，成都辦事處則遠在東門外云，當即雇車至青石橋中街蕣吳抄手，至則時間尚早，還未開堂，須過十二點鐘才開始營業，遂改往賴湯元吃湯元。此處湯元較勝他處者，是在皮子膩而滑，細而薄，個兒並不大，賣兩角錢一個，當在比之上個包子賣八角要便宜得多。一碟芝蔴醬同白糖，吃起來，確是別有風味。店面僅有一小間，四只桌子賣上十餘客，就無迴旋餘地。好得前客讓後客，如此川流不息地賣着賣着，到下半天就可以回絕客人說沒有了，生意之好，有如此者。

湯元吃罷，雇車去犀浦，車費九元。出西門經西車站，萬福場，而到犀浦，計有二十餘里。公路兩旁盡是麥田，同時樹林很多，這跟吾們家鄉一片稻田的情形不同。同時見到有錢人的別墅，籬笆上處處開着薔薇，一陣一陣送來香氣，正夠迷人。

犀浦是一鎮屬郫縣，街道不甚清潔。省立博物館即在東岳廟內。頡剛所介紹之馮館長，適在城未回，即由館員劉君述喬導觀所藏。先看近十餘年來在新津所出土的石闕、刻，以及守墓石像等件。查自新津沿岷江到宜賓兩岸，漢晉崖墓極多，時有發見。所謂石闕雕刻，完全跟武梁祠畫像相同，而墓門的雕刻，有飛鳳立虎頭上，狀至為奇。左邊陳列着原在萬佛寺的六朝造象，後進正殿陳列琉璃廠邛窰物品計兩大櫃，漢墓中所出陶器亦不少。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茂縣東門外靜州土司官衙前田中所出土的南齊永明九年（公歷四九一年）釋玄嵩造像，前面是彌勒佛坐像，後面是無量佛立像，兩側雕刻，因搬運時嫌其太重，曾被敲下，可謂愚蠢之至。此南齊造像與山西天龍山之北齊作品相似，至可寶貴。

至邛窰所陳列者，可謂洋洋大觀。以比華西博物館所藏的，各有不同，惟是華西精品業已裝箱疏散，昨日所見到的據鄭館長說，是第三等物品，可惜沒有見着上等的，然就此兩處所藏的看來，對於邛窰的特點，已經略知一二，擬另寫專文記之。

在博物館勾留一小時半，遂別劉君雇車進城，先回招待所，時已三點，稍稍休息一回，又出去閒逛。先看玉龍街各小書店，順着向東走至帶橋街，白絲街，都有舊書店，挨家看過去，並無所得。後到忠烈祠街在張估店中小坐，其時已四點半，中飯未曾吃過，肚裏覺得有點餓了，雇車到青石橋中街，在吳抄手那裏吃了一碗原湯抄手（一碗三元，計有餛飩十二只，）並不見得怎樣特別的好。

走出吳抄手門，信步往南折東，復轉北，如此無目的地閒走了一回，有點倦意，索性再加一點油，預備到春和那裏好好兒休息一下。於是就在署襪中街一家四川館子叫做虎蝷的，要了一盆白油蠶豆，一盆京溜鴨肝，二兩大麯，一客白飯，結果是二十五元。

晚飯後走到春和仍舊在池邊沏了一碗花茶，靜靜兒坐了一回，覺得很舒服。一天疲憊，得此即告恢復。坐到八時後，始回招待所。

十二日 星期日

早晨佑來，有三彩的兩小件，以及加彩水池等均可觀，終以價昂未能羅致爲憾。

九時至仁厚街訪馮先生，已往犀浦去了，彼此相左，不獲一譚，萬分惆悵。當即雇車（車費七元）去東門外琉璃廠，地較犀浦路近，而土馬路灰土甚大，坐在車上，有點吃苦。此處單輪羊角車極通行，自然比之洋車爲便宜。貨運則多用汽車胎改造之兩輪車，一路上貨運着實不少，這是通往仁壽的一條大道。

東門外菜蔬種植較多，所以整筐已經剝好的蠶豆豌豆極多。紅薔薇黃薔薇以及其他花草，一籃一籃的往城裏送。此外雪白的兔兒，彷彿裝鷄鴨那樣挑進東門裏去，這不是爲着飼養，而是作爲薰燒的食品。同時今天正是星期，穿着制服的學生很多，所以街上格外來得擁擠。

到琉璃廠後，開始與當地人接觸，由一農人領導去探訪當年挖掘的地方。他是親自參加過挖掘的工作，所以情形很熟識。我則一路上盡力留心不同的碎片，也略略檢拾了一點。燒瓷窰具，遍地皆是。從公路靠右走，直到河邊爲止，挖掘過的地段很不小，據那個嚮導者說，必須掘下一人高才能發見什麼東西，現在已有七八年不挖了，原因是米糧貴，不合算，但是地底下還有東西，他是這樣肯定地說着。

經過一個半鐘點的實地調查以後，雖不能解答我的問題，可是有一部分自己覺得所揣測的，並不遠於事實。

一時進城，在鼓樓西街一家書畫舖裏看到朱菽堂（爲弼）的立幅，索價七十元。龍泉雙魚盆洗，尚非精品，索價七百元。另有一家寄售物品的信託所，有中華印的二十四史全部，要二萬元，亦有書畫多件，原價不是一千，即是八百，可怕。後回招待所午飯，要了兩個葱油餅，尚覺可口。

衛生處送來峨眉戴主任來信，以及公雋自方岩來電，曉得偉子已於上月卅號離方，當即寫信寄嫻兒，由航空發出。

二時去訪志潛兄於其齋所，談了一回，同去訪問蘇弗辭院長。蘇先生曩年在甘肅蘭州相識，其時他是高檢廳廳長，後來他住上海，曾去訪問過。想不到此次在成都又相見了。他是尋陽人，與談甚久。辭出，別了志潛，去訪胡次威廳長，因爲我還沒有去拜訪，而他已於今早來過招待所，按之行客例應拜訪坐客，那我就失禮了。至時次威廳長已出門，未曾晤面。卽回招待所，無意中見到老友勁聞之二女公子。勁聞我民元在北京時一起學戲，可以說是天天相見的朋友。星期日終是在他家裏與其夫人及戚串作竹林之游。其時勁聞大女公子志權，約七八歲，二女公子亞權，僅四五歲而已。後來我

離開北京，音問遂疏。二十年我自歐洲回國時，曾見過第二面，那是最後一次的會晤。今亞權隨其先生自陝西來蓉，不日卽須赴滇轉緬。志橫現在上海，已有二小孩。三權尚在南京。志橫曾於民國二十二年時在美學美術，其先生則專習經濟。亞權在美三年習歷史，先生攻砲科。三權畢業北大法律系，老友子女，均已卓然自立，心中自然萬分的愉快，因爲一向在幼年時所看見長大的，到今天如此成就，此種愉快的心情，眞有描寫不出的意境。惟是另一方面，知道她舅家的遭遇，很是不幸。她的舅舅，都是我的老友，如吳階子沅均在北京同事多年，先後故世。我在習戲期間所朝夕在一起的芃秋，則在二十六年，自京到滬後，轉莫干山寓其戚家別墅，不幸有一天被盜，誤認他是事主而被害了，所以死得甚慘。老友如此下場，不禁爲之愴然久之！

亞權走後，以時間尚早，卽雇車去祠堂街。此處盡是書店，購得參考書報不少，後到少城公園，民衆教育館圖書館公共體育場均在公園之內，另闢茶座頗多，地方似極整潔，爲別處都市所未有。無已，祇有北京當年之中央公園可以與之比擬。成都地方眞不錯，卽以我今日所到的仁厚街布後街各處，一個住宅裏，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而且種點花木，這在任何處所，不能比擬的一個靜適的地方。還有走到一個住宅區的胡同裏，沒有塵囂。街道雖不十分寬闊，可以通過汽車，而兩對面還種了些洋槐，青青的濃蔭底下，更顯出一種優美的環境。

幾天來跑遍了四城，我以爲如以舊皇城爲中心，城東南的一角是最熱鬧的市場中心。西面完全是住宅區，一條一條街道，極爲整齊，在從前是滿城的地域，辛亥以後，賣諸民間，大約在民十五復陸續改造。東北角是舊式的買賣地方，一切古玩店鋪估衣皮貨店木器店都在那裏。南城可以說是文化區，因爲除了少城公園以外，所有新書店盡在祠堂街，更往南去，是華西壩，不用說那是一個文化的中心。大致可以如此分法。

在少城公園，內找到靜甯酒家，說是不賣夜座了，索性走到陝西正街的「不醉無歸小酒家」裏去大嚼一頓。本來所謂姑姑筵者，是成都最負盛名的菜館，現在主人已故世了。他的家裏人，就分別開了哥哥傳，（在總府街）甯靜，（少城公園）不醉無歸小酒家，（陝西正街）說是正宗的黃派做法，味較清淡，並且往往以蔬菜爲主，另外一派較爲油膩。

此處菜單是相當貴，紅燒中段二十六元，八寶鴨五十八，甲魚（紅燒或淸蒸）四十八，脆皮雞二十八，鍋貼子雞三十六，大[illegible]如此。我就要了一個宮保雞，說是那裏的拿手菜（二〇元，）奶湯肚條，（八元，）花菜一碗（六角，）大糟四兩（每兩二元二角，）蒸飯一盅，（一元，）此外連賞彩小賬等共計四十四元，不能不說太奢侈了。

他的好處第一顯得乾淨相即如一雙筷子居然亦用白紙包好。蒸飯仿照廣東式，用錫盌。宮保雞的紅辣椒，原只煞炒過的。奶湯肚條裏放些青菜，加上整個蒜囊幾個，味兒就不同了。大概他家的菜，色香味是兼顧的盛名之下，到底不同。雖則化了四十四元，吃得很痛快，我想一個胃如其強健的話，不妨讓牠多工作一點，維持生命健康的倉庫，應該要有點積貯，這是我的意見。

八時餘回招待所。

十三日　星期一

早張佑送來漢石函雕刻拓片等，其中有為省立博物院所收藏的，選購一套計大小八張，拓工還不錯，另有漢畫磚極好，係非賣品，張佑帶來看看而已。邛窯物品，亦有另件十餘，僅得一小瓶，及加彩水池各一件，尚佳。

八時去惜字宮街衛生處訪志濬兄，與談川省自二十八年以來衛生工作情形極久。復由侯科長陪同前往第一保嬰事務所參觀，對於登記手續方面頗可效法。參觀後即雇車去和成銀行訪林君，並由伊介紹其經理殷君，約定明日下午二時，在其寓所看邛窯物品。

到賴湯元吃湯元，看到盛湯元的碗以及蔴醬的小碟，一次用過，即在一只水桶裏洗一下，抹布一揩就得，似乎有點異樣。

膳後到兩廣銀行樓上看黃君璧商衍鎏兩位書畫合展，黃君畫以仿張大千的為多，我總覺得山水裏畫一個人手持一杖，側着一個臉兒看看瀑布，或是點綴在一個秋林閒，這是中國山水畫千篇一律的老文章，還有張大千那副硬要模仿石濤的人物畫法，手持一杖不算，必得飄着幾莖鬍鬚，就太做作了。我可有點不大贊成。展覽會，還陳列着商自己本人同着劉春霖等一輩人所謂三鼎甲一傳臚的字屏，居然三堂都有人定購了，科舉的偶像，還是有人崇拜。

出展覽會後到祠堂街，因為昨天去的時候太晚了，所以今天必須補游一下。有幾家舊貨舖，此刻所謂信託服務社之類，竟有西藥代售，腦垂體注射液六針不另賣，計四百八十元，撲瘧母星針每針要一百二十元，竟有如此高價。

在廿四春一家小店吃水餃不甚好。廿四春這個市招也可以說是特別，不過今天還看見飯店的市招，有稷雪，郇美，同凱歌三處，此外其他特別的市招也儘多着哩。

我以去華西時間尚早，遂到少城公園茶蓬裏吃茶，一[illegible]然是消磨些時間，其實這幾天奔波得太厲害了，不妨借此稍息一下，居然坐了兩小時。

下午二時到華西博物館，等候了約半小時，晤見鄭館長，出示各處碎片標本，至為高興。復又同他在金大文化研究所，購得長沙古物聞見記二冊，原價五元，現售四十元；南陽漢畫象彙存一冊，原

定八元，現售一百元。以從前十三元的代價，現在要百四十元，是十倍有餘，還算每元法幣值一角呢。

四時離開華西壩，時間尚早，復到少城公園泡一碗茶，在樹蔭底下我就看聞見記。將近六時，才離開，到陝西正街訪張志穌先生，晤之，允爲介紹新津友人，新交如此，至爲可感。

到不醉無歸小酒家，應志潛之約。在座有蘇院長，餘均新交，其中周君係北京同學，現任甫澄紀念醫院院長，座間閒談至多。

十四日　星期二

九時出門去包家巷甫澄紀念醫院訪周同學，並晤在杭墊友都少伯兄及朱君果女醫師，亦是當時產校同事，就參觀了一下。

復同周同學去中央製藥廠，晤趙君，承他見示廠中出品，並與之談製藥事極久。十二時已過去了，與辭而出。

周同學邀往長順街治德小店，吃粉蒸牛肉，這是成都小吃中有名的一家。粉蒸牛肉每梯七角，粉蒸雞一元，吾們要了四兩大麯，隔壁火熱的鍋塊，夾着蒸肉，算是到了成都吃得最痛快的一次。本來我在新橋已經試過了好幾回，覺得很可口，尤其是加上花椒，確是別有風味。一面吃，一面與周同學暢談母校過去的一切事情，彼此都有些感慨。

二時到了，不得已結束了這一頓舒適的午餐，爲的是已經約定般君於其寓所，看他所藏的陶瓷。于是即與周君作別，雇車到長禪寺街晤般君，得見邛窯及新津出土陶器，惜乎有好些東西已疏散到鄉間去了。漢陶中綠釉而滿身銀片的有一件，據說有一馬頭甚精美，未能見到爲憾。臨別時承贈邛窯小臺，當謹藏之。

到張估處一坐，復又同去訪曾君，不值，即往春和小坐，與張估閒談已往成都關於陶瓷物品之賣買情形，直坐到六時始去琢章先生之約。至時志潛兄等已先在，得見龍泉荷瓣盤碗，盤的色釉極佳，制作非常規則，可稱上品。另有所謂蜀窯的兩件，我甚懷疑於蜀窯之說，祇能說牠是隱青罷。琢章先生出示王覺斯綾本立幅，我就立刻想到去年松坑口被燬的那條，似乎有點痛心，算了，還鐘債，希望求償於勝利之後罷。

席設在春和，即係蘇君花園的一角，數年前租與別人的。席間閒談頗多。而客人中除了志潛兄外，都是新識。

回寓所已九時半，張估送來邛窯出品十餘件，選留其半，待明早商決。張估去後，整理行件，復又看雜志數册，睡時已十一時半，而窗外淅瀝有小雨，如果下得大了，那就明天不能離開成都。

陽朔八景詞

調寄浪淘沙
題於陽朔鑑寺鐘樓西

藍田 管以玉 道光元年冬月

東嶺朝霞

曙色曉盈盈，日射窗明，霞光環繞赤城生，彩絢白沙東嶺秀，氣象崢嶸。雁陣掠空橫，逐隊飛鳴，煙嵐掩映更怡情，綺散千門嘘百里，燦爛堪呈。

西山晚照

爽氣撲八閭，照滿西陲，山城如畫水之湄，繞閣煙霞憑晚眺，絕勝峨嵋。縱送任鳥騅，倦鳥相隨，遙天佳氣好風吹，人在山陰行道上，應接阿誰。

市橋雙月

皓魄影橋西，雙月名溪，人煙稠密望中迷，水泛山光饒別趣，鬧市堪稽。輻輳往來齊，俯視爭題，龍潭旁閣海魚棲，清徹波光憑賞望，好步雲梯。

黌宮萬雲

聖道會昌隆，泮沼流虹，鮮光飛映繞黌宮，彩色裁成雲萬朵，遍繞騰東。鼎盛林垣中，八面玲瓏，無心出岫掩晴空，士氣凌霄風虎變，快睹從龍。

鑑寺僧鐘

寶剎踞山嶺，鑑別塵緣，鐘聲嘹喨徹雲邊，喚醒往來今古夢，眼界光鮮。是幻是真詮，過耳空懸，蒲團坐定不須捐，多少名韁和利鎖，到此留連。

白沙漁火

艇繫在江頭，日暮綸收，漁家兒婦樂綢繆，聚首沙灣燃夕照，把酒歡謳。醉眼數浮鷗，笑傲王侯，華榮千載付空流，何似投竿垂釣客，萬古名留。

馬山嵐氣

選勝歷西南，仰視山嵐，非煙非霧馬前涵，鬖髿路空騰驟足，動駿形驂。嵐氣且停驂，課雨占豐，凝瑞佳兆澤農三，不事雕鞍羈絡轡，蹀躞趨耽。

龍洞僊泉

見說洞中仙，會飲甘泉，驪龍珠抱水中眠，就裏養成元妙訣，勝蹟堪傳。味美色青漣，不溢不閒，閭閻祈雨應如敕，不竭靈源雲雨幻，變化無邊。

旅途投宿記

西成

余曩曾患失眠之症，近十年來雖加意調攝，惟每遇旅行，頗以不能安眠爲苦。七七以來，復因工作問題，輒須于極不安全之環境，在非意料所及之各地，度旅行之生活。此五載中，堪能使余回憶並感愉快之旅途投宿祗兩次；爰略記于后，以供諸旅界同仁。

廿七年夏，余偕二友攜行軍牀二，乘汽車由長沙赴廣州。第一日宿衡陽，因經一日之顛簸，疲乏不堪。晚餐後即登榻求寐，方將入夢，突覺項間作癢，翻枕審視，則蠕蠕者皆臭虫，蓆間榻角，何止千百；不得已擬就客廳椅上假寐一宵，方躊躇間，爲某友所悉，彼力言對臭蟲頗不覺畏，願將彼之行軍牀與余易榻而臥，余固辭不獲而勉從之。及易榻後，余尙輾轉不能成寐；而此君登榻不須臾，業已鼾聲雷動，相形之下，自嘆勿如，羨慕不置。

翌晨黎明即興，整裝再發，車行不數時，甚感病乏；而車行震盪，不能假寐。薄暮抵曲江，覓得該處最大之旅館投宿，帳房云尙有空房二間，因沿途既餓且倦，至是急謀果腹，未遑詳詢即付定洋而出。迨飽噉歸來。始知所定之房間，竟祗容一榻一棹，榻則僅容一人，而同行者連司機共需四榻，及呼侍者磋商，則絕無容納行軍牀之隙地，頗悔先時之大意，後某君發現有另一房間，除二榻外，尙有設行軍牀之餘地；但探詢之下，悉係二妓所居，乃使侍者往商，若能與余等對換房間，則願出資若干，以償損失。俄侍者告云，已允所請，余等大悅；正在準備佈置，不料該二妓有熟客至，不能履行前議，至是余等願望又成泡影矣。時已入夜，憊極不能支持；乃商定分頭另謀宿處，一友與司機出外設法，余偕友某與帳房情商，擬在客廳中加設三榻，彼先云無舖，余云自備，繼云須照房金計算，並在十句鐘後方可搭舖，次早六時即須拆去，余均諾之；後該帳房又云：須午夜後方可搭舖，余料彼無誠意，交涉不能進展：是時友與司機亦無結果而返，視時計已十句鐘，對此茫茫長夜，有束手無策之感。最後決定將房間予司機留宿，余等往宿小艇，遂各攜公事包出；抵江干，有一頗長之碼頭，遍泊小艇，乃各擇較新者，與艇孃言明，僱資一元，寄宿一宵。艇甚狹小，中艙全艙僅有一榻之大，艙板上舖剖竹，整潔異常。艇孃將艇放於中流，寄碇後，在杳木櫃中取出紅毛毯一枕二，留艙板

上，爲掩艙門而出；取視毯枕，均潔淨而有幽香。余經兩日之長途跋涉，第一夜爲臭蟲所擾，今夜復勞勞半宵，已臨山窮水盡之境，得此既無蟲蚊相侵，又復香雅宜人之幽境，不禁飄然欲仙；時清風徐來，夜籟俱靜，遂酣然入夢，不覺東方之既白。

次早正惺忪間，覺艇身撼動，起視乃艇孃方將小艇移岸，二友亦相繼登陸；時正細雨絲絲，艇孃爲撑小傘送返旅館；此乃曲江留宿使余永誌勿忘者也。

武漢陷淪後，奈因職務關係，須赴緬甸境內工作，逗留仰光三年。迨太平洋戰事爆發，環境日非，初因緬甸非中立國，日人可隨時入侵，再則新嘉坡陷落，門戶洞開，日艦可隨時駛入印度洋；繼而日機轟炸仰光，市況蕭條。日人有將緬甸逐漸鯨吞之勢，復悉日人已強渡怒江及息塘河，並進攻勃固，勢將包抄仰光後路，人心益覺惶惶，市閭店肆日有關閉，市民亦十室九空，此乃卅年二月初旬事也。及十六日，市間餐肆已陸續全部歇業，糧食俱絕；余等爲職責所羈，未能即離，幸備有罐頭食品，聊以充飢。迄十九日，維持秩序之警察，亦無蹤跡，形勢益見緊張，乃不得不謀撤退，同人等均於晨間分批離去，余則留汽車一輛代步，與司機於七時出發，爲穩妥計，向西走卑謬路，不經勃固，以免蹈入敵手。途中與司機更替駕駛，趕程前進，車行甚速；卑謬後，危險已除，余於此數月間，日處楚歌中，一旦離此危城，如鳥出籠，其精神愉快，非筆楮可形容，不禁引吭高歌；途間有賣瓜者，其瓜碧綠可愛，遂以六安購得一枚。天將暝，抵一村，有小山，詢諸土人，知係泊巴山山腰，公路局招待所在焉，乃投宿其中；招待所僅臥室三，客廳一，廳設坪台，前臨花園，園有小池，係聚匯山澗流泉而成；水頗清洌，將瓜浸其中，以備解渴。池畔植紫薇花卅株，方盛開，淸香撲鼻，余等經一日之風塵，乃就池而浴，一滌塵垢。浴畢移靠椅於坪台上，將瓜剖食；與司機閒話仰光，不勝滄桑之感。時晚風習習，心神爲爽，俄而新月一鈎，斜懸天際，景更清幽；此山明水秀境地，恍如世外桃源。九時許，覺微寒，即入室就枕，夢寐爲安。次早進餐時，有印籍公路視察員至，知余由仰光來，入座詢該處近狀頗詳，及余付值時，堅囑勿付房金，以余係因公經此，聊表招待之意。余却之不得，稱謝而別。嗣抵瓦城，經臘戍往密支那，然後折回，沿途均狼狽不堪；及過惠通橋，抵保山，又屢遭空襲，幸均無恙，計此半載中僕僕風塵無寧日，生死已置度外，又安論食宿問題，故今日能留念者，亦僅泊巴山之夜而已。

旅行雜誌叢刊之三

川康遊踪

易君左著

川康爲新中國太陽的起點，其蘊藏之富，足以支持我國抗戰，以達勝利之日；其山水之壯麗，更足以冠甲全國。而本書之輯，在於使人深切體認我國河山之瑰奇，以激發我人對祖國之熱愛。全書計十八萬字，尚在印刷中。

雲海航行

吳彰職

上面是蔚藍色的天幕，下面是銀色的雲海，端坐在空中樓閣裏，極目瞭賞那海面中被日光音射而成的各色幻景，飄飄然如入仙境，忽然通過一道雲的罅隙，發現海底那磅礴逶綿的山巒和迤邐曲折的河流，道路；道路上牛行式的汽車，房屋，田園…………

人情勝天

中華民族是最富于情感的人類，任何事體只要雙方有交情，無不可以迎刃而解的；我們這次奉命由重慶飛昆明時，依中航公司所通知的坐位次序推算起來，尚須等候十二天之久，這種情形，假如是有錢的階級們，正可以藉此狂遊這戰時首都的名勝古跡，然在薪水階級的我們，無異是宣判有期徒刑！金錢把我們因犯似的監禁在斗室中，三天之後，勢難按捺下去了，于是貿然地跑到公司去交涉——要求提前出發，我們用種種婉轉的言詞說明原委後，該承辦員表示十分同情，並且談起鄉誼來了，因此事情更易談判，遂得翌晨出發的優待。

在珊瑚壩機場上

昨晚已經入睡了，朋友們買來許多糖果，酒替我們餞行，弄到子夜後纔獲安眠，一覺醒來，天已大明了，急喚起世民，摒擋行囊，不料朋友們都來送行了，纔同赴南紀門外珊瑚壩候機場；我們步下立體式的南區公園時，見機場上旅人點點，來回匆匆，遠眺南岸山巒磅礴連綿，不覺吟起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來。到機場內，人和行李分別過磅，規定攜帶行李三公斤，搭載行李十五公斤，結果超重了五公斤，只得忍痛揀出零物，贈給送行的朋友，因爲昨天依規定重量整理時，已割愛許多物品了，今天繼續分割，實在有些不忍！況且昆明貨價高貴，安能重行購置呢？今天中航及歐亞兩公司都有飛機起飛，所以乘客特別衆多，再加上半數的送行者，更覺芸芸滿場了。

同機人物

今天同機的朋友，共有二十二位，各界仕女都有，還有三位盟邦的軍人；除我們二人窮形寒酸外，均闊綽異常；由他們的穿飾和行囊上面可以判別出來。

別矣重慶

本來是八點鐘起飛的，不知怎的延至九點五十五分？飛機在跑道上駛了一個「U」字形，接着就騰空而起了，送行的朋友們，高擧手帕，向我們搖幌致意，可惜窗玻璃不能打開，無法示意！瞬間，我升在濃厚的雲霧中，重慶不知去向了？

四八—〇八九

飄飄然端坐于「空中機閣」內，茫茫然飛赴天涯。

雲海一瞥

在重慶候機的期中，除見過一次「曇花一現」的旭日東昇外，都是霧雨濛濛，無異黑暗世界，現在我們旅行在這一望無垠的雲海上，和蔚藍色的天幕下，日光普照在一團一團如棉花，一捲一捲如波濤的雲層中，反射出各色各樣的幻景來，心境爲之豁然開朗；啊，這個銀色的世界和剛才候機場的情景相較，豈非天堂與地獄嗎？機身徐徐動盪，如受海水之衝激，機聲隆隆，如海水之怒吼；遠瞩幾處山峯，突出雲面，彷彿鯨魚的背脊；我沒有渡過海洋，想海洋況味不過如此吧？

滇境上空

航行一小時之後，雲海漸漸瓦解，雲氣變幻靡常，成爲團團的縷縷的炊烟了；從雲的罅隙處俯視，見山岳綿綿，原來我們已進入山國的雲南省了，山峯上，舖着一層白皚皚的薄雪，啊，南國亦有雪景來點綴的，可見天惠之公道了。迤邐曲折的河流，道路；道路上牛行式的汽車，一畦一畦的田地，一層一層由高而低，如綉花的絨毯；[illegible]起伏，房屋點點，黛綠叢叢，彷彿置身于軍事教室的沙盤旁，這時如有照相機在手，來一個空中撮影，豈不痛快之至。

到昆明了

正在向地面盡情地鳥瞰時，忽見窗幔突然降下？詢其究竟，說是：「到昆明了」，爲什麼昆明的景物不許看呢？覺得似乎不必！但我的坐位靠近窗壁，仍可以從幔縫處窺探的，不過視界小些罷了。昆明郊外，公路縱橫，翠綠夾道，城垣蜿蜒，地區似盆；遠望滇池，水天相映，宛如明鏡，帆船散佈于水面，如鏡中的滴滴污點！突然感覺下降，渾身肌肉如被拉長，耳膜如羽毛在拂動的奇癢？兩掌本能地緊包着耳朵，似覺略爲好受些，大概這是初次乘機生理的不慣的現象吧。

頻繁的檢查

抗戰以來，當局對旅客的各種檢查，可以說無微不至，但因檢查人員所受教育的低劣，自以爲有了執行權柄，便態度倨傲，任性愚弄，旅客爲此不勝「行路難」之嘆，今天在上機時，檢查員頗禮貌，手續亦頗合理；但下機時之檢查就不然了，他們詢問嚕嗦，態度亦傲慢，幸虧我們證明文件無缺，否則難免「莫須有」之災！好容易通過了這道難關，乘專車入城，赴翠湖公園司令部報到。

科學的實惠

由戰時的首都——重慶到西南戰場根據地——昆明，有一千一百五十公里，如果步行的話，需要二十八天之久！乘汽車亦需六天，自飛機發明之後，整個地球無形中縮小了一百一十二倍！今天上午九時五十五分前身在重慶，而下午零時三十五分卻在相距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空間的昆明了！吾輩既享受了這偉大的科學實惠，又飽嘗了這空前絕後的大戰滋味，可謂榮幸之至了。

浙西風物

——致禺的信

婁子匡

××

出了金華的西門，在火車站靜候，當初是黯黑黑地，很像去年我們關浙贛行程中，在玉山車站候車的那樣情景。到天光微明的時分，遠遠地汽笛叫破寂寥，大家伸長了項頸，以爲從諸暨來的火車到了，就會轉往蘭谿去，可是雄偉的駛到的車頭，却是自南迤北的鷹潭來車，在模糊的光線中，旅客們都匆匆地下了車，又像我們從滬到浙，抵達金華的情景。

很久很久，諸暨來的車子到站啦，又是一番嘈雜，和鷹潭到車時一樣，我們在嘈雜中上車，擠軋中得到了座位，天已收斂了黑的幕，天空中現出我們前幾時看到一樣的綺麗的雲霞，不多一回，太陽出來，[illegible]飽了煤和水，慢慢地開來接上車廂，砰的一擋。又一回車輪兒才向前曳進，離金華車站正是六點鐘。

在車上打聽好去嚴州桐廬的航船，爲的火車到晚了，我們急陡陡地跑路到沿蘭江的檢查站去，趕上了一隻最後開行的竹篷大船跳下去，不管人擠，就離開了蘭谿。

××於蘭江航次

××

下了船，已經找不到一個舖位，心裏覺得欠舒適一些，接着看了一場波浪中的黑劇，情節是如此：

因爲蘭谿的米糧比較便宜些，不許流到建德桐廬去，一條江上有四個檢查站，蘭谿是沿江第一站。

「來檢查啦！」茶房通知旅客，接着三名檢查警下船來。

一個又笨又髒的鄉下人底被舖裏，查出了三十斤的米，警士不說什麼，連米帶袋都拿去了，旅客們有的說：「眞會搜出米來，要充公了。」

帶米的人呆瞪瞪地，好像犯了天大的罪，檢查警喝一聲「來，

」他乾癟癟地跟了去，後面又跟去了一位活潑得油滑的茶房。

艙裏也有人對帶米的旅客同情的說：「他是老實人，給他疏通一下吧！」

賬房也跟着去了。

不多一回，賬房回來笑盈盈地說：

「好啦！好啦！出一點香煙錢就得啦！」

茶房也回來了，旅客也像大赦回家般高興地提了米袋，回到艙裏來。

週遭的一幕，似乎對他現出慶賀的微笑。

黑劇就此閉了幕，我望着江上的風光，片片的帆影，在潺潺的溪流聲裏，再再地移進兩岸，冬的山景，衰黃的色澤，愈現出朔風的蕭殺。午後的陽光，照射到艙裏，反映在江面，又好像冬天裏的春天和煦活動。

××於嚴東關埠頭

××

昨天在夜色朦朧中，抵達嚴東關，爲的船上沒有了舖位，我們上岸去找旅館，小市鎮裏祇有一家，和我們前次貴州山行時汽車拋錨在陸家埠的黑店樣的小旅館，幸虧你想的週到，自己帶了棉被，要不然，這裏因爲到了一部份軍隊，遮靴髒又硬得像生豬油一樣的被子，也沒法慣用呢！

夜半，月明中又登我們的航船，旅客們多是心急地催舟子快些開行，船夫也難免有惰性，睡倒在露天的船邊，不肯起身，等待了很久，纔懶洋洋地啓行。那時月亮已收斂了光芒，曉霧彌漫了江面，正像我們那次到贛州去的「贛江朝霧。」行了幾分鐘，要過淺激的黑石灘，黯黑的濃霧裏，船行的方向，固然可以從着水流行去，可是淺灘的航道，是最難在這情景之下找得到；船老是擱淺着停住，所以我們換上另外一艘小船，四個船夫赤了腳，在冰冷的水裏，眞是黑漆摸弄堂的以沒腳水的深度找航道，我們也是在沒遮攔的小船裏，受着寒冷的曉霧襲擊，冷冰冰地在想：爲什麼他們底航行的技術那麼地原始！結果，在東方微白的時候，才落了灘，前後一小時還不夠，我們才又回到溫和的艙裏，船繼續着行進。

經過了這回滯拙的盤灘以後，輕快的事兒馬上就來到，就是落水的船兒，又逢到順風，張起小風帆，也不必搖櫓子，一小時差不多行了卅里，現在又張起了大風篷，飛快的開進了七星瀧，一位桐廬的旅友告訴我關於七星瀧的故事，他說：進瀧到出瀧，本來路長七十里，如果舟行碰到了下水又順風，就像只有七里路，七十里路的行程，只須七里路航行的時間。我聽了這話兒，又在親身經歷着，覺得利用天時的效力，會比應用機器還大些，這就是一個好例子。

我在七里瀧的水程中，陽光早把江霧驅逐成青天白日，船尾雖然不停地拂來了颼颼的朔風，可是我面龐罩着日光，和一羣卅

子們漫談着山水，也還在曝日下感到和煦呢！瀧裏面的山水，確有值得覽賞，兩岸全是連綿的嶺，相當的高聳，陽光照着塊黃塊黑的向船後移去，江的灣處，有時駛出來一二片帆兒，牠比船兒還大些，水是清冽，風吹出漣漪，我們的船行動在上面，真好像是圖畫中的景物，悠游地使人忘却再下去就是敵騎蹦蹦蹂躪過的桐廬，一水相接呢！

進瀧五里路的地方，是嚴子陵先生的釣魚臺，兩座陡立的小山頭上，建築三個石亭子，因為四週的山岩，多是疏落的草林，只有釣臺的山頭是削壁的岩，所以彷彿與一般不同罷。臺下是嚴先生祠，對江是嚴墓。從前，如果做大官的人經過這裏，船夫一定喊一聲「不要抬頭看！」原因，為的嚴子陵淡於仕途的隱居之風，怕的給官員染去了，而從此官運不通。現在可沒有這個禁忌。

我們不是常在西南山地裏懷念着鰣魚嗎？牠就產生在這一段的江裏，船夫告訴我：這條江裏的鰣魚，味兒特別好的，就產生在釣臺之前，因為這條江有着「仙氣」所以如此；也有說是這裏的鰣魚，腦殼上都有着紅點，是嚴子陵先生在釣臺上，用朱筆點選過的；也有人說：因為離釣臺的兩岸的江流比較淺激，鰣魚是從富春江逆水而上，受着水的衝激，頭上更受到沙石的打擊，而現出紅點。因為逆流而肌肉靈活，更加上釣臺近旁水質較厚，所以釣臺前的鰣魚，鮮美特別可口。

寫到這裏我們快要出瀧，

××於釣臺航次

××

我坐在從桐廬至分水去的船上，回想着昨天到桐廬的情景。

蘭江和富春江支流分向分水去的地點，江水激流在比較遼闊的江面的西岸，就是桐廬。我們底船兒，遠遠地早就望到牠。旅客在說：前次敵寇向浙西流竄，桐廬可被敵機狂炸得很悽慘，大衆底心裏，不禁都對牠起了憐惜，對敵寇起了更大的仇恨。到埠頭，正是一座高寬的旅館，三層樓的堅實的建築，四週被敵機炸成瓦礫場，牠却還是堅強地矗立不搖，給浙西來去的旅人們，無上的嘉惠。

本來桐廬是三等縣，戰起為了牠所居地位的重要，改升了二等縣，城裏祇有一條較長較闊的街道，其他差不多全是靜寂的巷子。商賈們多在瓦礫場裏，忙碌地經營着買賣呢！

桐廬景物的清朗，我有着愉快的觀感。

傍晚，江面起了罩在新娘頭上的兜紗那般薄的夜霧，山水人物看去還是清晰的時分，沙汀的遠遠近近，不斷地划來了大的船兒和小的艇子，男的撐着篙，現出雄偉的力量；女的扳着槳，流露輕巧的姿態，先先後後的划到停泊的灘邊，在粗大的鬆脆的語聲裏把夜飯送下肚子去。

東邊是一座有亭有台的小山，疏疏落落的林子裏，野鳥也和

船艇一樣的歸宿，樹枝被風吹出朔朔的微音，這時候，山的腰裏鑽出月亮，正像玉盤一般。

當初這圓的月，還不十分明亮，夜幕把人兒鳥兒都裹到懷裏去了，月亮是皎潔的昇上山尖，山頭是陰陽的黑白色，江水一刻不休息的繼續長流，月光投到水面爛爍靈活地映出水底的月，風兒吹皺了漣漪，把月兒變得粉碎，現在萬千條銀蛇在水面上下，活潑地流動。還有一只兩只歸來晚了的船兒，划進了銀蛇的陣裏，黑舟兒，黑帆兒，黑人兒更把水的月的美景襯托出來。

因為泛舟天多是連夜在水道裏趕路程，所以睡眠的時間，比較少一些，看了水月的清朗的夜景，倦了入睡，睡得很香呢！

××於桐分航次

××

我們到了天目山，對天目的印象，還可以。似乎天目原來是佛國，禪源寺又很像西湖的靈隱寺。現在成為浙西政治的中心區。

公務員在高大的松林裏穿來穿去，還有那千把個中學生，在寺院裏悠悠地讀書救國，浙西行署就在寺底後進，黨部辦事處，在一所莊子裏，政治在跳動，把靜定的佛國也跟着在跳動。

從前這寺要養一千多名的和尚，山前山後的田畝房子，全是寺產。每年除了外國清明，有外國人來玩中國人來玩的也不多，與世隔絕，確是僧侶的佛地。

那裏有幽邃景色，實辦們在山上建築有濟莊和飽莊華貴的旅邸，裏面，鋪着席夢思的床，自來水的澡盆和便具，紅漆的地板，綠紗的門兒，天然的景色，人工的裝設，真夠華麗呢！

禪源寺裏，珍藏的有玉佛、古鼎，古今名人的字畫懸掛在殿中。墨竹，桿子黑黑的，種植在庭前。

我每晚在這幽邃勝境，漫步於比白天更明朗的月光照在松林的山路上，真會把我底感覺弄得太淒清幽涼了。

××於天目山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歐美采風記

此書為沈明女士精心傑構。全文在旅行雜誌連續刊載達十年之久，早已膾炙人口，自有論評。本社為應各地讀者之請，集印單行本，分上中下三巨册，約於八月底出書。凡預約訂閱者，請暫寄六十元，出書後即可寄奉。

慰勞專輯

給保衛者

青子

敬愛的抗戰將士們：

今天你們在艱苦戰鬥，在壯烈犧牲；而我却在這種的日子，來向你們談風說景麼？來邀你們遊山玩水麼？——

同志們！不是的！——

但是，同志們！在另一種意味上說，這却又正好是的呢。——

爲什麼？——

沒有人懂得旅行者底目的：有的說他性近自然，人間的活動使他失盡寧靜淡泊的生活趣味，他強烈地要求回歸一種赤裸而又和諧的鳥、獸、泉、石的世界，有的說他爲了愛好健康，要肌肉發達，得成爲峻極的山脈，精神硬朗得近於寬曠的日光；有的說他需要不斷的刺激，有着特異的癖好，祇有新鮮的人物，風土，祇有異鄉情調，能夠給他無窮的然而仍舊有限的滿足，有的說他在研究一種學問，詩；或者地理；有的甚至說他不過喜歡多用幾種錢幣，多吃幾國麵包，或者，他不過摹仿着別人底華貴的行爲，借用了別人底高尚的嗜好。……

這些話，並不是沒有一面的眞實性的；但是一樣不是完全的眞理。

因爲，一個眞正的旅行者，首先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然後他是個世界主義者。

爲什麼呢？

農民從土地生長，從土地生發，土地裏面有着他底願望，有着他底計劃或者夢想，有着他底勞作，有着他底興趣，或者悲哀，有着他底幸福或者災難，有着他底一切生活的欲求，所以他是一類愛好土地者。

士兵爲守土而戰，爲保土而死，當他把豐茂的田疇和喧鬧的市街挖掘成屈曲綿延的散兵壕的時候，

當他把叢林的丘陵和鋼石的大廈構築成堅實強固的堡壘的時候，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當他紅赤着眼珠射擊着的時候，當他低昂着鋒刃格殺着的時候，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當他在兇猛的攻戰裏缺乏糧食，在霜雪的陣地上缺乏棉毛，在熾盛的火力中缺乏彈藥，在口乾無沫的沙礫地上缺乏飲料，在危急的情況必須突圍之前缺乏——最爲重要的體力，他已經苦戰得精疲力盡，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當他作爲目標被敵人射擊着，生命被死滅威嚇着，連吃飯睡覺也被砲火轟擊着，而最後血肉之軀被坦克履帶輾壓着——流血，殘廢，痛楚，死亡，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在農民，土地是自己底，而對於士兵，土地卻是祖國底。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正像農民一鋤一犂地耕耨着土地作爲這一問題底答覆，他以一寸一尺地據守着土地作爲答覆了。

但是一個旅行者呢？他所作的是什麼？眞的，他作了的是一些什麼？彷彿，他什麼也不作呢。——

但是同樣，旅行者和農民或者士兵同樣，他同樣是一類愛好土地者。當農民在摸弄一小塊泥土的時候，那種細情細致的樣子，當士兵在爭奪一帶不毛的小高地或者第三層樓的時候，那種同時勃發的恐怖的狂熱和冷酷，當旅行者在攀登太華西峯，千尺黃石的絕壁的時候以及在欣賞隨地可見的碧水黃菱的溪泉的時候，那種不顧艱險，那種不辭平淡，假使不是心上有着同樣對於土地的深入的愛，是不可能有這樣的精神的。

祇有農民，最能夠把握土地底力量，因爲土地是他們底命運。祇有士兵最了解土地底價值，因爲土地課給他們以必須在這一個地方死去或者說必須從這一個地方生活下來吧的任務。祇有旅行者最善於感應土地底美，因爲土地已經成爲他們底嗜好。

青島海浴場底藍波，那藍波。……

是旅行者底愛悅；

黃山形狀奇麗的松樹和山石，（什麼迎客松，夢筆生花之類。）氣象萬千的雲海，以及這些複雜構織多彩多變的雲山風景，那雲山風景。……

是旅行者底愛悅；

桂林，陽朔一帶的明秀的江山圖畫，那象鼻山！獨秀峯！……

是旅行者的愛悅；

峨眉底寶光，底神燈！普陀底潮音！……

是旅行者底愛悅；

西湖蘇堤底行樹，湖心亭底明月，杏花叢林之外的遠處簫聲，淨慈寺前落霞照耀中的疏鐘！……

是旅行者底愛悅；

雜花滿樹，草長平湖，暮春三月的江南風景！黃雨滿隴，八月飛雪，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風光！從東經七十二度到一百三十五

度，從北溫帶到亞熱帶！……

完完全全是，眞眞正正是，一個旅行者底愛悅。

這一種愛悅，是旅行者底感受，底感發；感受是對於土地底美的樸素的靈魂底震動，感激，擁抱，感激是從這一感動昇華的行爲，欣賞，[illegible]慕，歌唱；換一句話，就是一個旅行者底極單純的然而又極具體的一個人底對於土地的愛的表現。

祇有在這一意味上，也不能不在這一意味上，一個旅行者是作爲一個愛國主義者了的。而從超越自然疆域說，風景沒有邊界的觀點，足跡遍天下（不是侵略而是認識，不是妒嫉而是愛好。）他又從愛祖國出發而前進一步到愛人類了，一個旅行者又作爲一個世界主義者了。

愛土地者，愛愛土地者。一個旅行者，於農民，於士兵，自然而然地有兄弟之愛。經營土地的人，保證土地的人，汗的事業，血的功勳，原來不是平常的，除非是痲痺的靈魂，沒有心肝的人物，才能無所感，無所動，無所愛，無所謂。

同志們！旅行者對於你們，有着怎樣崇高的看法啊！有着怎樣親切懇摯的敬愛啊！

因爲

黃山底松和雲，桂林陽朔底明麗的江山，峨眉底寶光，底神燈，以及駝鈴雁唳的塞外風光，……是你們在保衛着的！

而且，你們在保衛戰中，是表現着怎樣一種犧牲的精神，革命的精神啊！

因爲：

青島底浴場，普陀底潮音寺，西湖底山光，水色，以及江南的魚、米、煙、水之鄉，……必由你們克復，收復，光復！

而且，你們在攻勢轉移之前，戰略反攻之中，又表現了，以及將表現出來怎樣的堅忍，堅定，嚴肅，果敢，猛烈，不妥協，有自信啊！

呀！祖國！呀！錦繡河山！——

同志們！我們有共同的愛，共同的仇敵，我們有共同的任務，共同的目標，我們有共同的業績，共同的理想！

當一個旅行者欣賞着滿林桃杏的時候，他彷彿凝視着輝煌的血；當他戀慕着南屏山紅泥夕照的時候，也一樣看見同一金燦的血，沒有流血，沒有花鬪，沒有犧牲，沒有戰鬥，不會有霞彩。……

第一，我們同是愛土地的人民；第二，對於你們，對於戰鬥，我們有極高也極深的感激。讓我們以民族戰爭作證，緊密熱烈地握起手來，爲了共同的理想，爲了共同的勝利！

我們一定要勝利！

你們一定有勝利！

敬禮！

一九四二，一一，二四。重慶。

四八—〇九七

沅常綫上

蔣國文

一 踏上征途

洞庭湖畔的戰事在醞釀中，在沅陵的懷抱裏休養準備了半年的我軍奉令開往前綫去。

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春晨的太陽，懸掛在裹着霧幔的崗山上，隊伍沿沅常公路的松溪舖進發。

初上征途，特別感到春景的美麗，那靑翠的茂林，奇艷的野花，以及嬌嫩的綠茵，點綴在馬路兩傍的山上；那躲藏在叢綠裏的不知名的鳥，奏唱着婉轉的迎春曲，一條有力的行列，流轉在靑山如畫的詩境裏，雖然因爲驕陽的燻蒸，我流着汗珠，但是一顆愉悅的心驅散了疲乏的感覺，等到我脚下拖着長長的影子的時候，到達松溪舖宿營。

二 還有友軍來塡補崗位

松溪舖是離沅陵城東五十里的荒鎮，除了簡單的油鹽米之外，什麼都買不到，而且價錢比之沅陵還要昂貴，不知是不是爲了缺乏的緣故。

我軍×團駐防在這裏，民衆和我們都很親切，聚攏來和我們談笑，他們的表情單純而真摯，他們說：「半年來在你們的保護之下過日子，你們對我們像自己家裏人一樣，這次你們走了，這裏土匪又要出世了，過去這裏白天也會打刦的。」我告訴他們：「我們去了，還有我們的友軍來塡補我們的崗位，他們一定能同樣的保護你們。」

三 雄健的沅陵婦女

四月十八日，睡夢中給松溪舖民衆歡送我軍的爆竹聲驚醒了，太陽正在地平線下透射出一片的魚肚色，似在預告着光明快來到人間。

軍號聲裏，我們踏上了黑與白的界線，有力地流轉在公路上，山羣比昨天行程裏見到的更峻峭，公路迂緩地躺在山脚下，處處

成S形，我們為了縮短行程計，時時趨向小路走。

沿途看見一羣羣負栽着生石灰的婦女，在她們的雙肩上，能勝任百餘斤的重量，她們的肌肉赤黑而壯健，天足和男子一樣打了綁腿，健步如飛，奔馳戰鬥的我們，曾自豪為不怕山高水深的「飛行軍」的，看了她們這種精神，也不得不感到驚奇。

抗戰到了今天，男子減少，如征集此項婦女加以訓練，担任前後方各種工作，一定有表現驚人的偉績，可惜她們意識太封建，她們把自己是當作男子的奴隸而存在的，假如在她們耐苦強碩的體格上，再加上新時代的頭腦，那真是中國婦女的脊樑。

四　春天裏的夏天

太陽漸漸高昇，向我們身上射來更強烈的光熱，空氣像死一樣的沉寂，這時我們開始和熱鬥爭。

照例即使是暮春天氣，幽居在高樓華屋的貴人和山林深壑的隱士，自然都會感到春天的舒適，可是為了祖國需要「強度行軍」的我們，完全有着相反的感覺，和暖的春陽，看做是炎夏的烈日，這是我們的春天裏的夏天。

衣裳都給不斷流着的汗珠透溼，同時又給陽光晒乾，行軍不停止，衣裝總是保持半溼半乾的狀態，體內水分過度的蒸發，需要飲料的補給，正像疾駛的引擎，需要不斷地加添汽油，但這一帶的民衆是習慣於以涼水解渴的，家家戶戶的門前置備了一桶涼水招待我們，多數弟兄顧慮不到什麼衛生問題，拎了水桶就牛飲起來。

這樣地和熱鬥爭了七十五里的長途，宿馬鞍舖，

五　沅常綫的路政

馬鞍舖以東，山勢漸漸地低落，大多是丘陵形狀：有的像石筍，有的像饅頭姿勢；有的俯衝，有的仰臥，但也有濯濯像和尚的石山的。在兩邊丘陵的中間有比較寬闊的平原，公路平直地向前舒展，和一條緩流的溪水交互錯綜着，有時從溪水的這邊跨過那邊，有時又回到這邊，我們時時跨過最新建築的臥波長橋。

這條屬於西南公路系統的湘黔公路的沅常綫路基很堅固，每隔五公里就設道房一所，專司護路之責，也許是保護的週密吧？路的兩邊已排列着高不可攀的梧桐和楊柳，輪替我們擋住陽光的威壓，讓我們舒適地在下面行進，有時垂楊輕拂着人面，我們更感到一陣輕快，六十里路的行程，不知不覺地就到了，宿下寧鄉舖。

六　走出了山鄉

四月二十日，夜風播弄着輕寒，行軍比較涼爽，隊伍於三時從寧鄉舖出發，豐眉形的月亮率領着羣星佈滿在碧藍的天幕上，靜

寂的空氣裏，只聽見戰馬的呼嘯聲，征人的步伐聲，槍刺的擺動聲，壓着輜重的扁挑聲。……

在晨光熹微中，我們脫離了沅陵縣境，投入桃源的懷抱。更向東走，山愈小了，在茶庵鋪一帶展開了白茫茫的一片水田，老百姓正在水田裏從事春耕，在這一片平疇中，稀疏地分佈着村落，從居民的房舍及服飾上看，生活水準比沅陵的人民高得多。

茶庵鋪以東，產米漸多，但因駐軍的歷次徵糧，再加沅陵辰谿諸地的採購，過境的軍隊不明此種實情，常有強徵民衆存糧情形，我們在離寧鄉鋪五十餘里的行老鋪宿營，採辦米糧，是由保甲長挨戶分攤的。

七　前後方的分界點——鄭家驛

四月二十一日，夜空籠罩了一層灰色的雲障，殘月的餘暉，不能直燭人門的一切，我們三時別了行老鋪，向約有七十里路遠的桃花源進發。

黎明時，和風把灰色的雲障扯去，天空是一片空明，半藏在地平線下的太陽放射出萬道光芒，似在歡迎和鼓勵着我們前進，我們一口氣跑到了鄭家驛，此地是前方與後方的分界點，由此地到沅陵，計程一百三十七公里，中國運輸公司的客車，祇到此地為止，水路順流而下，直達常德，是水陸的轉運點，所以旅客往來頻繁，食宿均很便利。

八　和暴雨搏鬥

十一時離鄭家驛向前面三十里遠的桃花源車站進發，平原更遼闊了，一望無際的麥禾，已倒掛着重穗，公路早經徹底破壞，我們走着迂迴曲折羊腸小路，心裏並不厭棄道途的崎嶇，只加上一種緊張的感覺；「這是前方。」

忽然徽風吹起了一片的雲層，給天空塗上了一付哭喪的臉孔，似在預告着一陣暴風雨的快要來到！

不多時，風吹得緊了，天空顯得陰沉了，征途飛揚起縷縷塵煙，障蔽了前進的視線，我們半掩着眼簾，拖曳着倦軀，在一片塵煙裏繼續鑽行。

忽然東方起了狂飆，推着魔障般的黑雲向我們陣陣壓來，眼前的光明漸漸地消失，消失……，四周給陰暗包圍住了，飛塵走沙，撲面打來，我們好像陷入可怖的窟圍中，每個人的戰鬥精神都提高了，壓服了疲倦，順着同一的方向競奔前程。

狂飆愈來愈猛烈，牠折倒路旁的老幹，帶走茅舍的屋頂，我們像船夫拉縴似地俯衝着身子，腳尖踢着腳跟，沒有聲息地順着同一個方向，加速度地競奔前程。

二十里的小路，在一小時內便從腳下滑過，這是值得驚奇的

紀錄。

到達桃花源的宿營地不久，狂飆便挾裹風雨向大地射來，我們於結束了這場勝利的戰鬥之後，又回到疲倦的氛圍中去了。

九 別做世外「桃源夢」

桃花源車站附近的居民告訴我們附近有桃花源風景幽雅，我們懷着好奇的心去問津這「勝蹟」。

兩行桃樹夾着一長條石子路，暮春氣候，桃花早經凋謝，結成纍纍的「桃嬰，」已無「落英繽紛」的奇觀了。

走盡了石子路，轉個灣便到小山口的源頭處，泉水滴滴下流，發出低語，我們很想看看這「世外桃源」的風景，就穿過這山口，但山口之內，只是一個空谷，我們失望地回到靠近山口的亭子裏，坐一會，疲倦的身軀借此做個歇息的場所，恢復一些元氣，準備明日的奔走。

歸途中，居民告訴我們，在這附近長住着許多旅客，我想這些人一定是做着「桃源」之夢，不願與聞「桃源」以外的抗戰戰事的，但實際的公路破壞了，敵機也時常飛掠上空，二百里以外的湖面，就有敵艇巡弋，假如敵人光臨到這裏，我不信這些隱逸者還能做「世外桃源」的夢，在這時候誰憧憬於「世外桃源夢」的，誰就是逃避對祖國的責任。

十 桃源城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們離開了桃花源，向陬市進發，太陽躲藏在雲層裏，微風飄拂着征衣，這是行軍最好的天氣，一口氣便跑到了桃源城。

我們第一椿要事就是買桃源石，據說桃源石並不產在桃源，是從洪江等地採來加以磨琢而成，三年前桃源石只要二三毛錢一塊，近年來因爲道經此地的各地人士都去購買，所以現在桃源石的價格，已經是三年前的百倍了。

桃源的市容，雖不怎樣富麗，可是牠位居濱湖的富庶區域，大部物品都無須外求，沅陵辰谿一帶所缺少的東西，有的需要這裏供給。

這裏警報時常有，但半年以來並未轟炸過，前幾次常德遭炸，這裏也飽受虛驚，一年前被炸毀的房屋的廢墟上，已由更新式的建築填補了，在不斷的被毀滅之後，能不斷的新生，桃源民衆是值得驕傲的，因爲今天的宿營地是在陬市，所以經過兩小時的觀光，就和桃源城分別了。

十一 戰鬥的前奏

四月二十三日晨，我們從陬市開到某個據點去，戰鬥的開始

四八一一〇一

也許就在後幾天?也許就在明天?也許就在到達據點的卽刻?

我默誦平時學得的戰鬥教練的要則,檢視一下揑在手裏的武器,爲了不被敵人消滅,就需要戰勝敵人,隊伍向前行進,沒有說話聲,沒有叫喚聲,我沉入複雜的心境裏,起初我把心飛向蔚藍的洞庭湖濱去想像那將要展開的戰鬥場面,接着又疑慮自己在這次鬥爭中是生還?抑是死去?於是又感到死的恐怖,但繼續想到祖國抗戰的正義性,又覺得生還和死去,都是光榮的。

於是我的心恢復了甯靜,一面走着一面欣賞原野的春光,十一時到達常德城郊。

雲層裏傳來了飛機聲,大家一致的判斷是敵機,馬上化整爲零地隱蔽在路旁。

啊!九架一羣八架一羣,從東方向我們的低空掠來,像一羣殘暴的餓鷹,接着敵機在常德城上空送下隆隆的一片炸聲,在這炸聲裏,不知又摧毀了多少房屋,死傷了多少生命,半小時後,機聲漸漸遠去了。

集合的軍號吹起,似在喚召着每一個人去結清這歷史的血賬,隊伍雄壯地踏上戰線去了。

中國旅行社開辦

北泉招待所

電報掛號 北碚場:二〇七六

北泉公園左瀕峽江右負崇山風景幽勝久已膾炙遐邇本社爲服務遊客起見特就園內數帆樓農莊柏林舍等處闢設本所已於本年四月開幕設施方鍼有四

一·房間雅靜
二·設備完善
三·餐膳佳美
四·待招週到

四八—一〇二

旅次行軍

思猛

我們把這一次的經過，這個經過，叫做「旅次行軍，」懂麼？原來我們既沒有戰鬥任務，也沒有戰鬥遭遇；原來我們是滿身輕鬆地來走路的。原來我們也不是整然的戰列隊伍，哪，你看看我們底樣子：這麼幾個戰鬥員，這麼幾個輕傷兵，休養員，小鬼，炊事員，一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乾瓜臉的連長，我，一個做軍隊政工的，就是這樣拉拉雜雜的，七拼八湊的。

落了雪，好大的雪，這裏那裏的樹叢彷彿是白色的珊瑚林，這裏那裏的村落都是白堊砌築的樣子，祇有煙囱口邊黑得像個深洞，有麻雀飛起來的時候，彷彿就是從那些溫暖的黑洞裏鑽出來的樣子，丘陵肥胖起來，臃腫起來，地面平整圓和起來，一片荒漠的銀白色，在地平線方面有淡藍色的微烟裊然升起的地方則是一弧沉悶的銀灰色，總之，我們這一羣是走在雪的沙漠裏了。這是有趣的：雪厚而鬆，脚踏下去留下深深的脚印，皎潔的脚印，一直延長到很遠很遠，比方，到地平線那裏吧，而脚提起來的時候，下面的雪會輕快地和人底步調一齊擧起。而雪裏面是乾燥的枯黃的蒿叢，一陣一陣地向你底冰冷的鼻尖上翻騰起來清淡的苦香，一種特別好嗅的，愉快的，祇有乾燥得可以放起野火來的枯黃的一層蒿叢才有的清淡的苦香，也有紫黑的多刺的荊棘，積雪的重壓使牠彈性地彎俯下去，一枝一枝地四面八方地彎俯下去，再有就是一叢一叢的酸棗、枸杞，有的枸杞還有小白兎底眼睛一樣的可愛的紅小果子。雪上，是雉羣和野鴿，野鴿驚喜地，低低地挨擦地面飛着，迴翔着，落着，尾巴張得像一些時髦的扇子，紺灰的，潔白的，或者玄黑的，雉羣在行人邊懶惰地爬着，跳着，也有「呱呱呱呱！……」地叫着飛了起來的，但是飛得是那樣不情願啊，飛了十步遠就不飛了，雌雉是醜陋的，狹小的，黃褐斑點的，麻布團一樣的，一些同樣難看的雉雛在牠們底脚邊，底肚腹下面鑽來鑽去，好奇地鑽出頭來看人，牠們差不多全是不怕人的，大胆得似乎無禮起來了的。雄雉漲紅着傲慢的臉和肉冠，挺起了藍翠金紅毛羽的半球形的牠底胸腹，張揚着虹霓色彩的翼子和尾巴，有的地方還有野兎底纖小輕柔的脚印，從那奔跑的脚印，可以看出那些野兎是又快樂

又慌亂的。……

於是我們中的一個，他是從來不會開玩笑的樣子的，蠢笨的，麻痺的，灰色衣服的，那個樣子，手脚，而走路又是走得十分正經的，突然，他弄了一個雪團，揚手向雉群隨便拋去，口中怪聲怪氣地呼了一聲：

「嗚——呼呼！……」

雉群紛然急飛了，不能夠飛的雉雛鑽頭鑽腦地在雪地上迅速地竄躍，鑽探，雌雉飛到稍遠的地方生氣地大聲雜叫，彼此呼應。——

「咕咕咕呱！——咕咕咕呱！——」

從靜靜的山溝那面，不久飄蕩地轉來了悠長而哀傷的回聲：

「嗚——呼呼！……呼呼！……呼呼！……」

才踟躕棲定的雉群立刻又驚急地飛起，鳴叫，更紛擾了，更諠噪了。於是人，給這孩子氣的玩皮行為和雉群底倉皇飛奔的恐慌狀態弄得愉快了，笑聲和語聲轟然地喧騰起來，而山和山間，四面的回聲濃濁地向一個什麼地方集中，同時又清婉地向一些什麼地方消散，而在人群之處，響亮地震動着，高曠地迴蕩着，最後，人們一個一個有意無意地學着剛才那種聲氣，「嗚——呼呼！……」又「嗚——呼呼！……」地，一路的雉群給嚇得差不多飛完了。

到回聲漸漸地低沉下來。祇有一種瘦弱的低回在遠處飄蕩無定，從已經恢復沉靜的人群中，我分辨出來那個呼叫的人。他和乾瓜臉的連長並肩走着，頰上的肉向下垂，眼睛向下沉鬱地看，披着一件笨大的布棉大衣，袖着手，晶然的鼻涕凝在灰黃的鬍鬚上，口中有熱呼氣不斷地飄出，每一次都飄過耳後去而消失。我回過頭去，立住了，等着他們，到他們走到我面前，我就和他們一同走。乾瓜臉的連長突然問他：

「你說什麼？槍聲？你聽見的？——」

「唔，同志！你不相信嗎。我耳朵好的；也不是見鬼，也不是做夢；槍聲就是槍聲。」他說得那樣肯定，突然向上凝視的眼睛發着光。

乾瓜臉的連長斜看了我一眼，一種奇醜的把他底臉扭歪了的諷笑掛在嘴角上，向我道：

「他說，他才聽見了槍聲哩。」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荒僻的高原一角，土地遼廓而人烟稀少，往往走三十里，五十里才看見幾個窰洞，人民和平而窮苦，祇有鋤頭沒有槍，劫盜是絕對沒有的，附近也沒有駐軍，不會是練習打靶或者是走火之類，前方距離得更遠，沒有一千里，也有八百里，槍聲是不可能有的。乾瓜臉的連長熱烈地解釋着，推斷着，結論是：偶弄錯的。

「你神經病了，同志爲什麼這許多同志祇你一個人聽見——呢？」

「因爲我聽見的呀！」他重重地回答，一隻大袖口的手向下一摔，要擲一塊什麼似的。「我聽明白的，兩聲連起來的兩聲是機關槍底！——」

這更不可信了，還是機關鎗底！——

乾瓜臉的連長搖搖頭，剛才的諷笑在臉上不存在了，微微地彎皺着他底淡而尖端直豎的眉毛，嚴肅起來控制着自己，凝思地說道：

「同志！爲什麼你聽見，而且是機關槍底，可是大家都不聽見呢？還是——」

不給他說下去，給猛然攔住了。

「因爲大家都在叫，哇啦哇啦！所以他們沒有聽見「啪啪！——」「很輕！——」

他又同樣攔住他，如此反覆着。

「大家都在叫，對的可你一個人又怎樣在哇啦哇啦裏聽見「啪啪！——」而且「很輕，」「很輕，」——」

「因爲我是個老戰鬥員——媽！——」他生氣極了，一面立定下來，把那一隻右手連衣袖一齊撫在向前凸了一下的胸襟表示。

「可誰不是老戰鬥員呢！——」

我們都立定在雪地上了。後面的人也疑問地走上來立在一起。我覺得這爭執之點是無聊的，但是却是有益的，我這樣想，這是可以給冗長的旅途一種顏色的；我這樣想，我還是不參加罷，看這兩位同志會弄到怎樣；而且，我打算着，爲了不使這個爭辯灰一樣地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凝冷下去，我得把它擴大，把它加到每一個同志身上去。於是我狡詭地叫住走在前面的四個同志：

「喂，同志們你們聽見鎗聲嗎？」

「什麼？」一個人吃驚地立住了，跑了轉來，接着更前面的人也跑了回來，不久他們就把我們圍起來了。「什麼鎗聲？」那個同志又問，但是我又不作聲了，我祇向問話的那個吃小米飯吃得臉孔通紅的有一雙比大人更大的大脚的小鬼笑笑，用眼光示意他，是誰聽見了鎗聲的。於是雜七雜八的人聲閙吝着譏笑起來：

「喂，楊育才鎗聲不是在你底耳朵外面的，是在你底耳朵裏哪。」

「打兔子，打山雞的也沒有一個啦。」

「因爲他負傷過四次，有老經驗哩，鎗聲是特特別別聽得出來的哩。」

於是，突然，楊育才同志怒望了一眼之後就不響了。這無意地傷犯了他，因爲彷彿專門在嘲笑一個胆怯的人似的；而且他又沒

有什麽證據可以從手裏拿出來，十四個敵人他是能夠戰勝的，十四張同志底口他是戰不勝的。我覺得這不好，弄糟了，我就傍着楊育才走，走在那隻用一些灰白的布條懸拱在頸下的左臂走，希望解釋一下，不再打算引起熱鬧來了。我輕輕地叫了兩次他底名字，但是他不理。他不響了，別的人笑鬧一陣 後也就仍舊沉默地走路了。我們又沉默地走路了，路邊，路上，仍舊是雪和蒿叢，野鴿在飛，一羣一羣的雌雉和雄雉。我難過，臉上發熱，終於我說話了。

「同志！今天你底手臂不痛吧？看看你底手臂我總會想起來你底故事的，你說的衝鋒的故事的。」我是要從他底戰鬥的得意故事來着手消融他底對我們的憤怒的。

這個時候我們又走了一里多了，小鬼王紀姑忽然指着路邊小山上冒起在鉛灰的天空的朦濛的煙叫了起來，又打斷了我。

「煙！煙哩！」

我們要休息一下，那裏有人家。但是楊育才同志抬起頭來，他底腐肉下垂的頰含着疑惑，拉得更長了，他說：

「這裏沒有人家的。」

小鬼已經性急地爬上山坡去了。大家暫時停止前進，聚集起來。楊育才同志這次的話沒有人反駁，這一條路是大家走熟了的。我想，或者是新開了一個窰洞，生活好起來，人在新的拓殖哩。

小鬼爬在山坡上，像一隻灰黑的小螞蟻爬走在一個白橡皮球上。那坡度也像球一樣峻急的，小鬼興奮而又艱難地傴僂着，給驚動了的荊棘高彈起來，突然把雪灑落了，一些雉雞無從地奔跑起來，兩隻雄雉在叫，……但是，小鬼突然低了頭，蹲下了，像衝鋒衝到敵人陣地上的死角裏，回過頭來，向大家做手式。於是，有人蹺起腳尖來，看見了一堆什麽東西……

那是一個赤裸的才不久被鎗殺的屍體，肢體還是柔軟的微溫的，兩發子彈射入肋骨，創口擠近，紅血塗染在白雪上，眼睛朦朧地微張着，口也同樣，彷彿他要看我們和他底仇敵清算，彷彿有重要的消息要向我們報告，而地上是拖曳翻滾的痕跡和脚印……

於是我們想起楊育才同志所聽見的兩聲鎗聲來；於是我們望着那濃烈直上的山頭那邊的煙；於是我們想起我們是赤手的，而且我們底手掌之中居然發生了匪盜了！於是我們全體登山。我們都有極好的戰鬥經驗，極好的戰鬥訓練，雖然我們並沒有武器，但是我們不能夠因此隨便饒放一個殺人的強盜，我們從來就是幾乎沒有武裝戰鬥的。……

我們一隊散步一樣靜悄而老練地前進。但是，天！是什麽啊！——

事情明白了。我們還以爲是土匪呢，但是却不是。首先看見的是那一大堆燎火，金紅的火焰在那裏高昂地舞躍，黑烟瘋狂地搖曳，逗留，誇大地散開。燎火旁邊是一架一半插入雪地和黑矮的密

林裏去的灰色的破損的飛機，機翼上有紅日徽機翼下面堆了一堆舊黑布和藍布的綿衣在一個人身上，祇有一張亂髮蒼白的顏臉露出外面，附近倚着一挺從機身上卸下的機關鎗。和一副樵采用的農家担子，一大堆濕黑的樹枝，和雜亂無章地散佈在雪谷中的人脚印子。從伐木的斧頭底聲響，我們又發見了另一個飛行員。

這還不容易嗎？小鬼跑過去就抱住敵人底雙腿往山坡上一滑，滾翻了一個，舉在手上的斧頭給楊青才同志掣去了，乾瓜臉的連長再擊住了他底另一隻手臂，解散綁腿綑起來了。那個負傷的，不更容易嗎？一個炊事員同志就對付了。他們打死了一個打山柴的，但是我們還讓那個負傷的，穿得暖和些。

小鬼提議把這叫做『戰備行軍』。這原是有意思的。但是乾瓜臉的連長和楊育才同志都反對。

「好意思嗎？叫這回『旅次行軍』吧。我們抓了一隻山雞、一隻狼，一隻狼啦。……」

一九四二，一一，三〇。山城公康。

噴嚏

葛墨盦

這習慣到處都該有吧。當你在襁褓中打噴嚏的時候，長輩們大多會跟着喊聲「一百歲！」「二百歲！」待長大了，在外做客的時候，偶然打一噴嚏，你的友好或也會好意的譏笑一聲：「又是誰在掛念你了！」

這多麼的有詩意！

其實，在打噴嚏的時候，那樣子並不美觀。一不小心，鼻涕拖出，涎沫四濺，沾汚了自己的衣服事小，唾着人家的面孔大小都得道個歉，豈不麻煩。然而「打噴嚏」究竟是一件趣事，請讀明馮子猶的這首掛枝兒：

「對粧臺忽然間打個噴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剛剛一次？自從別了你，日日淚珠垂，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眞動人遐想！

羈旅在異鄉的人兒，你們可願「噴嚏常似雨」？

一九四三・四・二十二昆明

灌縣行軍記

何作梯

十月十二日　陰晴

是我們諸兵種（步騎砲工輜通訊）的旅次行軍。

二時半起身，黝黝的天色，呼呼的風聲，使人分外嚴肅。暗淡的電燈光，射到每個戰士的面孔，更顯得大家的沉着。

夜之神告辭了，四周的空氣，緊張着他們的行動。步兵隊的號晋吹過，接着就是砲兵隊騾馬聲車輛聲。

六時許，一千五百個戰士，由成都向灌縣前進。在蜿蜒的路上，我們的隊伍，保持着常態，每個面孔都呈現着緋紅的臉色，沒有一個感到疲乏而落伍。

經過的鄉村小鎮，都有五色的標語，警人的聯語，尤其一家門口的「養蓬勃朝氣，振救國精神，」更有深邃的抗建的意義。

沿郫縣境，來到高店子，在田野埋鍋造飯，老百姓看到我們的簡單迅速，都在羨慕軍人的偉大。

午後四時，到達宿營地——兩路口，舍營長早已預備就緒。日暮，在黑暗的街心，清幽的溪濱，嫩竹綠水，都迎接着剛由成都來此的戰士。

十三日　晴

三時半起牀吃過早飯，五時到達集合地，步兵隊還在早飯。

到聚源舖四十華里，時正午。

離灌縣約五里，看到了清光緒二十一年所題的「雄鎮都江。」過城門，是中亦學校「碧血染成雙十節，黃花紀念考同盟，」緋紅的雙十節國慶聯，貼在校門口。

砲兵隊駐中美炭行。由此左轉，即著名的「離堆公園，」內有中山堂，新生活運動委員會。那裏也有國慶紀念聯：「為爭四百兆民衆生存，抗戰前方，我軍幸有長沙捷。」「回憶三十年國家建造，推翻異族，此日難忘武漢功。」時正二次湘北大捷。

十四日　雨

準備向天下第五名山——青城山出發。俄頃，天雨，我們披上雨衣，聽候大隊長訓示後，即首途。

經過玉堂場，到太平場已垂暮。我們駐陰唐中學。此中學由成

都遜來，其校長係軍校卒業，對我們印象極好。校中教育無論宣傳，娛樂運動，均備致完善。

十五日　晴

全副武裝沿山道而行，到目的地朝陽洞，還有十里，六里平路，四里山徑。

抵六里處，有林主席手書「雲根」石勒。又數十武，有于院長題額茅亭。

拾級而登，完全石階，迂迴異常，道旁古柏，幽雅宜人，誠天下第五名山！

凡數十武設一茅亭，以供憩息。到朝陽洞，見其殿宇古雅，風景脫凡，勝蹟名狀睹不勝睹。大殿左側，有一古柏，傳為張天師手植，歷時二千餘載；右側有一石洞，傳為天師所劈，今日觀之，創痕猶在；可直下，遊覽他處。殿上名額名聯極多，有委員長之「無極而太極」，顧頡剛先生之「蒼翠滴秀萬千樹，突兀爭奇卅六峯」，其次有黃雲鵠先生之「照物如春，永錫難老；與道同適，復歸於嬰」，無名氏的「方丈蓬萊應不遠，絳闕雲臺總有名」和「其人如碧梧翠竹，斯文是仙露明珠。」

由大殿而上，通幽徑，約數十武有岳武穆手書之孔明出師表，再上即天師洞。

出天師洞，至為崎嶇山道，約四里，過小朝陽洞，有黃雲鵠先生親題「天下第五名山」，林主席手書「雲居。」

未幾，到上清宮，卸下武裝，入寺參觀，寺門有聯：「境入上清，半點紅塵飛不到；壇開無垢，滿天花雨散來香。」轉客廳，見懸八景表及天下十大名洞表，茲抄如下：



灌縣行軍要圖

八景表：

(一)麻姑池　(二)麻姑洞　(三)鴛鴦井　(四)虎榕

(五)天師池（一名養鳥池）　(六)豹谷（一名殺人磚）

（七）旗桿石　（八）跑馬坪

天下十大名洞表

（一）王屋山（在山西陽城縣）
（二）委羽山（在浙江黃岩）
（三）西城山（在甘肅河池）
（四）西玄山（陝西慶山）
（五）青城山（在四川灌縣）
（六）天台山（浙江天台）
（七）羅浮山（廣東惠州羅博）
（八）勾曲山（江蘇句容）
（九）林屋山（江蘇吳縣）
（十）括蒼山（浙江臨海）

此地有名茶　青城茶。鬪擧爭勝。

出上清宮沿觀明宮而返，圓明宮塌圮不堪，其方丈蒼白老人，令人懷古。

約七里爲平地，會太平場公路，於是沿玉堂場向都江堰前進。

都江堰是李冰所築，開山爲道，分都江爲內外兩河，有天下聞名之索橋（一名安瀾橋）及二王廟。全國最大工程之全國水利局在焉。

水利局設在二王廟側，製有極其精確水利系統圖。此堰之水利能灌溉成都附近十餘縣，中外要人恆往參觀。

索橋，全部用竹篾編成有欄杆，闊約四公尺，底繩以大索墊上木板，長可四百五十公尺。初經過，震動極烈，加上洶濤奔騰，狂瀾鏗鏘，更令人害怕。而居民則履此如夷。

二王廟係川人紀念李冰父子築堰之功而建立者，恆稱「川主」廟。廟門有馮玉祥將軍親題之匾額，今正在修築中。

午後四時，越過山入灌縣城，沿途歌聲震破了市區的寂寞，表現出我們的雄壯。我們又回到了昨日的營地。

三十二、三、三於重慶。

陽朔道中口占

盛成

夜泊艸坪

客夜朦朧月，分明却不明；
江山依舊在，風雨聽舟聲。

舟中雷雨

五更雷雨更加異，雷動艙篷雨打人。
風雨雞鳴難入夢；同舟共濟最相親。

濟灘畫壁　舟過畫山，乘觀阮文達公題濟灘畫壁圖。

舟過冠巖惜未停，畫山遠望壁青青。
果然健筆非常敏，太傅留名透翠屏。

見柳思鄉

一柳憶家山，春歸人未還。
江南無限好，穀雨下陽關。

紀新牆之行

李開物

最近，報載湘北敵又蠢動，各線均有戰事進行，湘北的三次大戰，自己都曾身歷其境，因此這一消息，使我特別關切，尤其是新牆，這湘北陣地最前哨的輪廓，又因此湧進腦海。

當然，湘北的敵人一天不退出洞庭湖和岳陽城，則新牆之為湘北第一道屏藩，將始終有其價值。

粵漢鐵路的北段（湘省境內）有一個榮家灣車站，在地圖上可以找到他。從那裏西行約十五里，就是洞庭湖的東濱，新牆河開始從這裏東去。經新牆，筻口，在筻口分支北流，是為微河（桃林在該河東岸）經筻口再東流，沿河有楊林街，姑姑橋，黃岸市等據點，構成我軍連鎖防禦線。新牆河的東端，止於黃岸市東五里，全長計百二十里，河身平均寬三十米，河床全為沙礫淤積，春夏水深約四尺，秋冬約二尺，任何季節都可游過或涉過。

三十年七月，去新牆河濱各線視察戰地衛生，一行卅餘人（我們同事五人，其餘的人均係該管部隊的醫藥衛生人員）戰地四年的磨練，日行八十里，已是常事。此次因部隊的優待，也能人各一騎，於是感到格外的滿意；湘北的氣候，因洞庭湖風的水分，向四週吹送，所以雨多於晴，好在赤足草鞋，已是家常便飯，所以我們仍依原定計劃，冒雨前行。由長樂街（汨羅江北市鎮）駐地出發西北行，中經花橋，關王橋，江木段，最後至黃沙街，全程九十里，因沿途駐有部隊，一路躭擱，三日始達。黃沙街離火線還有卅里，我們想着看真正的前線，就乘大家休息的機會，一行四人，問明方向，大家帶着緊張而又興奮的心向我們的目標新牆前進。

天公也故意給我們一點人情似的，上午十時，忽然轉雨為晴，我們邊走邊談，想到桂林衡陽的人們，說到湘北，就以長沙為前線，而我們卻在長沙北面三百里外漫遊，不禁有點自傲。但一想到卅里外新牆河畔的壯士，又覺到自己渺小得可憐。

雨後，由湖面送來的西北風，撲到穿着袷衣的我們身上，使人感到幾分初秋涼意，黃色和白色的蝴蝶自由地在低空中翱翔，有時雙雙飛到碩果僅存的幾根屋椽上，有時又越過我們的頭頂，在離我們一箭之遠的地方，停在烈士們的墓碑上，她們有斑斕的翅

斂垂了，由歡忭輕快，忽變肅穆悲哀，好像她們爲這烈士們默哀。她們一定領悟；現在自由翱翔的天空，佈滿花蜜的大地，都是這一羣死者的頭顱和鮮血換取的，同時她們又好像恥笑我們踏在死者的血跡上，還怕汚腥了我們的草鞋。我們接受了她們的責難，不約而同地，對着梟碑俯首致敬。

行行復行行，新牆隱約呈現，人們用單輪車推着薯乾（湘北平江，湘陰，瀏陽一帶，以紅薯爲副食，紅薯乾由紅薯晒乾，擣末作成，用作菜肴。）不斷地向街上擁進，態度雍容，毫無緊張表情，我們的恐懼心理，自慚地化爲烏有了。

街是沿新牆河南岸建築的，成東西向，原有民房約三百間，毀於砲火者約三分之二，現存的三分之一，大部都在東端，西端房屋，所以完全被燬的原因，是因以前的菁華全在那裏的緣故。最東有文昌宮一座，碧瓦青磚，建築雄偉，宮的左角，已爲砲火所燬，但塑像則完好如故，人們以爲是文昌帝君的威靈，仍有老道供奉香火弗衰。出宮西行，街上軍民各半，麵店，飯店，小型照相館和理髮店，流動式的百貨店和南貨店，應有盡有。

再西行，屋宇大部被毀，倖存者大都門窗不全，庭院內荒草沒脛，但門額上原有的牌號，赫然具在，室邇人遙，使人與無限之感喟與憤慨。

新牆的防務，以有關軍事秘密，恕不報告，大概在平時，日常有小規模的接觸，晚間則彼此游擊巡弋，我軍因地形熟悉，居民協助，屢有收穫。我們在街上，曾買到日本罐頭和香烟，就是我們游擊隊擄回的證據。

站在街西端我方的碉堡上，對河三百公尺外的敵人碉堡，歷歷在目，但在白晝，無法看到堡內的敵人，據新牆的人們說：我們去該地前一日，曾由敵人碉堡發來一砲彈，我犧牲軍民各一人，我們到達的那日，卻看見泥工正高踞屋上，修補昨天被毀的屋角呢。

湖南民族性之堅韌不拔，爲全國冠，願新牆在軍民的保護下，不讓敵騎跨過河東，蔚爲反攻華中的根據地。

新牆！希望永遠那麼堅強，保持五年來的傳統的光榮！

本誌徵求自由定戶二萬

——歡迎個人團體直接定閱
及各地書店承銷

＊本誌自由定戶，分五十元，一百元兩種，款到即出收據，每期出版，儘先寄上，凡於本年八月前訂閱者，可享九折優待。
＊各地書店願承銷者，請先匯寄保證金五百元，即可按期寄書。

旅訊

編者

△重慶寶雞間聯運客車於三月十五日起臨時通車：（1）路線：由重慶經壁山遂寧綿陽至廣元，計程六二二公里，由廣元至寶雞計程四三六公里，由西北公路局客車接運。（2）行程：渝廣段三日到達，第一日宿遂寧，第二日宿梓潼，第三日到廣元。廣寶段亦分三日行駛。（3）客票：客票在聯運直達票未商妥發售前，先售渝廣段客票，票價及特快費共收國幣九三三圓，到廣元後優先轉票搭乘西北客車。（4）行李：暫定每客免費十五公斤，另得納費託運二十公斤。（5）班期：在臨時通車期間暫定每週往返一次，每星期一由重慶開，星期五由廣元開。（6）重慶售票處：南區公園路口公路總局管理處。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登記，每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售票並收受行李。翌晨六時在該處登車。

△黔桂鐵路將於五月十五起發售客票，通至獨山。

△全國公路管理局准開放雲南省公商運輸，凡車主能遵照辦理行車手續，即可通行無阻。關於貴陽瀘州等地之通行，已得各該站之同意，惟開汽油車抵貴陽瀘州後，可以運貨返昆，至木炭車則須在該區服務一次後，始准返昆云。

△四川公路局自三月一日起開行重慶廣元間直達客車，並委託中國旅行社，自四月一日起由渝廣兩分社代售客票，每班五張，並接洽代售四川公路局及西北公路局各處客票云。

△重慶與金城江間直達通車，原自二月十六日起每逢星期三由兩處對開直達車各一班，茲改定於四月一日起增為三班。每星期一三五行駛，票價為一一一四元八角（全程須八日。）

△廣西公路局增加客貨運價，自三月十五日起增加客運，每公里收一元四角，貨運每公里每公噸十七元九角。茲將各站距離列後：

站名	公里
玉林	0
興業	33
貴縣	86
覃塘	106
黎塘	139
賓陽	172
遷江	219
大塘	282
柳州	341
盧圩	177
南寧	263
新墟	15
北流	29
容縣	57
船埠	15

▲川滇路昆明至曲靖間於四月一日起，增掛二等客車一輛，每位國幣一百三十元，對號入座，昆明中國旅行社代售客票，二三等均有。

▲國營招商局長江業務管理處，在湘成立分處後，積極調整湘省航運及湘渝貨運，茲已開行航輪如下：

潭長——湘潭至長沙

長津——長沙至津市

長常——長沙至常德

又有：

津坪——津市至三斗坪快運

坪渝——三斗坪至重慶川輪運輸

▲二線機構亦已完成，並與粵漢、湘桂、黔桂三鐵路水陸聯運。該局委託中國旅行社衡陽分社代售各線客票外，並託辦接運衡渝及衡沅兩線貨運，由該局負責運到，期策穩妥。

▲廣州灣同胞內來路線有三：

一、由灣經澳門轉江門等處歸國；

二、由灣繞過遂溪廉江經良峒太平店石角或盤龍良田陸川。

三、經梅菉化州高州信宜陸川鬱林。

以上二三兩路均須經赤坎沙灣（沙環）搭船渡海經東興而來。

▲浙贛鐵路江山上饒段復軌，積極進行，預定五月底修竣，六月一日通車。

▲交通部開發川黔桂三省水路運輸，成績甚佳。中茶公司之大批外銷茶葉，即已開始由水路經桂運赴黔川各處。今後各種貨物之流通，均可由聯運線轉運。水路以桂省柳州長安爲起點，經福祿，丙妹入黔，經黔省之榕江都江三合轉陸路至都勻，與西南公路銜接直達築渝等處。

▲湘桂鐵路大灣支線舖軌工竣，已於三月二十一日起，每日開交通客車一次。

四八—一一四